

現代文學譯叢

— 1 —

# 最高勳章

蘇聯·V·梭爾齊瓦著  
黎烈文譯

中國出版社發行

國立臺灣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3 1111 0023809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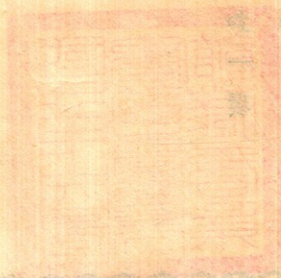
最  
高  
勳  
章

愛情  
如  
此  
環  
無  
終  
極



景  
高  
儵  
章

景高儵章  
景高儵章



目次

最高勳章 (V·梭爾齊瓦作)	一
偉大的命運 (F·克洛勒作)	七九
第九十六個女人 (L·格羅維耶夫作)	一二三
薩莉莎 (A·加里甯作)	一四五
後記	一五五

卷一 ..... 一五五

蘇味葛 (A・賦里富特) ..... 一四五

葉式十六國文人 (J・併攝羅耶夫特) ..... 一二三

霜大帥命羅 (Y・東塔博特) ..... 廿六

蘇高爾派 (V・蘇國德其特) ..... 一

目次



## 最高勳章

A·梭爾齊瓦作

景高傳章

△ 景高傳章

獻給我的母親，

同時親吻着她那雙痛苦的手。

對於最殘酷的敵人，我也決不希望他過我年青時所過的生活。像茴香草一樣苦澀的、女人的、農婦的平常生活。我現在還覺得這種生活歷歷如在目前：嘗不盡的悲傷，嚼不完的禍患，飲不乾的淚水，此外還要加上我丈夫的折磨。

當我還非常年青的時候，人家就將我嫁給了我的瓦西爾：我不到十六歲，他比我大一歲。

人家不管我們有沒有愛情，是不是心願，就叫我們結了婚。他，像一隻禮拜堂的老鼠一樣貧窮，而我也恰恰和他一樣。

我所有的財產祇是我的力氣和我的健康。因為我在少女時候是非常強壯的，——一個真正年富力壯的赫爾古（註一）！我可以背着八十公斤的袋子飛跑。當我行走的時候，地板在我的腳下發出軋響。

瓦西爾呢，他却生得異常孱弱。這是一條真正的癩皮狗，說來氣人，他還有着一臉麻

（註一）赫爾古（Hercule）是希臘神話裏的人物，以身高力大著名。



子呢。並且在他小時候，因為做苦工的緣故，他又得了脫肛的毛病。

他並不愛我。他的頭腦裏有着另一個女孩子。他要娶的是另一個。可是人家沒有把那俏丫頭許給他：他太窮了。她的父母是有錢人。

在禮拜堂裏，我們當時肩並肩地立着，人們在開着玩笑。我呢，長得高高大大，像一株開花的蘋果樹；他呢，人家看都看不到，他被我遮住了。我聽到人們在耳語：

「好個漂亮的姑娘啊！她長得多麼健壯啊！她真像孔雀一樣美麗呀！她那亞麻似的頭髮值得一百個盧布，她那雙藍眼睛——值得一千，整個女郎是無價之寶呢！」  
「像這樣一個漂亮的女郎，是不易給她找到配偶的！瓦西爾，他，什麼樣子也沒有，這祇是一塊洗地板的抹布。」  
瓦西爾臉色沉下來，綳起了眉毛；可是還有人在說：

「一朵蜂窩菌（註二）！一朵真正的蜂窩菌！」  
這綽號就這樣留在他身上了，正如一幅綉紗貼在一隻禿頭上一樣。  
自從受了這次侮辱以後，一開頭，他便叫我過着難堪的生活：一隻壞的車輪的確比一

（註一）蜂窩菌（Morille）是一種形似蜂窩的菌類，此處用來形容瓦西爾的醜陋。

隻好的車輪響得更加厲害呀。每天，他將我痛打着。他把我的髮辮纏在他的手上，——我當時有着一條粗大的，那樣長，長到拖在地上的髮辮——他一面扭着我的辮子，一面腳踏我。他沒有力氣，可是異常兇惡。他坐下來歇息一番，隨後又更加厲害地踢踏着。他用韁繩，用叉子，用炒菜的鐵鍋，——用隨手抓到的無論什麼東西打我。在那個時候，你們都知道啦，俄國有着這種給女人制定的法律：不要響，忍受着你丈夫的一切。我不響，我忍受着一切。而他打得多兇啊，他！一句話，這簡直是地獄呀！每天，每天，他把我打到底至失去了知覺。我的爸爸，原是一個信教的農民，他忍不住對我說：

「逃開這個地獄吧，你回到我們這裏來好了！」

可是當你有了一個合法的丈夫，你跑到那裏去呢？我的媽媽，她眼淚婆娑地對我說：「忍耐着吧，阿因呀！如果你走了，所有的恥辱都會落到你的妹妹們身上來，任誰都不會願意娶她們了。人家會說：她們的姐姐，這是一個和她的丈夫不和的輕薄婦人呀。」

於是我忍耐着……

而我的「蜂窩菌」却更加討厭他的家庭了。什麼樣的主人便有着什麼樣的住處呀。他却厭惡着我們的破房子。他不停地窺視着娜麗茲，他不能够忘掉她。這不能不叫人相信是魔鬼在把鄰家的女人變做蜜糖呀。娜麗茲和我一樣，人家已經將她出嫁了。瓦西爾這種行

爲，使我在人們面前覺得恥辱。我責備他道：

「瓦斯卡！瓦西爾！不要偷看別人的女人啊！」

而他回答我道：

「人家的女人是一隻天鷲；我的女人却是一株苦澀的茴香草。」

當他說着這話時，我便把頭垂下，我聽他這樣說，心裏真有着說不盡的辛酸呀。

可是，當我年青的時候，有過多少貪饞的眼睛瞧着我閃閃發光啊！人家都說我長得很好。如果我走過村莊，男子們便都張開了嘴，拿眼睛追着我看，而女人們都感到深深的嫉妬。可是對於心裏有着隱痛的人，就像一個晴朗的日子下着雨一樣。我當時是那樣的憂鬱和痛苦，當我走過我們的街坊，兩眼都被自己的睫毛遮住了。別人的眼睛都盯着我看，而我的丈夫却祇有一股冷風向我吹來。

我既不是閨女，又不是寡婦，也不是妻室……

★

★

★

冰在某些人脚下發出軋響，

在我們脚下却裂開來。

那時大家過着困苦的生活。周圍的村莊沒有土地。土地完全屬於地主。我們的村莊名叫塞米塞利（註三），是一個大村莊。有時候，農人們集合起來，對於他們的禍患，說着悽慘的笑話：

「這才有趣啦！七份人家共一個斧頭，七個女人養一隻公雞，塞米塞利村是既沒有幸福，也沒有快樂呀。」

「七個村莊才有一條公牛，並且還是一條脫毛的牛呢！」

「這種日子過得真是不錯呀，七個人擠在一條短袴裏！」

而我們呢，我們起初住在瓦西爾的家裏，和他的兄弟們以及兄弟的女人們，公公，婆婆以及一些小孩子，整整一大羣。

那時的日子是艱難而又冷酷。窮困！飢餓！缺少土地！大家痛苦着，這簡直不是一種生活呀。大家沒有地方施展自己的力氣。人們最愛拿小孩子和女人們來發洩自己的悲傷和不幸。這時候最好不要有生育。一個小孩來到這世界，既不是快樂，也不是幸福：這祇是又多了一張嘴要吃。信不信由你，當白喉症開始在村中造成大批死亡時，母親們都特地帶着她們的小孩到病人家裏去哩。她們希望自己的小孩也死掉！一條狗對於牠的小狗有着更

（註三）「塞米塞利」（Semicie）即七個小村的意思。

多的憐憫，可是生活竟苦到使人變得殘忍起來，白喉症至少可以叫人很快地死去，而在一個母親，看着自己的孩子餓得發黃，並像一隻馬鈴薯在火爐上面乾縮起來一樣，那是更加難堪的。小孩死掉了。一些女人跑來了。她們呻吟着並且低聲咒罵着：

「可憐的耶穌，人家很快地就把他送到天使們那邊去啦，他連發出一個叫喊的時間都沒有！」

於是人家將他抬往墓地……

母親們唱給她們的孩子們聽的歌，使人起着寒戰：

寶寶咽啊！

一會兒就死啊！

爸爸會給阿囤

拿來一些木板，

公公會給阿囤

做成一副棺材，

奶奶會給阿囤

編造一頂花冠，



媽媽會給阿团

縫製一件襯衣，

縫製一件襯衣，

還要煎些薄餅；

爲着紀念瓦尼亞卡，

大家都要吃個痛快。

實實睏啊！

過一會兒就死啊！

一直飛到仁慈的上帝那裏去啊，

媽媽的雙手就可得到解放啊。

實實睏啊！

這種生活使我們，我和我的丈夫，變得非常陰鬱。瓦西爾生就一種多慮的性情。這是一個夢想家。他祇是夢想着土地、收穫、品種優良的牲口。他從學校裏借到一些書讀。過了若干時候，我們和我的公公婆婆分居了。人家拿一個倉庫給我們造成一間矮屋，屋的四周邊給了我們一小片土地。於是我們兩人單獨做起人家來了。但這是怎樣的人家啊！這是

一種真正的窮困。既沒有乳牛，也沒有一匹驚馬。起初我的丈夫很是勇敢。「我們要變成財主呢！」他對我說。「我們不會討厭工作的，我們要像書裏面所說的一樣使得我們的家務興旺起來。」我們做這樣，我們做那樣，而結果是既掙不到麵包，也掙不到鹽。還有什麼好對你說呢？這種生活是誰都熟悉的。於是開始了另一種生活：一切都爲着一條乳牛。我們既不吃，我們也不喝，好積下一些錢來購買一條乳牛。現在瓦西爾要同一些好朋友一道坐火車去買他的乳牛去了。我呢，我當時對他說道：「不要去得那樣遠吧，就在市場裏買一條算了，隨便買一條，揀你合意的就行啦。」他不願意聽我的話。他很執拗。「我是主人！」他對我這樣說。他們到那邊去購買他們的乳牛，並把牠們裝在運牲口的車箱內帶回來。我呢，我留在家裏等着我的乳牛。隔一些時候，我便跑到窗口去望一望。末了，我看見他帶着乳牛回來了，他拿一根棍子趕牠。

「瓦西爾！你怎麼弄的呀？」我對他叫說，迎着他跑去。他不高興地回答我道：

「牠走不動啦！」

我們把乳牛安頓在一間小小的畜棚裏。這的確是一條有血有肉的乳牛，牠身材良好，乳部健壯，兩角強有力地彎曲着。

我拿東西給牠吃。牠吞了整整一袋草。這事像是很順利的了。天剛發亮，我便跑去給

牠擠乳。她呢，牠却是空空的：連一滴乳都沒有。慈悲的上帝啊！

「瓦西爾！」我說道，「爲什麼牠是空的呢？」

「這也許是因爲牠在路上辛苦了的緣故吧，」他回答我，同時把頭轉過一邊。

「牠爲什麼會辛苦呢？」我對他說，「牠並不是走來的，你是將牠裝在火車裏面運來的呀。」

瓦西爾像一條鯉魚似的一聲不響。我把牛弄到院子裏。我拿了一袋草料給牠去吃。我拌了一盆裸麥粉給牠去吞，然後我才轉回屋裏。我料理家務一直到正午。我提着桶子去給我的乳牛擠乳。我剛走到門檻上，便氣得不能動彈了：那畜生用三隻腳立着，把第四隻腳舉起，牠在吸着乳，牠在自己擠乳。

鄰居的女人從籬笆上面探過頭來對我叫說：

「亞麗婀娜！亞麗婀娜！快來看你的乳牛在幹什麼！」

我呢，我給我的乳牛當頭一棒。這畜生真是再固執也沒有了！如果我留在牠身邊，牠便不吸；如果我躲開，牠便又吸起來。於是我埋怨着我的丈夫道：

「你買來的不是一條乳牛，却是一隻空的袋子呀。一切都會裝到這袋裏去，裝到這乳牛身上去。我們欠了一身賬，而牠却脹得滿滿的。」

啊，我爲了這條乳牛曾經怎樣苦痛過來啦！我們費了多少力氣想要使牠去掉這個習慣！我們給牠做了一隻外面裝着釘子的嘴套，好讓牠想要吸乳的時候受到痛楚。那麼，你猜牠想出了什麼花樣？牠睡下來把釘子插在土裏，隨後便使牠的乳房儘可能地靠近牠的頭，並且吮吸起來。牧人將牠和他的整個牛羣一道趕往牧場。牠暫時跟隨着其他的乳牛，隨後便跑開藏在灌木叢裏，不讓牧人看到，重又開始牠的勾當。我手裏提着桶子向牧場跑去，可是迎面而來的鄰家的女人對我叫說：

「用不着跑啦，亞麗婀娜！你的乳牛滾倒在灌木叢裏，他自己已經擠過乳了。」

並且當牠吸起來的時候，牠竟吸到一滴也不剩！給牠搶下一點點來的唯一的方法，是將牠的鼻孔吊住。我們將牠的頭儘可能地拉高，並將牠吊住。牠動來動去，什麼也抓不到，便怒吼起來。可是我們不能一直將牠吊着呀。我們必須讓牠吃喝呀。我們剛剛將牠解下，牠便吸着自己的乳。

末了，祇得將牠殺掉。牠已經長得非常肥胖，牠的肉像浸透了乳汁。我的丈夫，他吃過那肉；我呢，我吃不下。

我們簡直窮得要命：想要買一條好的乳牛，我們沒有足夠的錢；而用一筆很小的數目，我們祇能買到一條毫無價值的壞而且小的乳牛。我呢，我因爲沒有一條乳牛而愁悶不

堪，可是有什麼辦法呢？我們把手插進衣袋裏面，我們祇能摸到一些洞眼！

有一天瓦西爾私下出門去了，什麼也沒有對我說。到傍晚時候，我看見他牽着——也可以說是背着一條什麼牲口轉來了。我迎着他跑去。我看到了什麼呢？一條乳牛，一條小得要命而且那樣瘦削的乳牛！他把自己的長外套將牠完全蓋住，免得給人看了笑話；而牠沒有行走，祇在一步步地挨着。

最最仁慈的上帝啊，這究竟是一條乳牛呢，還是一隻小犢呀？牠簡直叫人作嘔，滿身的虱子和疥瘡，並且還有一條腿是殘廢的。我們將牠推到家裏。牠一進門便倒在地上。第二天的早晨，公公將他的馬借給我們——那是我們向他借來的一匹驚馬：乳牛被裝上車子，我們將牠帶到了獸醫家裏。獸醫將牠檢查過，對我們說道：

「牠患着一種很長久的風濕症，這要每晚用浸着樹脂的草束給牠摩擦腿子。」  
他給了我們一種去虱和治疥瘡的膏藥。

「將這藥給牠貼上，」他對我們說，「早晨和晚邊。」

我和瓦西爾，我們兩人為牠有過多少辛苦啊！我們給牠貼上膏藥，我們用梳子給牠洗刷。隨後，紮了一個草束，我們把樹脂倒在草束上面，於是我們給牠擦着腿子。牠呢，睡在地上，祇是叫着。牠的食量真像一個無底洞，雖是那樣能吃，却仍舊瘦伶伶的；無論什

麼時候，牠都吃得下去。每逢要給它擠乳的時候，我便叫喊着：

「喂，瓦西亞，來把乳牛扶起呀！」

他把牠扶起並將牠撐住，我呢，我便給牠擠乳。等我擠完了，他便仍舊讓牠睡下。

願上帝賜福給獸醫吧！乳牛竟漸漸地痊愈了，虱子不見了，疥瘡結口了，牠能够自己單獨站立起來了。過了一些時候，牠給我們生了一隻健壯的小犢。牠變得完全漂亮起來了，我們那小小的乳牛。牠生得那樣活潑，那樣敏捷。可是有一句老話：「窮人多災。」我們僅僅養了牠兩年，我們的乳牛：牠貪嘴，有一天牠吃了一些生的馬鈴薯，把喉嚨塞住了，可憐的傢伙。我跑到院子裏去，可是牠已經死了：牠已經氣悶死了。

瓦西爾對我說道：

「乳牛在我們家裏是活不長久的，亞麗婀娜。這種畜生和我們不相宜。我們不如買一條牝山羊吧。」

我那時還非常年青：生得愚蠢的我，不能什麼都預料到，我便胡胡塗塗地同意了。

他給我買來了一條牝山羊。我才逃掉了狼，却又遇着一隻熊了！上帝呀，怎樣可悲，怎樣的憂鬱啊！無論我走到那裏，它都跟着我，咩……咩……地叫着。將牠餓得飽飽的，把牠洗了又洗，可是牠仍舊不斷地跟着我，並且咩……咩……地叫着。從這時起，我

便不喜歡牝山羊了。

我們的幸福

和天一般遙遠。

我們就是這樣生活着。窮困立在我們的門口威脅着我們。瓦西爾憔悴起來，細長得像一根火柴，扁癯得像一條鯨魚——祇有着皮和骨。他老是奔忙着，老是夢想着成功。他夢想有一個良好的田莊。有時候我忍不住憐憫他起來。難道我們兩人沒有像牛馬一樣勞動過嗎？無論什麼我們都忍耐着。有人在森林中給大老闖們拖曳巨大的木料，我們兩人也在雪裏面拖曳着。尤其是我。瓦西亞，他呢，不會比一隻麻雀強壯多少。稍爲用點力，他的肛門便要脫出來。我搬運貨物，我做着苦力；我和我的丈夫一道，到旁的村莊去做短工。我們不輕視任何工作，而貧窮却一直扼着我們的喉嚨。我們穿在身上，吃在口裏。我們像兩匹疲乏的騾馬，我們忙碌着，而我們的工作却一直在替別人賺錢。

我的「蜂窩菌」悲哀起來了。

好像是一件故意造成的事一樣，這時我被一個男孩子愛上了。這人是我們的鄰居，才

搬來不久。他在城裏面，在一個工廠裏面做工。當我們很小的時候，我們曾一塊坐過冰撬，我們曾一道尋過菌子。

在同一個時候，他和我，我們都給同一的疾病攫住了。這事發生在夏天。我還像昨天一樣記得清楚。將近傍晚的時候。暑氣已經減退了。黃昏漸漸降臨了。我那時剛去收取曬在籬笆上面的衣服。我站着一動也不動。一種深沉的靜寂籠罩着村莊，天色蔚藍，透明得像春天的冰塊。太陽隱藏在大地的另一角，絳色的雲飄浮着，像絨毛一樣的輕柔。

我把兩手又在後頸窩上，和一尊影像一樣靜立不動，我在欣賞着那種神聖的光，欣賞着那種美麗。我彷彿是第一次看到這一切似的。我究竟這樣呆立了多久，我自己都不知道。也許祇有一分鐘，也許有整整一小時。

「亞麗洛赤卡，喂，亞麗洛赤卡！」我聽到有人叫我。

我轉過身來，這是他，米卡爾·沙維利赤。他凝視着我，他的眼睛裏，閃耀着那樣的快樂，就像他看到了一個奇蹟一樣。我呢，我正面臨着他，我渾身酥軟起來，彷彿從頭到腳泛濫着一股熱潮似的。我覺得我的雙頰像火一樣燃燒着，我確實感到一種愉快臨到我的身上，但也有一種痛苦……

「亞麗洛赤卡！你難道在做禱告嗎？你的臉孔在閃閃發光呀。我一見你，就再不能夠



把我的眼睛移開了。」米卡爾·沙維利赤那麼溫柔地呢喃着，他的聲音打着戰慄。

這當兒，我的神志清醒過來了，於是我生氣起來：

「我是你的什麼亞麗洛赤卡？」我對他說：「你並不是在和你的女人扯談呀！」

他看住我。我呢，我發出了一聲叫喊：因為我立在那兒，立在這男孩子面前，卻沒有戴上我的頭巾！（註四）當我洗衣服的時候，我把我的頭巾取下了，並將我的髮辮解開了。而我的髮辮是那樣的沉重，正像一個金束一樣，一直落到地上。我當時僅僅祇穿着一件短短的襯衣和一件壞了的Sarafane。我飛跑着逃回我的小房子了。

這天晚上，我不能睡着。我一直看到米卡爾·沙維利赤的那雙眼睛，我的心迷亂起來，血湧上了我的兩頰。我握緊兩個拳頭，我咬着它們，我那女性的力量是那樣的巨大，那樣的用之不盡啊！我差點兒要叫喊起來。我從來不會有過同樣的感覺。我向瓦西爾看了一眼；他睡在我旁邊，一點點大，孱弱不堪；並且他睡着的時候，鼻孔發出鼾聲，嘴巴張開着，——我不喜愛的，這生着一口虫蛀牙齒的廢料啊！而醜態更使我們冷漠起來，並且使得我們永遠不會好合了。

在別人家裏，丈夫雖和女人爭吵，隨後却睡在同一條被裏。在我們家裏，連這都沒有。（註四）從前，俄國已經結婚的女人，不應當在一個男子面前露出自己的頭髮。

有。我是過着獨身者的生活。他很覺得：除掉一種可憐的衰弱以外，我從他身上得不到任何快樂。這想頭使得他更加惱怒起來。

我聽着我的「蜂窩菌」，我恨得要命。我的血，我覺到它在我的體內沉重地流着，正如一些波浪在一條河裏起伏着一樣，但沒有任何人來撫慰我。我開始低低地嗚咽起來。人家將我連結在你身上，可惡的東西啊！我既沒有生活，也沒有幸福。我像一隻養兔場中的家兔落在一片田野裏……

大清早，有人敲着玻璃窗。我呢，我已經在操作家務了。我跑到外面一看：是米卡爾·沙維利赤！

「瓦西爾起身了嗎？」他問我。

「他在睡着，」我回答他，連眼睛都不敢抬起。

「我呢，昨天晚上，沒有閤過眼：你，亞麗洛赤卡，一直站在我面前。」他對我說。我抬起眼睛望他，他便凝視着我。於是我們兩人都留在那裏。

還要對你說些什麼呢？從這大起，同樣的憂鬱抓住了我們兩人的心。他愛上了我，我呢，我却慌得要命。瓦西爾看出這情形了，他不安起來。他不再眷戀憐家的女人了，他開始看守着自己的女人了。男子們都是貪得無厭的啊！他不斷地罵我，打我：一點點小事，

他就給我一頓拳頭。

在那個時期，大家談着移民的事情。悲哀將人趕往西伯利亞，趕往不論什麼地方。於是瓦西爾開始作往遠東的準備。我覺得非常不安，我覺得陰鬱起來，悲哀起來，我害怕着：「他會把我帶往一個陌生的地方，」我心裏想，「他會把我帶到一些陌生的人們身邊，他會在這薩哈林（註五）地方將我痛打。我沒有任何地方可以躲避，也沒有任何人保護我：所有的親戚都留在俄羅斯。」在家裏，婆婆高興時，間或偷偷地安慰着我：

「忍耐着呀，小女孩啊！忍耐着呀，好孩子。可是他爲什麼對你不滿呢，這魔鬼？真的，這也許是有誰給他使了魔術吧？怎麼辦呢，這是你的丈夫啊。如果你不自動地到那邊去，他會叫警察押着你去呀。」

他畢竟把我帶走了，瓦西爾，把我帶到遙遠的地方去了……

最後幾天，我和米卡爾·沙維利赤像是醉了一樣。我們所有的幸福祇是我們在籬邊交換的三言兩語。我們之間再沒有旁的什麼。我因爲要走的緣故，傷心極了，這就像我已失掉了自己的靈魂一樣。瓦西爾，看到鄰人連一句不平的話都不敢說，便變得完全暴虐起來了。他把我打得比以前更加厲害了。隨便聽到一句話，他便向我身邊撲過來。

（註五）薩哈林（Sakhaline）即庫頁島。

「再沒有什麼比你自己的狗在你身後叫着那樣討厭了。」他對我說。

我們來到這裏了，不到阿穆爾（Amour）河畔了。我們一到，便開始安頓行李，蓋造房屋。憂慮和工作像雨一樣降臨。政府曾經許給我們一筆救濟金，但這不過是一種欺騙罷了。我們等待着，等待着，把我們所有的積蓄都吃光了。一切都落到沙皇的官吏的荷包裏去了；至於我們，我們就祇剩着諾言。我們簡直要被債務埋葬了。

★  
有得吃的人

並不是播種者……

我們中間有一個道貌岸然的傢伙，一種險毒的蜘蛛。所有的人都叫他潘狄亞叔父。他從前在城市裏有一個製帽工廠。隨後他破產了，把一切都拋棄了。於是他便皈依了托爾斯泰主義和那古老的信仰。他是和許多信奉托爾斯泰主義的人一同來到我們的村莊的。那裏面有着一些小姐，一些年青的教員。還不到一年，所有的人便都不和了，他們每個人都照着自己的意思解釋他們的主義。至於工作，一部分人是不願意，另一部分人却是不知道。團體散了。祇有潘狄亞叔父留在村莊上。

他結了婚，建立了一個家庭，可是他始終堅持着他心愛的主義：他傳授着愛和忍。爲着他的善良，無疑的，上帝給了他一座堅固的，一半是用磚頭造成的房子，和一個店舖；爲着他對於別人的愛，上帝給他派來了一些零僱的，刻苦耐勞的工人。沿海地方的第一個養蜂所是屬於潘狄亞叔父的，而村莊裏面最好的捕魚工具也爲他所有。他充滿着謀略和狡計。突然，你看到他的一家輪船公司訂下了合同，他要交出一批木材。於是，他向全個村莊告急：他需要大家幫忙。村裏的農民們替他掙着大錢，而他們自己僅僅有着些許的利益。農民們說他是做了一種犯罪的事情而發財的。這事很有可能。離村莊不遠，住着一些哥爾達(Goldas)人。大家知道哥爾達人是一些無比的獵人，我們善良的俄羅斯人是很難和他們匹敵的：一隻松鼠由這株樹跳到那株樹，哥爾達人可以把一顆鎗彈打在牠的眼睛裏。他決不會把皮毛弄壞。哥爾達人冬季要出去行獵兩三個月。獵人單是從松林中——阿穆爾河畔的松林中，就要帶回多少松鼠啊！那些松林多的是貴重的皮子：藍狐，銀狐，黃鼠狼……而現在，那些最佳的哥爾達獵人却開始在松林裏消失了，他們全都死於同一種死法：一顆子彈偷偷地打在後頸窩裏。大家却不知道那隨後將哥爾達人囊中的貴重皮子搜去的惡人是誰！

那些哥爾達人跑到警察所裏去控訴，說是他們中的優秀份子都死了，警察却用兩手做

着無能爲力的姿勢。「阿穆爾河畔的松林佔着幾千俄里的面積，」警察說，「它正和一道由這個地方延伸到另一個地方的牆壁一樣，你到那邊去看看吧！」

潘狄亞叔父揮舞着手臂：

「啊，你對我說一宗禍事呀！一個哥爾達人被殺了！難道一個哥爾達人算得是一個人嗎？這不過是一段生着眼睛的柳樹筒罷了。他們最愛的是熊。他們那些木製的菩薩裝得有眼睛，他們在動身去行獵以前，拿脂肪餵給它們吃，他們向那些偶像行賄：『給我們一番豐富的獵物吧！』獵物的成績不好時，哥爾達人便回到自己家裏，立刻鞭打着他的菩薩，因爲那菩薩沒有保佑他呀。而且塗在那偶像嘴上的脂肪，也被他拭去：『讓你也餓餓肚子吧！』怎樣的民族啊！祇有一個名詞給他們最適當：醜類。殺掉一個哥爾達人或是弄死一隻蜘蛛，這是一樣的。這是可以饒恕的四十種罪惡中的一種。他們是沒有靈魂的。這是田裏的一種雜草呀。」

這便是大家都以爲神聖的潘狄亞叔父從那時起發了財的原因。他知道人們在懷疑他。他什麼都不怕：

「絞刑臺祇是給那些該死的傢伙設置的！凡是蒼蠅要粘的地方，土蜂也要去的！」

你想想吧，全個村莊都落在潘狄亞叔父的網中了。每個人都欠了他一身債。漁業開始

了，村裏有一半人償付他的債務，替他工作。他呢，嘴裏一直說着笑話，一直說着一些諺語，邊走邊吹着口哨：

「菌子雖老，腳倒堅牢。靠着誠實是沒有多大用處的：你不是脫不了身，就是疲困不堪……」

他知道利用一切，這漢子；他收買人家給他從松林裏一車車送來的柏樹實，和一噸噸往城裏運去的岩梨子和覆盆子。潘狄亞叔父也沒有看輕伏得加（註六），而憑着這種燒酒，他勒索了哥爾達人的僅剩的皮毛。憑着一種可笑的價格，憑着一些債務，他奪去了許多狐狸，貂皮和灰鼠，並且一擲一擲地運往卡巴洛佛斯基。

他是那樣的虔誠，儘管他從來不進禮拜堂，但他却能背誦讚美歌。他長着一大把褐色的鬍鬚，在太陽底下像黃金一樣閃耀。他生就兩條會跑的腿和一種卑猥的性格。他的話語都是甜的。不過口是蜜，心却是胆汁。他說是願意解除你的困難，幫你的忙，但他却決不讓斧頭落在自己的手上。他矜誇着他的陷害，而老鼠已經被捕了。他自己裝做狗，但却始終露出耳朵。他老是嘲笑，却又現得那樣的柔和！

他把大家壓榨得那樣厲害，弄到一班人都因此窒息起來。我和瓦西爾，我們也落在他

（註六）伏得加（Vodka）是俄國最通行的一種燒酒。

那柔軟的腳爪裏了。我們會向他借錢買了一條乳牛，現在我們却像兩隻蒼蠅在蛛網裏一樣掙扎。我們從早到晚替他忙碌着。

沒有獵狗和捕魚的工具，人便不能獨立自主地生活在阿穆爾河畔。嚴酷的河流和嚴酷的地方啊！這邊的人都頑固，最會利用別人的工作。從清早起，潘狄亞叔父的尖銳的聲音便在耳畔軋軋地響着。

「喂，喂，孩子們，喂，我的寶貝們，你們趕快呀！」

從早到晚，我和瓦西爾，我們像處在一個火圈裏面。這溫柔的魔鬼，他整天是那樣役使着你，弄到本來像拉車的馬一樣吃苦耐勞的我，也給他忙得頭昏眼花了；瓦西爾竟要接連五次跑到倉屋裏去抵上他的肛門。他出來時，面色慘白，蓋着一層像露水般的粘人的冷汗。

「唉，亞麗婀娜！我們現在可落在這神聖的魔鬼的腳掌底下啦！他會吸乾我們所有的血液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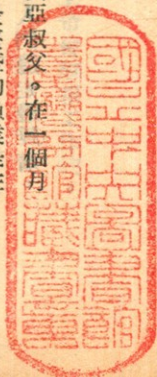
「你坐着不動，你休息着，瓦斯卡，親愛的，你不害羞嗎？還有那些刀，那些應當磨好了拿去捕魚的刀呢？明天我們會要第一次下網呀。小魚源源不絕地來啦，來啦，你却坐着不動了！」潘狄亞叔父從一個角落裏現出來叫說着，把兩條手臂向天舉起，眼睛也望着



天空。

捕魚工作開始了，這簡直累死人啦。他決不讓你休息一秒鐘，潘狄亞叔父。在一個月當中，鮭魚成羣地到來。在一個月當中，夜晚和白天，大家都在河邊。最繁盛的漁業是在秋季。爲着接納這批珍貴的客人——阿穆爾河畔農民們的養父，一切都得早早準備。潘狄亞叔父，在整個冬季裏，準備了許多木桶，儲藏了鹽，編織了一些新的堅固的漁網。他僱了一批短工，大約七十名左右，替他工作着。他在倉屋外面，在阿穆爾河畔，滾動着許多巨大的木桶；他爲着盛魚子醬（註七）預備了一些較小的桶子。一個叫聲響遍整個村莊：「趕潮去呀！趕潮去呀！」於是所有的人，大人和小孩，全都奔赴河邊。一個偉大的工作開始了。幾十人一塊，發着叫喊，祈求着，咒罵着，把一個像是無窮無盡的大網從水裏拖出。網裏面顫動着一些壯美的魚。每條魚都像是一樣：肥大，閃着銀色的光輝，有八公斤重，有時一網可以得到一千五百條。這捕魚的器具真是厲害呀！你去看看它從水中拉起的情形吧！「趕快，趕快呀！魚過去了，過去了。快快把網放下水去，你把索子帶住，拉呀，快快跑去把你的肛門抵進去呀，拉呀，拉呀！慢慢地走着並沒有危險呀。」我們的靈魂、肝臟、脾、一切都被潘狄亞叔父那刺耳的聲音嚙壞了，我們沒有辦法逃開他那

（註七）魚子醬是用鱒魚卵加鹽緊壓製成，爲俄國最貴重的食品。



變愛憐的眼睛。

「到那邊去呀，到那邊去呀！工作呀，孩子們！」  
「跑着，跑着，站穩你的身子，拉呀！」於是，魚來了，魚自自然然地來了！於是人們便熱狂起來了。在這以外還加上伏得加酒——上帝的眼淚。潘狄亞叔父是不愛惜他的燒酒的，他在燒酒上面是不吝嗇的。一種無窮無盡的困倦，陰險的秋季和它那容易使人染上的感冒，這一切，人們在一杯又一杯地痛飲着伏得加時將它逐去了。隨後又是趕着，又是忙着，「快點呀，快點呀，我的孩子們！……」那在流個不停的並不是魚，那是財富在流着，那是權力在流着，——那將自己的威勢，像這樣在飢餓和赤貧的人們身上運用到最大限度的權力。魚就是權與力，這一層，潘狄亞叔父是知道得最清楚的。於是人們便不分晝夜，將頸項以下的身子浸在阿穆爾河的秋季的冷而有害的水中。良好的漁業呀，可以獲得很大的利益！裝鮭魚的大木桶和裝金紅色魚子醬的小木桶排成了長長的行列。

肥大的魚堆大起來，大起來。那些因為叫喊，因為催逼而聲音嘶啞的，在那超入的工作底下變得猛惡起來的，因為辛苦和失眠而眼睛顯得通紅的人們，毫不留情地，毫不停歇地工作着。「上緊呀，上緊呀！」兩腿支撐不住了，身體快要倒下了，人們邊走邊睡着。潘狄亞叔父却輕輕地溜到你後面，大胆地捏你一把，那不要臉的東西！

「應當工作呀，我親愛的亞麗婀娜，應當工作却不應當睡覺呀。上帝會酬報工作的，上帝不喜歡怠惰的人啊，我親愛的……上緊呀，上緊呀！」

「你最好是不要去碰女人吧，上帝的聖靈呀，」我的瓦西爾粗暴地說。「你個甜言蜜語的魔鬼啊……」

夜晚到來了，瓦西爾的牙齒敲得發響。他的兩腿凍腫了。他的骨節痛得使他發出喊聲。在這些日子裏，我不禁憐憫瓦西爾起來。我將自己的山羊皮外套蓋着他那滿是凍瘡和創傷的腿子，並且坐在他身邊，我心想：「人生爲什麼這樣不平呢？」

人家剛剛睡着，潘狄亞叔父又叫喊起來了：

「喂，喂！大家起來啊，我的孩子們，大家起來啊，主內的兄弟們！魚是不會等人的呀。魚在流着呀，流着呀。親愛的朋友們，今天一小時可以够吃一年呀。」

大家充滿着睡意，憤怒地爬起來。

「喝一小杯吧，弟兄們，喝了就趕快下水去呀，下水呀！」潘狄亞叔父指揮着。「來呀，來呀，我的孩子們！」

一杯一口，伏得加穿過了喉嚨。大家除掉吞下那最厲害的不幸以外，還吞了一小片黑麵包和一枚大葱。於是，從最甜蜜而又最短促的睡眠得來的熱氣還使身體覺得十分暖和的

人們，便顫慄着慢慢地走進阿穆爾河的冰凍而又迅急的水中。來呀，來呀，勇敢點呀，我的小兄弟們，勇敢點呀！——你瞧，魚來啦，來啦，來啦，自自然然地來啦！——

「——大家拉呀！二——大家拉呀！」瓦西爾拉網拉得筋疲力盡了。我呢，我盡我一切的力量幫着他。有時候，眼淚湧上了我的眼睛：穿着破爛衣服的他，身體完全浸濕了，並且蓋着一層厚厚的從魚身上粘來的膠汁。大家累着，忙着，可是結果呢——唉！債務並不減少。潘狄亞叔父有着他特有的算法。

當我的丈夫想要對他說我們已經還清了他的債務時，還甜言蜜語的魔鬼便這樣嘲弄他道：

「難道你以為可以無條件的得到一切嗎？你在我的漁場工作着，用着我的魚網你捕到了一些魚去過冬，難道這不算賬嗎。嚇？也許你以為潘狄亞叔父還得因這緣故向你道謝嗎？」

我的丈夫對他說：

「那麼，「公道」呢？「公道」在哪裏？」

潘狄亞叔父捻着他的鬍子，哈哈大笑起來：

「好極了，神聖的『公道』呀，可是它對於人類沒有一點兒用處！」

我們剛剛在他那裏還清了一筆債，還沒有來得及轉身，而窮困又早就等在那裏了，於是我們重又跑去找着他。

他試着想要把他的腳掌放在我身上：

「啊，你多好啊，亞麗婀娜，你是多麼標緻的女人啊！你是一件真正貴重的首飾，却不是二個女人呀！」

我兩三次將他趕出了大門。這却使他更加狂暴了。他拿着我的丈夫出氣，他要他的命。我的丈夫是有骨氣的，並且他很易發怒；雖然這是一朵蜂窩菌，但他居然揪着潘狄亞叔父的鬍子，將他拖下了台階。

潘狄亞叔父感脅着：

「不要抓我的鬍子呀；等一下我要剝你的皮啦！」

瓦西爾咬牙切齒着，可是到什麼地方去呢？

這當兒，正像一件特意安排的事情一樣，潘狄亞叔父的女人死掉了。人們說道：

「這傢伙要的不是二個女人而是一個魔鬼啦；這是他睡死的第三個女人了。」

這以後，我再沒有辦法出去了。他每一步路都窺伺着我。他把頭上四周的頭髮用油擦得亮亮的，他那褐色的鬚鬚梳得整整齊齊，他的小眼睛有着最愉快的表情，他的喉嚨低而發着軌音。每一次他都像從地下跑出來的一樣，這會說諺語的傢伙：

「不要裝腔做勢呀，亞麗婀娜，現在正是把結子打緊的時候呢。你不願意嗎？隨你的便吧！傻瓜是不用下種的：他們會自然而然地生長出來。你聽着人家的話，你害羞嗎？是什麼人留住你呢？你的丈夫，這空腦壳，這夢想家，他想憑着聰明來做一切，但他却沒有聰明：兩盞燈裝在一隻空塔上。你沒有小孩，什麼都不會留住你。」

他在村莊裏吹牛，鄰居們把他的話告訴我：

「我要拿她做我的老婆！這不是一個女人而是一幅悅目的圖畫啊。她的頭髮是一個美麗的金束。她的藍眼睛像平靜時的阿穆爾河一樣澄澈。我會從「蜂窩齒」的手中將她奪過來的！我定會把她奪過來，要不然，我便不是我了！這是個生就一副倔強相貌的，不易親近的，可愛的娘兒。好的，河岸雖然險峻，但魚却實在漂亮呀！」

秋季的某一天，我提了桶子去採覆盆子，我一面採着那些漿果，一面沉思着，我沒有感到他的到來。他把我抱個滿懷：

「喂！不攪和麵漿就吃不到蛋糕，」這話真有道理呀！亞麗洛赤卡，我的美人兒！

我的大……」

我們開始了一場角鬥。他呢，是一個肥胖而沒有力氣的漢子，我却像一株年青的橡樹。講到力氣，我是綽乎有餘的。他弄得我發怒了。他亂摸着我的胸部，他像鍛鐵廠的風箱似的喘着氣，嘴唇皮往下吊着，眼睛像玻璃一樣。我抓住他的後頸窩，將他向一個蟻穴拖去。這是一隻快有一公尺高的大蟻穴。我把他的鼻子埋在那裏面並且按住不動。他吵鬧着，拍着兩腳，搖着腦袋：蟻穴裏面滿是犖犖的紅螞蟻，而那些螞蟻便拚命地叮他。我至少將他向那蟻穴裏埋過五次；我那時是怒極了！我像用着鉗子一樣地捏住他。隨後我平靜下來了。他的口已完全叮紅了，正像用藤鞭打過的一樣，鼻子和眼睛全都叮腫了。我將他擲得離那蟻穴遠遠的。他爬起來，摸着臉孔——他的口痛得發燒——於是……大笑起來：「哈，哈！你是這樣的呀！你生氣了呀！……我的小鶉兒！……蛋糕沒有吃到，倒吃了一頓拳頭啦。」

他搖着他的鬍鬚，把螞蟻搖落下來：

「把一些螞蟻帶回家去，這是很吉利的事呢。大家都這樣說的。我倒願意留下幾個螞蟻在我的鬍鬚裏呢——我要把牠們帶回家去。」

可是他不敢走近來；他感覺到我會打死他。

「好吧，」他說道，「我們應當相信不費一點力氣是不能從塘裏把魚釣到的。」

「你試過嗎？你有什麼地方比「蜂窩菌」好呢？你的腦髓可以裝滿一箱子，可是你的聰明卻不會比一枚核桃還大！你想拿你的財富來誘惑我嗎？可是你難道算得是個人嗎？」

把頭彎着，

我懷着一顆憤怒的心……

這時候，生活突然發生了一種急激的改變。我們和德國人開戰了。瓦西爾呢，他却沒有被徵入伍。這並不是一個漢子，這是一個真正的矮鬼，連做伙伕都不够格。接着內戰發生了。我們的村莊被捲入漩渦，一切都弄得紛亂不堪。我也不安起來，我參加着集會，我傾聽着演說。我的生活，我也想把它改革一下。我的「蜂窩菌」又變得兇惡起來了：

（註八）尼古拉梭夫（Nekrasov, 1821—1878）是俄國近代社會派詩人，他的

名著有「嚴寒，通紅的鼻子」，「誰在俄國快樂地過着日子」等。前者

已有孟十還的中譯本出版。



「狗婆娘，我不許你到那些地方去，這不干娘兒們的事！」

他又拚命地搥我。我呢，我拿着我的圍巾，他却拿着一些韁繩。我呢，我投向光明，他却用爛布將玻璃窗掩上。我開始認字讀書，——到那時為止，我連a b c都不認識——他却拿我咒罵個不停。

我既看不到天，也看不到地。我比一塊雲還要闇黑；我沒有任何快樂，任何希望。他感覺到我的靈魂在逃避他而他沒有力量將我抓住。於是我開始了一種怎樣的生活啊，怎樣的生活啊！剛剛爬起來，他便對我咆哮。你相信這話嗎，女人們？他把我打得滿身都是創傷。什麼都可以拿來打我；他抓着我向火爐上去撞，祇有火爐他不能够用來打我……我呢，我一直沉默着，我不向任何人說起這些事情。我爲了這些事情感着恥辱呀。這是我的合法的丈夫呀。他愛我而又打我。這是他的權力。並且到什麼地方去呢，我一點都不知道。我祇覺得在這世界上生活是和我無關的。一切在我都是一樣，生既沒有絲毫樂趣，死並不使我害怕。我開始思索起來。我們兩人在這世界上正像兩支樹根一樣，和人冷暖無關，我沒有小孩子，我常常拿這事來責備我：「不會生育的狗婆娘啊！」爲什麼我沒有小孩子呢？這事我一點都不明白。

我陷在一種深沉的憂鬱裏，我愁悶得要自殺了。我看到悲傷使我消瘦得簡直不像人

了。我開始偷偷地出去。我們的小學教員是參加政黨工作的，我會要求他：「看在基督的份上，教我念書吧。」不久，我便可以儘量呼吸了。

塞爾格·柏特洛維支給了我很多益處。他把世界顯露在我面前。我懂得了痛苦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現在我們將要改革一切，亞麗婀娜·德米特里耶芙娜，現在我們將要做些偉大的事情。」他有時對我說。

「塞爾格·柏特洛維支，為什麼世界弄成這個樣子呢？為什麼人類沒有公道呢？」我問他道。

「當某一個人有權壓迫另一個人時，真正的公道就不能存留在人類的關係裏面。」他打聽我生活方面的情形。

「禍患不比一支蘆笛；玩過之後，人就不能將它丟掉……」我對他說，「我咳嗽着過日子，我跛着腳走路。」

他笑起來。

「你倒快活呀！」

我聽着他的親切的談話便發出一個輕微的嘆息，我覺得我的心比較輕鬆了。

「什麼事都會發生的呀，塞爾格·柏特洛維支：那玩把戲的人，他有時也免不了哭泣呢。」

「但你爲什麼哭泣呢，你？孤獨並不是痛苦啊。」

「不是痛苦，」我回答他，「我的生活每天給我一種快樂，但眼淚並不減少。」

他懷疑着什麼事情，他想要弄個明白。

他給我念過多少光明而又純潔的美麗的書籍啊！這事我現在還感激着他。我記得最牢的是尼古拉梭夫的書：「誰在俄國快樂地過着日子？」

當塞爾格·柏特洛維支念到下面這異常恰當的，抓緊了我的心的句子時，我便毫不害羞的哭泣起來：

把頭彎着，

我懷着一顆憤怒的心！

我在傍晚時候跑到那邊去。我去打擾他，實在是不好意思：我看到一個疲倦了的人，但我是那樣想要聽到他的安慰的話語。

「啊！亞麗洛赤卡！怎樣，你好嗎？」

「嗯，我們還活着，老鼠還不會嚙掉我們的腦袋！」

我扯不了多少談。我感着拘束。他有很多他自己的事情。我學了一個或兩個鐘頭的讀和寫，隨後便跑着轉回家去。我愈加思索得厲害了。我明明白白地看到：我沒有往上走，我在滾着斜坡。有什麼地方不大順利。我弄得筋疲力盡了，但結果怎樣呢？

在第三個月，我可以單獨看書了。可是他那活的言語在我却比一種死的文字還要寶貴。那些夜晚，我念着書將它們度過：想要多知道的人便應當少睡一些。一個那樣廣泛的世界出現在我眼前，使我簡直想要叫喊起來：爲着一些腐爛的乳牛和一個腐爛的丈夫，我竟糟塌了自己的一半生命。

我覺得我身上發生了一種強力，並且我的血在我的脈管內奔流着，「不，禍患還沒有使我氣餒，」我心裏想，「我非決定改變生活不可。」

一天晚邊，我在小學教員那邊上完了課。這時才是冬初。雪落得很厚很厚。我一面想，一面沿着路走。我瞧着我的四周，我認不出付莊了。世界彷彿變形了一樣，我像是生着翅膀似的飛着。我的心是那樣充滿了喜悅啊。我走到了阿穆爾河的河岸。河剛剛結了冰。我瞧着這條雄偉的，被茫無涯際的冰塊銲接起來的河流擴展起來。一切都是白的，並且到處籠罩着一種那樣的靜寂，幾乎使人幸福得叫喊起來。雪大片大片地落着。它掛在柏

樹上像一些生着絨毛的包裹。彷彿着了魔一樣的松林，看去是一白無際。這是那樣的美麗，正像在什麼節日一樣——並且是怎樣的空間，四周是怎樣的自由啊！——我簡直想不出話來形容。我一動也不動地停在那裏……突然，一種憂鬱抓緊着我的心。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一種那樣的悲哀。孤零零的，舉目無親，一個人立在一條結冰的河岸上，不曉得自己的路在什麼地方。

啊！把頭彎着，我懷着一顆憤怒的心！

一切都像昨天一樣浮上我的心頭。我彎着背跑回家去，我走到我們的小屋面前，看不見一點亮光。

「謝天謝地，他還不會回來，」我心想，「也許他已經睡覺了。」

我走進小屋裏。我發見他坐在凳上，身子彎作一團，面色嚴厲。我看出他在非常生氣着。人不會比一隻麻雀大，却有着一顆貓的心。我現在最好是不要走近他身邊，因為你要和他解說是解說不清的……我決定一聲不響。而他也沈默着。

我的心緊縮起來，我被一種那樣的恐怖侵佔着，以至牙齒都敲打起來。彷彿許多螞蟻在我的背上爬着一樣。他仍舊一聲不響……我把衣服脫了。我點上了燈。我備好了晚餐。他仍舊沈默着。他不吃飯。我把床舖弄好了。瓦西爾把他的羊皮外套丟在凳上去睡了。我

像一個死人一樣的睡着了。隨後我在睡夢中感到有人將我舉起。我睜開了眼睛。屋子裏一片漆黑。我的手臂和腿都不能動彈。我害怕得停住了呼吸。

「瓦西爾，你幹什麼？」

「沒有什麼，婊子，沒有什麼，我想給你一個小小的教訓。爛污貨……你現在竟和那小學教員幹着醜事啦？農民們開會的時候，曾經公開地祝賀我這事呢……」

我祇好很大方地笑笑：

「婆婆記起了自己的青年時代，便不相信她的媳婦……」

「你個死豬婆！……」

他究竟將我怎樣弄的，他怎樣的打我並且用着什麼東西打我，我都記不起來了。當我回復知覺時，他喘着氣，正想將我舉起來。那該死的東西，他想拿我的髮辮將我吊在一根橫梁上，可是他的力氣不夠……我們的村莊裏有一個婦人，叫做「禿頂婦人」。她的丈夫是一個下賤的酒鬼，將她虐待不堪；有一天晚上，他拿她的髮辮將她吊着，可是早晨那女人從橫梁上落下了，她的頭髮一根不剩的全都掛在那橫梁上。而我的「蜂窩菌」，他也想到了這個主意，可是他却没有力氣將我舉起：我是一個強壯的女人，而這便將我救了，要不然，我也一樣，我也會變成「禿頂婦人」呢！

因爲不能趁心如意地處置我，他憤怒到了極點。他看到我睜開了眼睛，便以一種嘶啞的喉嚨對我怒吼着：

「啊，狗婆娘，你醒過來啦！我倒將你弄得醒過來啦！……」

我看出瓦西爾更加激動起來了，他差不多已經瘋了；我叫喊着痛楚，他却還對我咬牙切齒——多麼可怕的样子啊，這該死的東西！……這細小的魚仔，這一口唾沫便可弄死的小魚，却在這裏磨難着一個人呢！

「你不要拿鞭子去敲人家的門，」我對他說，「引得人家拿木棒來撞你的門呀。——我恨他不過，完全抱着一種挑戰的態度對他這樣說。穿着長靴的他，便在我身上跳舞起來；他用一個鐵環把我的背弄得鬆爛。這天晚上，他真是幹得開心啦。當我清晨醒過來時，我已經解去束縛了。我像一個木桶一樣腫脹着，我既沒有力氣站起，也沒有力氣坐起。滿床都是血跡，我的手和腳像鉛塊一樣沉重。」

瓦西爾呢，他坐在凳上，把臉孔埋在兩個手掌裏。

「瓦西爾——瓦西爾……」

他走近我，看了我一下，隨後便轉過身去。

「那麼，和生活告別吧，再不要想得到我的任何憐憫啦，」我對他說，我的聲音恨得

說不成話了。

我的「蜂窩菌」咬一咬牙齒，盡力給我迎面一拳。我被打得眼睛發黑了。我像一隻野貓一樣跳起來，把他壓在我身底下，發酵的大麥可以忍耐很久，可是一旦漲溢起來……天啊，天啊！門檻附近放着一隻用樺樹枝紮成的掃帚，我抓着它鞭打瓦西爾。我當時怒極了。我的全部可憎的生活，他給我的打擊和一切磨難，全都湧上了我的心頭，我究竟將他打了好久或是並沒好久，——我自己一點也不清楚。我祇看到他已半死的攤在那裏。我抓着他的頸根將他提起來，在他後面狠狠地捶了一拳，便將他朝床上一丟，對他說道：

「酒是你提出來的，該你自己去喝。完啦，你的亞麗婀娜！記住今天這個日子吧，你這乾癟的「蜂窩菌」——我的靈魂已經給你弄碎了。一條腿，一條手臂，你如果將它們弄斷了，還可以醫好；可是靈魂呢，你如果將它們弄碎了，便決不能夠銻接起來。我再不會讓你拿小指頭碰我一碰，——這已經够了。並且我不會對你說第二次。我會立刻打死你！你像狗一樣生活着，你也會像狗一樣死去！……」

他攤着不動，並且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這事情便這樣元結了。好久他都不能復元，他跳躍着，跛着腳走路。現在我一想到那次的情形，我便忍不住好笑。我呢，那樣高大，而他却是那樣矮小，喘息着，掙扎着，揮



舞着拳頭。而我却異常甯靜地，居高臨下地瞧着他，對他說道：

「放下你的腳掌吧！你打我不到……災難是不會睡覺的；它或者滾過去，或者落下來，或者摔在肩膀上面。」

他開始反省了。有時候，我坐在紡錘前面，抬起頭來，看見他在凝視着我。我瞧出他的眼光是悲戚的。從此以後，他再沒有碰過我。我有生以來，這才初次感到我是一個人，並且我懂得自己再不會往回走了：一隻蓋子是不能阻止麵漿發酵的。

「懲罰」跛着腳走，

但它終要到來。

我公開地去參加集會了。我把家務丟下不管了。可是災難却又突然來了。沙皇的餘孽從四面八方來侵略我們，並且他們還帶來了種種色色的從外國來的妖怪。他們原想把我們吞掉，可是骨頭却留在他們的喉裏。那些復辟份子是被從俄羅斯逐出的，而他們竟跑回了我們遠東的地方。

你能想到這事嗎？直到那時為止，我對這遠東地方毫沒有發生感情。我祇夢想着轉回

俄羅斯；每個人都愛他自己生下來的地方呀。遠東地方很苦，這是一個強壯的地方——松林展佈到幾千俄里，還有許多大河——這一切都使我害怕，我想再見到故鄉的平原。可是當這些可恥的外國人的手掌伸向我們美麗的土地時，我的心却激動起來了。這是那小學教員將一切解<sup>釋</sup>給我聽的。於是我對於侵略者感到極端的憤怒。於是遠東對於我變得異常的可愛。

在這同一個時期，我的瓦西爾顯然變得比較甯靜了。他注意着一切，他傾聽着。他開始去參加那些集會，並且對那小學教員發生了深厚的友誼，晚上常常到他那邊去坐。傍晚時分，我一面紡紗，一面對他說道：

「瓦西爾，你把『塔拉斯·布爾巴』(註九)念給我聽聽看。」

這是我們所有的唯一的書。我們把他念過那麼多次數了，以至全都翻破了，而我們每次念到的地方，我們總還覺得是新的一樣。這是一本非常有力的書。瓦西爾念得很好，他

(註九)「塔拉斯·布爾巴」(Taras Boulba)是俄國十九世紀文學家果戈里(N. Gogol, 1809—1852)的名著。書中敘述哥薩克民族英雄塔拉斯·布

爾巴的事蹟。

比我念得更加流暢。那些著名的地方，他可以把它們背誦出來。他把眼睛閉着，以一種可怕的聲音背誦着哥薩克人和波蘭人的戰鬥。

「火藥箱裏面還有火藥嗎？哥薩克的勇氣還是堅定的嗎？哥薩克人已經屈服嗎？」

本人「火藥會够用的，哥薩克的勇氣還是堅定的，哥薩克人還沒有屈服！」

當他念到講着巴拉巴勒，講着一個哥薩克鄉村的「亞塔莽」（註十）那一段時，他非常柔和地說道：

「——弟兄們，我相信我是死得非常光榮的，——我用刀砍掉了七個敵人，我用矛刺死了九個，我的馬蹄下面也踏死了許多，可是我記不起我用鎗彈打中過多少。但願俄羅斯的土地永遠繁盛呀！」

「啊！這豈是多麼美麗啊！許多年月都已過去了，可是我今天還記得哥斯卡對那些使他在刑絞架上受着「串刑」（註十一）的波蘭人叫出的話語：——弟兄們！世界土耳其人請對姓

了。當姓——但願所有的敵人全都死亡，但願俄羅斯的土地萬年不滅！」

（註十）「亞塔莽」（Ataman）是哥薩克軍中大將的稱呼。

（註十一）「串刑」是用一根削尖的木棒從犯人的肛門插進去一直穿過臟腑的一種

刑罰。土耳其人將重野蠻刑法。這在以前的土耳其非常流行。

我們兩人從這種誦讀得到了最大的滿足，隨後我們便保持着沉默。正像朝着一條可憐的狗的身上一樣，塔拉斯朝着他的兒子身上，朝着他自己的骨肉身上舉起了刀；爲着使他的兒子不致損壞自由的哥薩克人的名譽甚至出賣他的祖國起見，他連犯下殺人罪都不顧到了。當我們讀到塔拉斯的死時，我們的背上彷彿有些螞蟻在爬。他是被波蘭人放在一個柴堆上活活燒死的，而他卻從那柴堆上面鼓勵着他的好朋友和他的伙伴！世界上有人能够找到一些烈火，一些非刑，和一種足夠的強力來克服俄羅斯的力量嗎？

我和我的丈夫一聲不響，可是我們兩人却想着同一的事情。敵人成羣地侵入了我們的土地。一羣可怕的，無法制馭的敵人……

俄羅斯人民愛他們的土地，當一個外國人的腳踵來蹂躪着那由他們的勞苦而播種了的美麗的田地時，他們的靈魂感覺着痛楚。

他們一直來到了我們的村莊。這正像昨天的事一樣，我記得劊子手卡爾米科夫引着日本人到來的情形。起初整個村莊被可怕的砲彈轟擊着。隨後一串兵士出現了。

在砲彈底下，村中好幾個地方開始燃燒起來。可憐的人們投身外面，於是機關鎗將他們掃射着。不論是婦人或是嬰孩，都沒有赦免。到處是一片哭泣，一片歎息。人們向四面八方跑着，小孩子啼叫着，嚇瘋了的牲口隨處亂奔。

卡爾米科夫的黨徒和一些日本軍官佔據了沙維爾。潘可夫的房子，所有的臥具都被刺刀弄壞了。鴨絨被的絨毛到處飄飛着。杯盤、桌椅都被搗毀了。

那女孩子阿克秀卡是潘可夫的女兒，還是一個小孩呢，她躲在一間小屋裏。而他們，那些該死的傢伙，竟用刺刀追逼她。她像一隻野兔子一樣，渾身顫慄着，從那小屋子跳出來。他們便一齊投在她身上。瘋狂的野獸啊！……那孩子還沒有十三歲呢……她的父親潘可夫不能看着人家凌辱他的孩子，他赤手空拳地向他們撲去。潘可夫給刺刀戳穿了。利扎維塔。塞米涅洛瓦的兒子患着傷寒症。這是一個義勇隊隊員。他在松林裏面染了病，很困難地回到了他母親的身邊。一些日本人突然侵入他們的家裏，看到了那破爛的軍用大衣，便將病人了結了，隨後全家都被鎗斃。當利扎維塔死去之前，他們在她身上連肉扯去了她的耳環。她的手指上戴着一隻薄薄的金的結婚戒指。

「俄國婆，把戒指拿來！」

她呢，顫慄着，趕快將它取下，可是取不出來。因為工作太多的緣故，手上長着硬皮，指頭也腫了，你明白啦：足足有二十年，她不會取下過她的結婚戒指。她原想戴着它一道死的。日本人却用匕首一下將她的手指剝掉。指頭跳在一邊。日本人取下了戒指，隨後才將那女人了結。在村莊裏，差不多所有的人家都有一兩個人死掉。

發生發生的慘事告訴我們。

卡爾米科夫部下的軍官們住在潘狄亞叔父家裏，把那些有着家屬參加義勇隊的農民們的姓名報告給軍官們的就是他。阿克西尼亞是一個兵士的寡婦，她在他家裏忙碌着，給她的孩子們賺到一口粗麵包。她像牛馬一般給他搬運貨物，另外還要收拾房間，抹地板，洗衣服，並照看牲口。她聽到潘狄亞叔父對住在他家裏的軍官們提供了種種情報。

「他談起了你的瓦西爾，」阿克西尼亞急遽地在我耳邊咕囁着，同時朝各方面溜轉着眼睛。「他說他是一個不很靠得住的農民。他雖然沒有入黨，可是對於皇室的權力常是罵不絕口。那些軍官把你們的名字記下了。」

阿克西尼亞還對我們說，根據潘狄亞叔父的告發，日本人和沙皇餘孽們會到納斯狄亞·科斯狄納的家裏去過。她的丈夫好久以前就跟義勇隊走了。納斯狄亞剛分娩不久，她還睡在床上。他們全體將她輪姦了。每一個強姦過她的人，都用一支燃着的紙烟在她的背上印下了自己的簽名。隨後別的女人在死者身上數出十二個用紙煙做下的記號。頸根和肩膀都被刀砍過……而那嬰孩呢，他們用一柄刺刀把他釘在他的搖籃裏。納斯狄亞的公公，尼卡諾·伊里伊勒，一個幾乎站立不穩了的老頭兒，正當他們拷問他想要知道他兒子的

所在。他保持着沉默。難道有人能讓自己的嫡親骨肉去受殘酷的迫害嗎？他們把一個子彈殼釘在他的眼睛內……並且割掉了他的舌頭和嘴唇。這之後，他們便到別處去繼續他們的暴行去了。

「我要趕快轉去了！」阿克西尼亞說。「這褐色鬍鬚的魔鬼，他如果發現我跑出來了呀！我害怕他比害怕什麼都厲害。當心吧，亞麗婀娜，假如他找上你的丈夫就糟了！他會嘴邊浮着泡沫，滿懷恨意地說過這事。他說這些貧賤的，穿着襤褸的傢伙，他們是全個心靈傾向革命黨的……他說『凹腹鄉』和『狗窩村』的全部居民都是革命黨。」

我和我的「蜂窩菌」，我們兩人一同關在我們的小屋裏，我們害怕得發抖。那最貧窮的，和別的房子隔得很遠的我們的小屋子，是位置在大松林的邊緣上。

「有人來了！……」瓦西爾偷偷地對我說，並且帶着怎樣的恐怖啊。

我向窗口望了一眼，我的血便凍住了。三個日本人朝我們跑來。他們奔跑着，撲在地上，把他們的鎗靠在膝上朝着我們的屋子射擊，隨又繼續奔跑着。一種那麼大的恐怖震撼着我，我簡直沒有方法向你們描述。

「啊，瓦西爾，我們的死快要到來了！」

現在門響了。他們用鎗托撞着門。他們潛伏着。而我和瓦西爾呢，我們已經駭得沒有

幾分活氣了。

「俄國人，革命黨，開！」

於是，砰！鎗托在門上撞了一下。我把門門一抽。三個人一齊撲進來。全是血紅的口，猙獰的眼睛，灌飽了Sake——日本燒酒。那些拖着指揮刀的傢伙，在戰鬥之前便拿Sake灌醉他們，給他們增加勇氣，並使他們變得更加猛惡。他們跳進了屋子便站住不動。我們呢，我們也立住不動。隨後他們巡視着屋子，用刺刀在床上亂翻着。

「俄國女人，漂亮的俄國女人，要茶喝，要睡你的床舖，」一個日本人對我說。

我現在還彷彿看到他，一個矮小橫闊的傢伙，露出一口黃牙齒，他不會比一隻靴子高多少，他僅僅長得齊我的腰身。啊，這該死的醜鬼！

一瞬間，我在頭腦裏決定了一切。「應當讓他們安定起來，」我心裏想，「應當讓他們冷靜起來，然後再看吧。」

「坐吧，Anata，」我對他說，「坐吧……」——Anata在他們的言語裏是「先生」的意思。我並且對他們深深地行着禮，請他們坐下。

我把茶坎放在他們面前，我給他們做了一盆煎蛋，我拿鮭魚款待他們。一直對他們深深地行着禮。於是他們高興起來了，袒開了胸脯，兩腿分得開開的……其中的一個對另一



個指着我，一直用日本話嘖嘖咕咕地說着。他們笑着，低語着。另一個在我的背上拍了一下：「」

「漂亮的俄國女人，肥胖的俄國女人，暖和的俄國火爐！」

我轉身向瓦西爾。他面色鐵青的坐在他的檯上，兩眼一停不停地向我望着。他們不讓他到外面去。

如果他試着站起來，日本人便對他叫說：

「坐，坐，俄國人！」

隨後我款待他們一大瓶家製的燒酒，——在這時期，家製的燒酒是非常貴重的，——

並且一直對他們行着禮，勸請着：「請用家製的燒酒，請用家製的燒酒，請用家製的燒酒。」

「喝吧，吃吧，親愛的客人！」

他們喝着，大家完全袒開了胸脯。

我像出於無意似的走近瓦西爾，一面裝做在椅子底下尋找什麼，一面輕輕地對他說：

「抓住火爐後面的斧頭。」

我們的斧頭很好，它是鋼造的，和剃面刀一樣鋒利。隨後我再走向日本人身邊。其中

有一個想把我抱在懷裏的，捏了我一把：

「睡覺，俄國婆，睡覺！」

我在聖像前很快地劃了一個十字，我向瓦西爾跑去：

「快把斧頭給我，拿掉他們的鎗！……」

我握着斧頭向那儘想玩弄我的日本人撲去……這以後發生的事真可怕極了，可怕極了……我們把他們全都打翻在屋裏。我的「蜂窩菌」助了我一臂。我打翻其中的兩個，他呢，打翻了第三個。一個日本人還有時間用他的刀斬下了瓦西爾的一隻耳朵，另一個把我咬了。那日本人已經解除了武裝，我把他壓在身底下，他想用牙齒咬破我的喉嚨，但沒有成功……

當一切都完畢了的時候，我和瓦西爾才恢復我們的神志。我們彼此面對面地立着，喘息着。

「現在怎麼辦呢？」我說。「我們吃下了竹籤魚，可是魚骨却留在喉裏！」

他沉默着。

「不，」我對他說，「除開松林，我們再沒有旁的路好走了，瓦西爾，我們參加義勇隊去吧。」

他拿起了我的手抓着不放。

「亞麗婀娜，謝謝你幫助了我。人家如果觸着你，我會忍受不了的。我已準備和他單獨相打呢。」

我聽住他，我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黃金，我們是用火去試驗的；人呢，却由災難來試驗。

我們把所有的破舊衣服收拾在一隻口袋裏，——於是向前走，到松林裏去。我們朝後面的村莊望了一眼，那些小房子正在燃燒着，可是已經聽不到人類的叫喊和哭泣了。只有俄羅斯民族的劊子手，那些日本人和他們的走狗，那些應該千遍萬遍咀咒的俄奸們，由這個屋子跑到那個屋子。我和瓦西爾，我們有生以來第一次手挽着手，頭也不回地走了。

★

★

★

不論是格言或是真理

都不能受到異議。

我和瓦西爾，便是這樣的手挽着手，經過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戰鬥，達到了一九二二年的二月……

我們義勇隊的領袖卽是那位會將「人生入門」教給我和瓦西爾的小學教員塞爾格·柏

特洛維支。阿克西尼亞會抽空通知他：潘狄亞叔父將他也列在黑名單上。我們在松林裏面重又會到了。

塞爾格·柏特洛維支是一個心地純潔而又樂觀的人。

在這些歲月裏，我們經過一些重大的試鍊，我們有過一些重大的災難和疾病，也有過一些重大的勝利。並且始終和塞爾格·柏特洛維支在一道；沒有牧人，牝羊們是不能成爲一個羊羣的。

大家集會在松林裏面，塞爾格·柏特洛維支對我們談着這神聖的吸血鬼——潘狄亞叔父的卑劣的工作。大家都騷動起來。我們非消滅這蝮蛇，非消滅這七頭蛇不可。我們非給我們的女人，我們的孩子，我們的父親的無辜的血報仇不可！

塞爾格·柏特洛維支選了五個人。我的瓦西爾是五個裏面的一個。他擬出了一個非常簡單的計劃。這天晚上日本人和俄奸們是料不到義勇隊會去的。軍官們在潘狄亞叔父家裏舉行着宴會。俄國酒和日本酒大量地飲着；總而言之——縱情的快樂。夜晚像煤炭一樣烏黑；秋季近了，來到它的時候了。

我們的農民們，義勇隊們，一直來到潘狄亞叔父的房子，跨過籬笆鑽進了厩舍。我的瓦西爾去作哨探。他要乘着阿克西尼亞出來時將她攔住。他蹲伏了不止一小時，等待着。

在屋子裏面，只聽到一片尖叫，一片笑聲。阿克西尼亞始終沒有出現。最後門響了，她跑了院子。於是瓦西爾一把將她抓住。她幾乎嚇得命都沒有了。

「你在這裏幹什麼？」她輕輕地說。「全個村莊都知道你宰了那些日本人；難道你神經錯亂了，跑來這裏找死嗎？」

瓦西爾將她拉到了厩舍。在那裏，他們便商量好了。她要把潘狄亞叔父喊到厩舍來，藉口說是一條乳牛快要死去；至於其餘呢，便不是她的事了。她飛跑着轉回房子，用一種尖銳的聲音呼號着：

「牠快要死了，牠快要死了，潘狄亞叔父，那條赭色的乳牛！牠一定是哽住了喉嚨！……」

潘狄亞叔父飛跑着跟她來到厩舍。農民們拿一件羊皮外套丟在他頭上，縛住他，不讓他出聲，隨後便往松林裏走……阿克西尼亞跟他們一道。他們幾乎碰着了哨兵，可是虧得上帝庇佑，夜晚是黑暗的，它不會把他們交付給殘虐的敵人。

我們的英雄們把這假仁假義的惡棍帶到了民衆的法庭前面。

早晨，在濃密的松林裏面，義勇隊們大家都拿嚴厲的眼光注視着這賣國賊的無恥的眼睛。

潘狄亞叔父完全萎靡了，他像一株被人砍去了根的草一樣倒下。他收穫着自己播種的東西。他想用玩笑來解脫，用請求來逃掉那不可避免的懲罰。可是人們不願聽他的話。阿克西尼亞把過去的事全都說出，她覆述着自己躲在門後聽到這猶大所說的話語。她一句不潮地覆述着一切。

正像人們自己鋪床自己睡覺一樣。

「永久的恥辱和迅速的死亡！」被潘狄亞叔父害死了的人的丈夫、父親和兄弟等等，給他這樣決定了。

納斯狄亞·科斯狄納的丈夫——塞米昂——想起了他的親屬，忍不住落下一滴苦澀的眼淚，並且說出一句最後而又正確的話語：

「死吧！」

★

★

★

最後的成功

比最初的好。

劊子手卡爾米科夫對我們的義勇隊派出了一支懲罰的隊伍。我們的人數還不很多。我

們必須跑到松林深處，跑到它能掩護我們的濃密的地方。在那兒，另一支義勇隊的殘餘和我們匯合着。那支義勇隊是和日本人打過一次仗後被削弱的。我們缺乏着糧食，而受傷和生病的人很多。敵人一步步地追着我們。我們不分晝夜地走着。路是難行極了。荊棘，濃密的松林，被野葡萄藤到處連結起來，像一道牆垣一樣聳立着。我們必須挺起胸膛，拿斧頭去砍開道路。我們用昇床抬着重傷的人。另外的呻吟着，有的獨自跛着，其他的便被扶着兩臂行走。我們後面留下了一條血印，隨後被雨水洗去了。雲像一些沉重的被蓋一樣懸在松林上面。雨不停地落着，彷彿從一隻洞穿的木桶裏流出。我們馬馬虎虎地藏在一些土築的小屋裏。冬季快要到來了。

現在糧食快完了。口糧發得不够了。公正無私的塞爾格·柏特洛維支分配着食物：每天僅僅一片裸麥製的麵包，水却儘量。真的呀！一種莫大的災禍落在我們身上呀。我們什麼方法不會試過呢！我們連松鼠都去捕來吃了。

當我們打死一隻野豬的日子，那真是無窮的快樂啊。我們把牠燒熟了，雖然沒有鹽，但大家還是狼吞虎嚥，吃得連最小的骨頭都不剩。森林中響着骨頭被我們啃碎的聲音。隨後又是饑荒……我們的人開始發腫了。污穢引來了疥瘡。

隨後敗血症也來湊上一份。瞧着我們的義勇隊，心都會絞起來；大家有着可怖的眼

睛，生在虛弱的牙齦內的牙齒們，輕輕一碰便會像腐敗的果實一樣掉落下來。

可怕的日子呀！

末了，我也一樣，我也不能支持了。我的兩腿腫起來，變得像鉛一樣，我的身上蓋滿了創傷，我的頭髮一把一把地脫下。

我的瓦西爾，他却還好。他跑去採來一些松針給我煎藥吃，他用他的刺刀在冰凍的土地上搜尋着，將松林中種種植物的球莖拔出來。他的兩頰凹下了。他瞧着我，隨後用兩手捧着自己的腦袋。在松林裏面，我和他，我們兩人過得很和睦。可是我們是和同志一樣的生活着，而不像是丈夫和女人。假使他試着靠近我，我便後退着，我不能夠忘掉他以前給我所過的日子。瓦西爾變得對我很少說話了，可是我呢，我却感到我們發生真的友情的時候到來了。不過好像有什麼事不會說破似的。有時候，瓦西爾拿着我的手，將它握住並且歎息着。看到我在防備着，抗拒着，他便走開了。我感到他想對我說什麼，但不敢開口。這人真的變得不能認識了。他和小學教員塞爾格·柏特洛維支，他們成了親密的朋友。他們兩人都有着固執、強韌的性格；甚至在松林裏面，我們的隊長也找到方法和瓦西爾用功起來。

塞爾格·柏特洛維支很喜歡他。他把他叫作他的右手臂。



和大家在一塊，瓦西爾變得比較快活，比較果敢。義勇隊都非常敬重他，聽他的話。假使要到魔鬼的口裏，到最最黑暗的洞窟裏去作一次哨探時，瓦西爾是最先願意前去的人們中的一個。

他一直想着將來。我們單獨住在一個小屋裏。每天傍晚，我們的小屋都擠得滿滿的。冬季是嚴冷可怕的。瓦西爾燃着小火爐，將那些饑餓的、發腫的義勇隊們集攏來。他們倒在一些小小的板床上，聽着瓦西爾的話而眼睛發亮。瓦西爾對他們說：當民衆將莽猛的敵人從自己的土地逐去之後，便會立刻得着一種幸福和光明的生活。他從什麼地方得到這些想頭呢？大家接連幾小時的聽他說着，把痛苦和饑餓都忘了。

「你的丈夫真是一座寶庫啊，亞麗婀娜！」塞爾格·柏特洛維支有時對我說，「他有着黃金的頭腦！我們要能够不丢掉他才好呀！等我們將敵人趕走了，我會用我所有的力量來教育他。怎樣稀少和堅強的悟性啊，怎樣濃厚的求知慾啊……」

當饑餓扼着我們的咽喉，而敵人像一羣狼似的在我們周圍逡巡着時，瓦西爾會不止一次地救全了義勇隊。

裝作可憐的流浪漢，把身子變得低低的，手中握着一根棒子，他便動身走了。他帶着一些農民的證明文件；生得矮小、瘦削的他，是毫不像一個戰士，毫不像一個可怕的義勇

隊的。凡是別人不能通過的地方，他都通過了。有一回出去之後，他遲回了一兩天，隨後却突然出現在小屋裏，正像一隻小小的螞蟻，凸起的背上拖着一個巨大的担負。那些村莊裏的民衆支持着我們；女人們送給我們一些乾的裸麥製的麵包，一些胡葱，一些豬油。人們和瓦西爾是很少不和的。

有一次他去作那照例的遊歷去了。我呢，我已經要好些了，他把我從病魔手中搶出了。我們有好些天沒有得到他的消息。塞爾格·柏特洛維支不安起來。他夜晚簡直不能閉眼。查崗的時候，他走進了我的小屋子，搓了一支紙烟又搓一支。我呢，我睡在小床上，蓋着一件羊皮外套。他坐在我的腳跟頭。

「你睡不着嗎，亞麗婀娜·德米特里耶芙娜？」

「不能夠睡着。」

「你爲着瓦西爾就心嗎？」

「是啦，我就心着。」

「我一樣，我也害怕。希望他不要遇着什麼不幸才好。」

塞爾格·柏特洛維支剛剛說完這句話，門口就有人踏着雪響。

「瓦西亞！」

他給義勇隊總部的人們留住了，他要給塞爾格·柏特洛維支帶回一道命令。我從床上坐起來，凝視着他。我覺得我的心安下來了。我暗暗想道：「那麼，怎的，你，亞麗娜娜·德米特里耶芙娜，你竟開始爲着你的丈夫不在而煩悶起來嗎？」塞爾格·柏特洛維支轉去了。瓦西爾烘熱着身子。隨後他走來坐在我身邊。他向我彎下身子，注視着我的兩眼，好像對一個小孩一樣撫摸着我的頭髮：

「你的眼睛今天非常可愛呢，亞麗洛赤卡……」

於是另一個生活開始了……

義勇隊裏面只有我們兩個女人：阿克西尼亞和我。在起頭的時候，義勇隊們嘲笑着我們：

「以前，娘兒們是只會種菜的，而現在娘兒們却開始要做戰士了！」

隨後他們不再嘲笑了；我們充任着廚師、洗衣婦、看護婦和戰士。我的鎗是一件準確的武器：它從來沒有虛發過。當我們剛剛來到阿穆爾河畔，瓦西爾便叫我練習使用步鎗。在冬季，我們一同去打銀鼠。我是一個專心的人：很快我就練就了我的眼睛，和能够打中一隻由這個樹枝跳到那個樹枝上的松鼠的奇利亞克人比較起來，我不會有遜色。在義勇隊

裏，這種獵狗給了我一些用處。那些拿別人的生命，別人的土地來尋開心的人，他們的腦袋被我的子彈打中的不止一兩顆。在肉搏的戰鬥裏，我也有過一份兒。

有一天我們駐紮在卡巴洛夫斯基南面六十俄里，在阿穆爾河的一條支流邊上。義勇隊的半數突然患了一種嚴重的疾病。

「如果我們找不到應急的藥品，大家會像秋天的蒼蠅一樣死去，」醫生對塞爾格·柏特洛維支說。

這個時期我們的隊伍裏有一個醫生和一個助理醫生。

怎麼辦呢？沒有任何人去做這事。我的瓦西爾也在發着高熱。我去找着隊長說：

「讓我去吧，塞爾格·柏特洛維支。」

這要到卡巴洛夫斯基才行；在那邊，在一個約定的地方，有些同志在等候着，一隻划子已經準備好了。

「你不適宜，亞麗娜娜·德米特里耶芙娜。」隊長說。

「嚇！造成豐年的是麥和裸麥呀！」我回答他道：「一個救助別人的人是一直受着歡迎的！」

「你會遇到很多困難，亞麗洛赤卡，到處都有日本人和俄奸們的伏兵和斥候。」

「可是非去不可，塞爾格·柏特洛維支。」我對他說。

「是的是的，非去不可，」他回答我。

於是我坐着一隻本地的划子動身了。那脆弱而又輕便的，用白樺樹皮造成的小艇，受着我的槳的指揮，像一匹駿馬似的，敏捷地駛行着。我毫無阻礙地到達了指定的地方。上帝使得那逼人的危險離開了。我找到了那些同志。他們把有一隻裝着糧食和藥品的划子的地方指示了我。

「我上了歸途。那划子是相當大的，東西裝得齊船邊。我順流而下，可是那滿載的小艇走得很慢。我使出了所有的力氣。現在已經划到了城郊了。」好的，「我心裏想，我相信已經越過那危險地帶了。」可是，噯！一束亮光一直射到了船舷。一個探照燈！它的亮光由河的一邊流到另一邊，在探照那河流。我縮着身子，忍住呼吸。那道亮光竟落到了我的划子上！「永別啦，同志們！我呢，我會死去，而整個義勇隊也將滅亡。啊，我是怎樣的不願死去啊！」

「當那該死的東西這裏那裏照着時，我便輕輕地將小艇向河岸划去，並且將身子藏在蘆葦裏面。這好啦，但無論如何，我非再走不瀉，我不能留到天明，那樣我便會不能從這深淵逃出了。當我剛剛再開始蕩槳時，而另一方面那該死的東西又向各方面投出它的觸角。」

我的心驚躍過多少次啊！這裏那裏，亮光在我身旁流着，再一秒鐘——它便會浸沒我，而我會被人完完全全看到，正像放在手掌上一樣。我加緊蕩槳，我已把一身弄濕了。突然，又一個新的恐怖！我聽到前面有一隻發動機的響聲……啊，這可倒霉啊！一隻小小的沿岸航船，開足了它那汽油發動機的馬力，由我的對面駛來。

「逃到那裏去，我一點主張也沒有。向前是死，而我的四周也是死。夜晚是墨黑，墨黑的。我看見探照燈的光落在那在亮光中駛行着的小小的沿岸航船上。毫無疑問，我的最後的時候到了！人家會打發我到河底去釣魚了！我呢，在黑暗中，和這船靠得緊緊的，我看到一切。至於他們，在那沿岸航船上，因為很快地從黑暗中穿過那強烈的亮光，他們一定什麼也看不見。這壞傢伙迅捷地從我身邊擦過了。「好啦，我」我心裏想，「凡是命該睡在一塊墓碑底下的人，他決不會淹死在河裏。」於是我重又駛行着。我那樣用力地划槳，以至橈架都唧唧呀呀地歌唱起來。我自己嘲弄我自己：「我會將肉體帶回去，至於靈魂呢，我却不能保險了。」天亮時，我重又和同志們會着了。誰知道誰家誰家。這些這裏長着的這撮白髮，便是在這個夜晚晚得來的。這是一個紀念品。每次我回憶到那些亂七八糟倒在地上的七十個漢子，我的心便凍結起來。

這首詩是愛情如環，註重了瓦西爾的和平。瓦西爾固非勇士。此句指其和平而無驚險。此環無終極。註重日本人的和平。日本人也出一車轉轉得國需的和平。此句指其和平而無驚險。

入一避敵亦無不血。日本人則一避讓敵一避讓。此句指其和平而無驚險。此句指其和平而無驚險。

不。我的瓦西爾已經康復了。他們註重我們義勇隊的同志們也都痊愈了。而一個決定的行動的時候到來了。這是一九二二年的冬季。此句指其和平而無驚險。此句指其和平而無驚險。

可。我們的義勇隊被派去炸毀一個鐵路火車站上的橋樑。我們非使得日本軍隊停止前進不可。瓦西爾和我，我們會提議去作哨探。事情是危險的。這天瓦西爾的情緒不大好，雖然

是他自告奮勇的要去。同一陣寒風，寄聲陣陣。此句指其和平而無驚險。此句指其和平而無驚險。

我呢，我用笑話來安慰他道：「當然，此句指其和平而無驚險。此句指其和平而無驚險。」  
「雷並不是每朵雲裏都有的；並且即使有，它也不會落下來；即使落下來，也不會落在我們身上；即使落在我們身上，它也許只會燒灼我們而不會打死我們。」  
「可是說過這話以後，我覺得自己的心是那樣不愉快地緊縮起來，我覺得有一個重量在壓着我。我和瓦西爾，我們商量好如果我們落在日本人或是復辟黨的手裏，我們便裝作是一對喝醉了夫婦。我們沿着那條通往火車站的路走去。」

「俄國佬，站住！」一個日本哨兵手中握着一支鎗向我們跑來，「你們到那裏去？」  
「回家去，」瓦西爾指着一個離開火車站不遠的村莊回答。  
日本人用鎗托撞擊着瓦西爾的駝背。瓦西爾發出一個歎聲將腰伸直了。可是他記起他是裝作駝背的，於是重又僵僵起來。這事使那日本人覺得可疑了，他連忙摸索着瓦西爾的背，於是他猜到這箇子是沒有下雨生出的。

他將我們帶走了。他搜查我們。當然，他什麼也沒有發見。他將我們關進營房的一個地窖裏。我們兩人心裏想：這可要死啦。我們運氣還好，他們沒有通譯。他們派人到另一個交車站去找通譯去了。同一個夜晚，在黎明時候，那將橋梁炸毀了並且使得日本人離開了營房的我們義勇隊同志們，給我們恢復了自由。我們跳出了地窖，我們看到那日本哨兵臂下挾着鎗跑去藏在廐舍裏。狂怒着的瓦西爾追在他後面。我呢，我跟隨着瓦西爾。那日本人轉過身向瓦西爾走來，瓦西爾舉起了他那沒有武器的拳頭。可是日本人突然輕捷地彎下身子，用頭向我的丈夫一撞，正撞個滿懷。瓦西爾倒下來，面孔朝天。我呢，我像個死人一樣站在那裏不動。日本人像一隻野貓一樣縮着身子向我衝過來；他已經拔出了他的刺刀。瓦西爾趕快爬起來，拖住日本人的腿子。日本人吐出一串純粹俄國語的罵人話，用着所有的力氣，將他的刺刀插進了瓦西爾的肚子。瓦西爾倒在雪上，他的鮮紅的血液澆着那



雪。直到我們的人跑來結果了那日本人，我才回復了知覺。我連忙向瓦西爾奔去。他用兩手握著那柄刺刀，想要把它拔出來。刺刀插進去很深，不容易拔出。他咬緊著牙齒。義勇隊同志们畢竟將那刺刀拔出來了，他們將瓦西爾睡在一些大衣上面。於是我們將他抬進了樹林。給他診視過的醫生對我說：

「來，亞麗婀娜，我們要預備一些藥水來洗傷口。」

我跟隨着他。他儘可能地將我拉到離開我們的小屋很遠的地方。

他的情形已經絕望了，亞麗洛赤卡。他最多只有一兩小時可活。一種內部出血，處在我們的境地，是沒有辦法止住的。

我的兩腿立刻在我的身子底下軟弱起來。

我向瓦西爾跑去。他睡在那裏，我的愛人，沒有一滴血，臉色嚴厲、可怕。他瞥見了我，他的嘴角微笑起來，並且整個臉孔都煥發了，正像被陽光照著一樣。

「亞麗洛赤卡！我的亞麗洛赤卡！」

他抓著我的手，將它輕輕地貼在他的頰上。他那雙痛苦的眼睛，正像一個生病小孩的眼睛一樣深深地凹進去，那樣深深地凹進去，並且死亡的青色的環已經圍繞著那雙眼睛，死亡的冷汗已經濡濕著他的寬闊的額……我嗚咽起來。他却撫摸著我的手說：

「這毫不算什麼，亞麗洛赤卡，大家都有死的時候。原諒我破壞了你的生活，原諒我不會給過你片刻的快樂。我在你面前犯的過錯是很大的。你相信這事嗎？我非常厭恨我自己，可是我不能自主。直到這裏，在這松林裏，我的眼睛才睜開來。我想到別人，想到了你。我是一直愛你的，亞麗洛赤卡！我之所以生氣，我之所以打你，是因為我嫉妒你的緣故。因為我覺得像我這樣的人是配不上你的。配不上你的美貌，配不上你的膂力。我自己，我是一個毀壞了、腐敗了的人，而我想毀壞你，使你降得同我一樣，使你變得和我相似。我的愛情是險惡而又可怕的。我吻着你的足跡，吻着你踏過的土地，可是當我和你一塊時，我便像一隻狂怒的狗一樣撲過來，將我對於自己的孱弱所感的不滿，完全發洩在你的身上……」

瓦西爾死時有着可怕的痛楚。他發出一些大聲的叫喊，呻吟着、懇求着：

「醫生，請了結我吧！……請你使得這種不能忍受的痛楚停止了吧！……我再也受不住了！……」

在死之前，他甯靜下來了，他克制着自己：

「亞麗洛赤卡，留在這裏，不要離開我，我冷，我怕……」

我像對待一個小孩一樣撫摸着他的頭髮，使他安靜下來。多麼親愛的人啊！……他發

出了最後一聲歎息：「亞麗……」於是……這便完了。

我像一隻受傷的牝狼一樣慌急了……爲什麼呢？也許有人會問。上帝解去了我的束縛。我會勉強和他既沒有愛情也沒有快樂地結合着，我們曾經不能再壞地共同生活過；這只是打擊和鬥毆。不過，在艱困和流血的時候，這人却在我面前顯出了他所有的新的出人意料的。從我們動身來到松林的那一天起，我們的生活便成了一種遊戲：口裏一直說着一些溫柔的言詞，一直說着一些笑話和諺語。我們非常親睦地過活着，像朋友一樣，像同志一樣。我們非常愉快地過活着，彷彿經過一番難堪的離別重又遇着一樣。

這天晚上，我拿着鎗在瓦西爾身旁守護着時，我什麼事不曾想到呢？我什麼誓不曾發過呢？那黑暗的夜晚，只有它知道。

這天晚上，我還不會知道我身上已經懷着瓦西里·斯特帕洛維支的兒子。

人家沒有讓我把我瓦西爾送到士裏。他們埋他的時候我不在場。黎明時分，來了一個命令：我們義勇隊要緊速增援革命軍，並參加伏洛查伊服卡要塞的攻擊。

得寵的人雖有權勢，

但却不會長久。

「伏洛查伊服卡」，這名字是可怕的。這是個有力的名字。凡是參加過伏洛查伊服卡之役的人，對於這點知道得很清楚。這是一個俠勇之戰。這是一個民族之戰。

說說是容易的：四十八小時！我們會進攻了四十八小時。天氣寒冷得可怕，鳥雀在飛行的時候凍結起來，人們感到呼吸困難，感到身體內部在燒灼。我們非將防禦工事做得極端堅固的伏洛查伊服卡村佔領不可！那邊，在他們那邊，在日本人和復辟黨那邊，他們有着各種各色的學者、專家來作防禦工事。他們將四周裝上了有刺的鐵絲。單是這種可惡的鐵的荊棘，就有十二道。而周圍還聳立着那麼多的大砲，那麼多的機關鎗，由這些可惡的敵人瞄準着，以至沒有一塊活生生的地方不會被他們的鎗彈或砲彈打擊過。

當我們必須從一片平坦而沒有掩蔽的田野前進，必須在凍得死人的雪上飛行時，他們却在距離玉卡納尼圓丘不遠的地方，安安穩穩的，暖暖和和的，吃得飽飽的，站在他們的壕塹後面。

在那邊，在那可咀咒的一面的人們，他們是十分安定的；他們以為革命黨決不能夠攻下伏洛查伊服卡。防禦工事は做得再好沒有了，真的，人們決不能夠赤手空拳將它打下。

他們都是些勇猛的，精選的傢伙，是一些最黑的烏鴉，最野蠻的劊子手。有許多沙皇餘孽，以前都是拖指揮刀的將官，對於他們，回到故鄉的道路已經永遠斬斷了。可是他們

絕望之餘，却用全力抓住祖國的最後一片土地。這是些可怕的部隊，他們曾受過訓練，他們懂得最小的錯誤便會是全部的崩潰。他們會計算一切，估量一切，這些數學家，他們知道怎樣打擊和從什麼地方打擊。祇有一樣事情，他們忘却預計了：他們太仇恨民衆，他們看不起民衆，可是民衆却是一種卓絕的力量。

於是我們走着……冒着可怕的寒冷……一些穿得壞的戰士，藏在深厚的雪裏，整整一天在等着有利的時刻。我便是和這些人一道肩併肩地走着，而今天我的臉上還感覺到垂死的同志的氣息，並且他的訣別的話語一直在我的耳裏響着：

「我死啦，亞麗婀娜……等我剛剛斷了氣，就請你把我的氈靴脫下，送給我的弟兄們和同志們。我是怎樣的難過啊……唉，能够活到明天就好啦！……明天，鎗匙便握在我們手裏了……」

我永遠不能忘掉那第一天，二月十一日。好像一道不能阻禦的熔岩的奔流一樣，戰士們步行去進攻。他們深深地踏在雪裏，雪埋到膝蓋，他們空着雙手向那有刺的鐵絲網走去。用來割斷鐵絲的剪刀，我們並沒有。人們在冰雪中凍得麻木起來。有的用一些襪襪，有的用一條圍巾，將兩腳包裹起來，於是他們前進着，他們前進着……他們用剪刀，用馬刀，盡力砍着鐵絲網，用他們的身軀將它弄平起來，他們成堆地撲在那些樁柱上，搖撼着

它們，推倒它們。敵人以一陣鉛雨，以一些狂暴的榴霰彈澆着他們。人們倒下來……退下來，留下這些同志掛在鐵絲網上。

掛在鐵絲網上的人們，有的呻吟着，有的沈默着，永遠閉上了眼睛。朔風、嚴寒，真是災難呀！眼睛像被針刺着，充滿了一種可怕的雪粉。在這可怖的寒冷底下，人們很快的便在雪上凍呆了。一個輕微的創傷，本來在一星期內可以痊愈的，可是受傷的人留在雪地上，迅速地弱下來，像一支風中的蠟燭一樣熄掉了。毫無有辦法立起來，敵人在掃射着你。我們非等待那能够爬回後方的片刻不可，而這片刻却像是永恆。一個受傷的人在這樣的嚴寒下面是不應當呆着不動的。另外一些便匆促地繫上綑帶，他們的血在傷口上凍結起來，綑帶變得堅硬了，上面又蓋上了雪花，——真是糟糕的事啦！

戰鬥持續了二月十一日的一整天。他們防禦着每一寸土地。他們在那邊，是守得好好的。他們將我們打退了。我們休息了一下，再又進攻着那有刺的鐵的圍牆。我們又被一陣暴風雨似的射擊打退了……再又前進着。我們的一部坦克破壞了兩行鐵絲網。我們正要快活起來的時候，敵人却從他們的鐵甲車裏放出了一顆砲彈，而我們的坦克便不能使用了。

這一天，我們雖然異常奮激地攻打着，但却一點辦法也沒有。我們奉到命令退下來休息幾小時。

休息一回之後，我們又轉去攻打着，向前，向前呀！被鎗彈掃射着，被砲彈轟破了肚皮！一陣可怕的爆炸震動着天空，這真是地獄呀！幾千幾百無名的革命戰士的勇氣還在繼續增高起來。

我向自己身旁的這些人看了一眼：大家臉色青青的，手、腳和臉孔都凍木了，可是兩眼却閃耀着一種不能克服的固執！

不！這些人是決不後退的。這些人是決不怕死的。

一個還沒有鬍子的，剛剛學會拿鎗的，非常年輕的孩子，在我的身旁受傷了。他發出一個歎聲，那親愛的人兒。我連忙向他跑去。我瞧着……而我閉上了眼睛。一顆砲彈的爆發將他的整個背部炸破了。可是他繼續跟在義勇隊後面爬着，並且爬得怎樣的快啊！乾燥的雪飲着他所有的熱血……他留下一道寬大的，血淋淋的痕跡在他的後面……

「你到什麼地方去？」我對他說。「回到後面來！我們爬到戰地醫院去吧！」  
我把他攔腰拉住，可是他想掙開。

「前進，」他以一種沙啞的聲音說，「祇有前進，亞麗婀娜姊！」

隨後他不作聲了……他的頭埋在厚厚的雪裏……我扳起他，我把他的手臂交叉在胸上，我吻着他那還是溫暖的嘴唇……

我向塞爾格·柏特洛維支帶着弟兄們衝鋒的那面看了一眼。我看見他跳起來，看見他把手放在胸口。我向他爬去。他受傷了。他失掉了知覺。隊員們對我說道：

「趕快把他帶走，亞麗婀娜！如果他冰凍起來，那你就完了！」

我抓住他，我帶着他爬。沒有辦法站起來，人家會立刻將你打死。在一小時以上，我像一隻螞蟥一樣，拖着我的担負。我的眼淚在我的頰上凍結起來。這忠實的漢子在我是最親愛的人還要親愛的。

我畢竟將他救出了。當我剛剛離開那鎗戰激烈的戰場，我便將他負在我的背上，大踏步地走着。

戰地醫院擠得滿滿的。並且不單是戰地醫院：在倉庫裏、在走廊上，到處地上都是一些睡倒的人。到處都是一些血蕩，而外面也是被血染紅了的雪。醫生和護士都忙個不停，他們的罩衫正像屠夫的罩衫一樣塗滿了鮮血。他們急着施行手術，竟至用剪刀劃開氈靴、襯衫、褲子等等。許多受傷的人按次等候着。他們給我卸下了塞爾格·柏特洛維支。我稍稍烘熱一下身子，我用脂肪塗着我的兩手，我的指頭都腫得像一些藍色的香腸。我握不住



我的鎗了。我回到我的同志們那邊去。我和戰士們一道去進攻鐵絲網。我不能夠射擊：我的手指凍硬了。於是我將掛在鐵絲網上的受傷者解下，我把他們拖到戰地醫院。這是很苦的事呀。因為我必須在彈雨底下將他們運走。

到將近傍晚的時候，我看見一個人掛在鐵絲網上。一個強壯的人。這必定是一個力士。他的肩膀生得很寬。他像斬作兩段似的掛在鐵絲網上，正在喘息着。他的嘴裏滾出泡沫，頭垂得很低，呼吸困難。我輕輕地將他拉起。可是那時鎗戰變得異常猛烈了。我看見我們這邊的人開始退下來。而我呢，我不願意拋棄這掛在鐵絲網上的人！這是我的摺獲物呀！我居然將他解下了。鎗彈呼呼地響着，沒有辦法將他背起來。我睡在地上，用腳拉着他跟我。我爬了幾步，隨後我又將他拉到我身邊。我一面爬着，一面拉着。他一句話也不說，祇苦悶地喘息着。他什麼地方受傷了呢？我一點也不知道，可是我看出他活不了多久。

這時我們這面的人退到了一個廣大的扇形地帶。日本人和復辟黨看到了我們。這些該死的傢伙，他們對我們傾注着他們的子彈，他們用子彈澆着我們，子彈在我們四周呼呼地響着。我躲在雪裏，隨後我又開始爬着，並將那受傷者拉在我的後面。他知道事情壞了，他對我叫喊道：

「你一個人爬吧，老弟！敵人會把你和我一同打死的。」

我的心像被鞭打着一樣。把他拋棄？拋棄一個在臨終時候的同志，這是最卑劣不過的事。並且這人在我看來是還有希望的，不錯，他受傷了，可是他的聲音還很有力。

「我不會拋棄你的！」我對他說，我繼續爬着。

敵人一直在用子彈澆着我們。我們最後的時候近了。

他對我叫道：

「放了我吧，蠢東西！你看看我呀，勇敢的漢子……憑着革命的名義，我要求你將我拋棄……給我執行戰鬥的命令吧：我是步兵第五聯隊的分隊指揮官。我命令你服從我的命令！……」

指揮官在發命令，並且是在戰鬥的地位——這非服從不可。我幾乎氣憤得叫喊起來。

我去下了他，我獨自繼續爬着。我看見我們這邊的人重又上前去進攻了。我回到他的身邊。我又開始拉他。他抗拒着，用腳踢我：

「混賬東西！」他對我叫着。「去衝呀！去衝呀！卑怯的傢伙！胆小的傢伙！你不看見我們的人在前進嗎！」

我什麼也不說，可是我繼續盡力地推他；他在雪上滾着，正像在冰床上滾着一樣，空

氣被滾得呼呼地發響。我使他滾了一俄里左右。這天我是多麼筋疲力盡啊！我什麼力氣都用完了。我再不能夠拖他了。這真使人絕望得叫喊起來。突然一陣嘔吐湧上了我的喉頭。我坐在受傷者的身旁。我把手放在我的肚子上。胎兒在動！我的力氣彷彿增加了一倍。我把受傷者拖到鎗彈射擊不到的地方，我跑去找尋担架兵。醫師們將他接過去了。我呢，我跑去烘火。身子烘熱之後，我便去看那被我救出來的人。我看見他睡在手術案上。人家正在給他從手背上取出一顆子彈。他的左腿和他的兩臂都受傷了。我走近去。突然，我的心顫慄起來：

「米卡爾·沙維利赤！」

他！這是他，睡在這案上！

米卡爾·沙維利赤推開醫生，用他的肘節撐起身子，瞧着我：

「亞麗婀娜·德米特里耶芙娜！」

「啊，你們原來是同鄉啦，」醫生笑着說道。「可是將你從那有刺的鐵絲網上拾來的就是她呀。這是一個勇敢的女人。今天，你並不是第一個被亞麗洛赤卡從死神手裏搶出來的呢。」

我便是在這樣的地方再遇着這男子……經過那麼多年的分別以後……並且是在怎樣的

情形下重又見到啊！

醫生不准我再上火線：我的手腫了。

當米卡爾·沙維利赤受完手術以後，我走去看他。我把我的痛苦，我的無邊的損失告訴了他。我的確變得衰弱了，因為直到這時我才流下了眼淚。我以全身所有的眼淚爲瓦西亞而哭泣。米卡爾·沙維利赤把他自己的故事講給我聽了。當我們和德國作戰的時候，他在戰壕裏過了四年。等到革命爆發了，他便跑遍整個俄羅斯，在許多地方戰鬥着，清除蘇維埃土地上的俄奸與外寇。

二月十二日清晨，我又一次跟隨着我們的義勇隊。

並且我和我的同志們一道打下了伏洛查伊服卡。

早上，我跑去看了一眼：所有的土地，在打了仗以後，好像耕過一樣。在我們義勇隊宿營的地方前面，原來有一個小小的樹林。可是現在沒有一株樹的痕跡，一切都被砲彈掃光了。

砰！砰！砰！——在黎明時候響着三聲大砲。

我們這面的人知道這是進攻伏洛查伊服卡的信號。

他們，連忙出發去攻擊。日本人和復辟黨的鐵甲車使我們吃了很多苦頭。我們這面便

用砲兵將他們壓制着。到十點鐘光景，戰鬥進入了最激烈的階段。我們的鐵甲車上場了。我們可以吐一吐氣了。可是敵人也愈來愈兇了。我們的人右邊左邊一排排地倒下；至於那些仍舊站着的人，却沒有任何力量能夠將他們擋住。我們義勇隊是走在最前面的一部份。我們非常憤怒地衝上了最後幾列的有利鐵絲網。

幾百幾千的人留在這裏，一瞬不返，掛在那些有利的鐵絲網上，而那些活人便從他們的身體上面……從那些親愛的人們的身體上面跑過去扼住敵人的咽喉！而他們果然將敵人的咽喉扼住了。我們躍進了戰壕。日本人和俄奸們動搖起來並且逃走了。

我們在他們那邊什麼東西不會得到啊！暖和的服裝——羊皮外套、氈靴——各種各色的武器，和一些貴重的食物：巧克力、紙煙、一盒盒的滋養品。這一切，這是他們的盟友單單以根絕我們為條件供給他們的！可是他們失敗了。

儘管我們貧窮，沒有充分的武裝，並且要拉緊腰帶，但我們憑着民衆的精神，不屈不撓的意志，我們仍舊是強大的。我們畢竟打败了敵人！民衆是被一種非凡的精神鼓舞着。他為着自己的利益，為着主義而戰。難道看見過太陽神聖的光的人，能够心甘情願地變成瞎子嗎？

在興奮中，我跳進了一個壕溝。我看見一個日本軍官在急促地向他的兵士們吩咐什

麼。我朝他開了一鎗。差了一點點——我沒有擊中他，我的手不如心。但是我的同志們及時跑來了。接着發生了一回肉搏戰。被我打傷了的日本軍官爬起來跪着用他的手鎗向我射擊。我倒下了，中了三顆子彈……

我不能不休息一些時候。我在卡巴洛夫斯基的病院裏度了將近三個月。——卡巴洛夫斯基那時已經落在我們手中。我的創傷幸而並不嚴重。人家將我醫好了。

有一天，我接到了一個召集命令。這是指揮部給我的。我去了。我遇到我們義勇隊的許多熟識的臉孔。遇到我在戰鬥中結交的許多朋友。並且還有塞爾格·柏特洛維支。

「爲什麼叫我來呢？」我說。

「你會知道的，」他以煥發的笑容對我微笑着說。「你難道以爲你救了你的同志們的性命，人家會不給你褒獎嗎？」

我坐下來。在那時身體很重——我已有了八個月的身孕。我看見米卡爾·沙維利赤在靠窗的地方瞧着我。他手臂還用綳帶吊着。他的臉孔嚴肅，可是眼睛却愉快地笑着。自從我看到他睡在手術案上那天以後，我們不會再見過。

米卡爾·沙維利赤來到我面前，並且坐在我的身旁：

「你發胖啦，亞麗婀娜·德米特里耶芙娜。」

面露「當我有了八個月的身孕時，我自然最容易發胖呀，」我說道。日輪畢竟未變。

於是我笑起來。

隨人他有一種嚴肅的容貌瞧着我，隨後用他的手臂圍繞着我的肩膀。

「我們一道將他養大起來，你的孩子。」

請胃我瞧住他那雙灰色的眼睛。

「好的，一道。」

我覺得自己周圍的一切都靜寂，莊嚴。我們義勇隊的旗幟懸在牆上。

有人喚着我的名字。有人驗着秩序單。有人宣讀命令：

爲着我對於戰爭的功績，革命政府授給我紅旗勳章。土

我動也不動；隨後我的神志清醒過來，並且——我承認這是古老的惡習——我在

我們義勇隊那滿被子彈洞穿的旗幟前面慢慢地劃着十字。隨後我又一動也不動；

向在場的人們抬起了眼睛。沒有任何人對於我這不適宜的舉止露出微笑。我朝着我

的同伴們，朝着我的朋友們走上一大步。

「同志們，我說什麼好呢！那些應當將我所感到的一切表現出來的話語，現在我還不

會想到。今天浸浴我並使得我的靈魂溫暖起來的光與熱，會使我一生受用不盡。因此，我

熱誠地劃着大字；你們當中甚至沒有任何人微笑，你們一定懂得我想藉這手勢表示我已和我以前的生活斷絕了關係。這並不是出於信心，不是的！現在，一切都過去了，像被火燒了一樣。我想求點知識，可是我不曉得怎樣下手。我對於生活有着很大的慾望，我是那樣的想要生活，以至我想將生活抓來一塊一塊地咬嚙。有一個我們義勇隊的同志，在伏洛查伊服卡的戰鬥中，死在我的手臂裏，他當時急着要跟土他的同志：「向前呀！一直向前呀，亞靈娜姊！」而他的言語，我一生都不會忘掉！——這本國最長古詩的題語：「向前呀，我們非向前不可！敵人還有很多，我們非把我們的土地全部解放不可。在生活上，我們的努力將是無窮的，我們應當留下一道深深的痕迹，好讓我們的孩子們比較容易走上他們的道路。」

「我覺得自己身上有一種強大的力。睡在醫院裏，我非常焦躁着：「啊，醫生，我不能留在床上呀！」我對他說。我的兩手要求着工作。」

「我請你們向領袖轉達我的莫大的謝意和深深的感激：正像什麼人所說過的一樣，一個人在結冰的小徑上爬着，可是革命將他帶上了大路。」

我應當老實告白：我沒有能夠完結我的演說……我的喉嚨塞住了。我就停在那裏，一面流着眼淚。

丁八日（完）是第三十四年二月二十日譯畢於永安。







那封沒有寫完的信放在書桌上。一股熱風不時打從敞開的窗戶推着那輕飄飄的窗簾。天已晚了，街上燈火的返光閃爍着向層樓流去。

在遠遠的下面，在那公共廣場上，橡皮輪在柏油路上發出微聲，制動機在十字路口轟然響着。

窗簾像一片風帆似的向裏面鼓起，貼到華利亞的頰上。她戰慄了一下，伸手抓住窗簾，拿它的一端擋着眼角。這是每天最難過的時候。再過幾分鐘，她便可以吧燈開起來，而後便是把信送到郵局去的時候……

突然，她記起來：她剛才一直坐在窗口想着，想着她自己，她在那封信上幾乎什麼都沒有說。

她重又讀着末了的幾句話：

「……我從後面推着它們，我盡可能地催逼它們：早晨，快點過去吧！白晝，去你的

吧！黃昏，快點完結吧！我拿棍子趕走它們：過去吧，快快過去吧！我用不着你們，而每天晚邊，正和我曾經對你說過的那樣，我非常愉快地在那壓在你書棹的玻璃下的小日曆（你沒有忘掉它吧？）上劃去一格。還剩下十天，雖然此刻還不過八點，可是我忍不住已經把今天的這一格劃去了！），以後我可以一里一里地算，一站一站地數，而再也不用一天一月月地計算了！這一次的旅行要化十天工夫，真有這樣的事嗎？我簡直不敢相信！我從來沒有坐火車旅行過那麼久呢！

「我買了一口很好的，有皮帶的小提箱。這口箱子漂亮極了。它的價錢很貴。可是，這，我不在乎。我動身到你那邊去，以及和這有關的一切，在我都彷彿是一個節慶。我準備有一切最漂亮的東西，我要穿着最好看的衣裳來旅行。」

「啊，什麼時候這種『書信的生活』才能告一段落呢？什麼時候我才用不着等上十二天工夫才能把此刻所想的事情說給你聽呢？並且還要過十二天才能得到你的回音呢？」

「爲什麼你在每封信上要委婉地提到在遠渥納亞，在你那邊，女人很少呢？爲什麼你要告訴我許多女人要去，但還沒有到呢？爲什麼你要對我說她們也許會和我同時到那邊這一類的話呢？」

「你也許以爲那邊假若有許多女人，假若你和誰談了話，我便會嫉妬嗎？這種推測對

於我是怎樣的侮辱啊！嫉妬？我？這是多麼凡俗！真的，你這樣不了解我嗎？

「當人家對我說：『她嫉妬』時，我往往想起我們那瘦小的理髮女人維拉·德尼洛芙娜。每逢比較年輕一點的娘兒們到她那裏去理髮，她便設法將她們拉到自己身邊，不讓她的丈夫和她們接近。這使我感着厭惡和恥辱。但這事再不要說啦。够啦……」

這些話都是華利亞在早晨開始寫那封信的時候寫下的。

她抓起筆桿，匆匆地添下去：

「但是不對，不對，我嫉妬的，我嫉妬。我會找出許多無聊的事情來，而我自己也不知道會找出些什麼。我明明記得你並沒有在每封信上提到那邊女人很少，你不過說過兩次罷了；但這並不能阻止我生出一些無意識的想頭，並使我自己糊塗起來。老實告訴你吧：當我們還不在一塊的時候，我是不會讓你安靜的。我不許你有快樂，因為我，沒有你，我是一直覺得很苦的。當我從你的信上看出你在惴惴不安時，我便痛苦着並且憐念你；可是當我接到一封甯靜的信時，我便和一個蠢女人一樣嫉妬起來，正和維拉·德尼洛芙娜在她的理髮店裏一樣：我爲着一切，爲着你所交談的人們，爲着你所看到的樹林等而嫉妬……並且，還要告訴你，我對這種行爲並不感覺懊悔。因爲，總而言之，你和我隔得遠遠的而會覺得快樂，那是的確不公道的。你不能够有快樂，你明白嗎？我要知道你並不覺得快

樂，而且祇有在我的確知道你是那樣的時候，我才會有別的要求。我承認，我不願意使你痛苦。我很願意你有相當的舒服。但再不能有所超過。好嗎？……」

她把筆桿放下，浮着微笑的臉孔，紅紅的正像和人熱烈地談話過一樣，仍舊坐在那漸漸暗黑下去的窗口。

裝在過道口上的門鈴響了。華利亞傾耳聽着。沒有任何人去開門，大家睡了嗎？又是一陣鈴聲。她不高興地起身向門口走去。

這是郵差。但並不是他所熟識的、平常在五點鐘的時候將她丈夫的信送來給她的，那留着鬚鬚的矮小的老人，而是一個陌生的，一個帶着一隻小皮包的青年。他遞給她一封電報。她拿硬而且鈍的鉛筆在同單簿的灰暗的紙上簽了字，隨後過道口上便祇剩了她一人。心砰砰地跳着，她把門關上，免得有人來妨害她看那電報。她倒在沙發的一角，並且縮作一團，然後拆開那封電報。

這並不是她丈夫拍來的。她看開頭一兩個字就知道，但等到全都看完了，卻不懂得其餘的意義。

她勉強再看一遍，她的眼睛在字上溜過，但這次她幾乎仍舊什麼都不懂。可是她突然覺得嘴唇乾了。她祇懂得：她必須有所行動，快，快！她跳到地板上，很快地走着，但却

碰到了牆壁。她要找門，可是再沒有門了，她已看不到門，於是她站在房子中間，拚命不想，不去想這些印在紙上的黑字。可是這些字却違反她的意志，開始愈加迅速地在她的頭腦裏集成成語句了；她必須在這些句子沒有集成成功以前，儘快地找到一個出路才行。

她瞥見門正在她面前。她的頭腦清楚起來了。她看出自己手上還拿着那封電報，於是她第三回看那電報，慢慢地看，這次每一個字她都看懂了。

再沒有什麼好等待了。再沒有什麼地方好去了。陣亡！什麼都沒有了，什麼都完了。人沒有空氣還很可以活幾分鐘。她得度過這幾分鐘，並且找到一個出路。

她非但沒有絕望，却還有着一種發狂似的興奮。「這毫沒有甚麼，這毫沒有甚麼。最要緊的是不要回想，不要思索；而必須立刻行動！」

她跪下去從床底下拖出一隻小提箱，她軋斷了一個指甲。打開小提箱：那老舊的斯韋氏手鎗正在那兒。她鬆了一大口氣。……可是子彈呢？她的血凝住了。沒有子彈！但它是有的，它是有的。冷靜一下吧。放在那裏呢？……她閉上眼睛，盡力思索着。一些螺鈿扣子，一些揷鈕，一些美髮捲，在那裏，在那些東西旁邊，放着子彈……對啦，放在那馬口鐵盒子裏面……那圓而有花的馬口鐵盒子……可是在甚麼地方呢，這盒子？靜靜地配一記吧……對啦！書架和書，那小小的花盆子放在那些書上。這是在小孩的房間裏。

一驚，她很快地跑進去，因為蕾諾契卡睡在那裏，她還想到不要開燈。她心上突然感着劇激的痛楚。

蕾諾契卡！

她覺得自己落進了陷阱。

房裏靜悄悄的，那常是慢了的小擺鐘在忙着滴嗒滴嗒地走着。這使人嗅到小孩浴後的熱氣，而五斗櫃上那玫瑰色的大肚子小洋娃娃散發着寒璐璐的氣味。

小擺鐘滴嗒滴嗒地響着，熟睡着的蕾諾契卡發出微微的鼾聲。

華利亞不再忙亂了；她蹣跚着腳尖輕輕地繞過小牀。她記得一點不差，盒子的確放在書上。她把它拿到燈下。那裏面有兩顆子彈藏在那些螺鈿扣子和揷鈕中間。兩顆老舊而褪色的了，亮上起了銅綠的子彈。

她把兩顆子彈裝進鎗膛，並將那上了子彈的手鎗塞在小提箱內。

「小女孩是畢竟不能拋棄的。不錯，她會被人家收養、援助，可是我畢竟不能這樣做……蕾諾契卡還小得很呢。她對我微笑着並且喃喃地說着聽不清楚的話語；可是不要想這些吧。她是那樣的小，沒有我也會慣的。起初，她定會有些哭吵，而後便也不會覺得怎樣了。如果做父母的自以為孩子少不了他們，那是因為想使他們自己高興的緣故……問題



祇在把她安頓得愉快就行。而她定會愉快的。難道我不愛她嗎？假使我不愛她，我就不會等到天明。可是我却等待着。還有多少時候要等呢！並且怎樣度過這些時候呢？

房子裏所有的東西都在原處。華利亞的頭腦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清楚過，但她卻不能夠哭泣。她再走進孩子的房間，把那小擺鐘拿來。這時是九點五十分。

「我得等着，等到天明，無窮盡地等着。我得自己留心着。一切都得儘可能地慢慢動手才行！」

她在窗口站立了一會。沒有關好的小提箱擋着她的路。她仔細將它關好，並將它推到床底下。

突然，她覺得過道口上的門鈴在輕輕地響着。她開了門，走到樓梯口上。樓梯和平常夜晚一樣什麼人都沒有。那送電報來的人曾在這裏站立過。

她重又回到房間裏面，看一看鐘：九點五十四分。

她究竟不能這樣垂着兩臂站在房子當中，一直站到天明的。她沿了牆壁在房內兜着圈子，她走到了衣櫃面前，她把櫃門拉開。

在她那些花花綠綠的夏季衣服當中，一套軍服掛在衣架上。寬而空的兩肩向下垂着，而在一邊的肩上有着一塊粉痕。這是華利亞用的玫瑰色的粉。

她覺得那緊握着全部絕望的腕力突然鬆開了。

她伸着兩臂去抓那軍服，可是她覺得自己的心要爆裂了，她覺得自己再不能夠忍耐，再不能夠等待。她不敢觸那軍服，她慢慢地蹲在地上。把額擱在衣櫃最下一層的板上，她便一直這樣蹲到天明。她把一件有着樟腦氣味的舊的花格布衣裳靠近臉孔揉搓着，希望自己終於能夠立刻哭泣，可是眼淚沒有上來。

★ ★ ★

她有着三個托兒所的地址。一個離得太遠了。到那裏去是不合理的。

她在第二個托兒所面前下了車，穿過馬路在對面的人行道上站了一會，兩眼凝視着那些稍稍陰暗的，露出一串花花綠綠的小紙旗來的窗戶。

她呆呆地站住，注視着，並且想使自己能夠平平靜靜地設想蕾諾契卡會到那裏，會到這些窗戶裏面去生活。生活而且長大起來。不，這樣的事情，她不能夠想像。這地方是不適當的。稍許陰暗了一點。不，這不對。這地方太大，太嚴肅，太多成人味了。這和小孩們不相宜。

第三個托兒所是一座小小的房子，一座老舊的私人邸宅，門朝馬路，向着太陽。

華利亞遲疑地走進去，一面向四周探望。進口爽朗無人。窗欄上有一隻大花盆。黑

色的泥土裏伸出一片水綠色的，小得可笑的葉子。四周的牆壁後面，聽得出許多小聲的叫喊，一種不斷的嘈雜，一種騷動。日……一隻灰色的溫良的貓，戴着一頂用帶子繫住的草帽，從那開着的門口懶洋洋地走了進來。走到房子中間，牠便回轉身，從容不迫地用腳把草帽抓下。三個很小的女孩，穿着鼓起的短裙，在牠後面追來，她們全都笑得前仰後合。圍着那貓，高興極了。一個身穿白罩衫，蹙額微笑的女人，向華利亞招呼着，並彎下身子拾那草帽。

這一切都合了那少婦的意。她把昨天傍晚收到的電報遞給那穿白罩衫的托兒所所長，並和她談着蕾諾契卡的事。所長看了電報，拿恐怖和迷亂的眼光觀察華利亞，並且揮着兩臂叫那些雖已顯然失去滑稽的氣分，但還想繼續笑下去的小女孩們安靜下來；她們祇好彼此看看，偷偷地再笑一下。當那些小女孩們笑着跑開了之後，華利亞聲言她在最近期內必須離開這裏：是啦，要丟得很久很遠……她一切都考慮過了，這樣做不會有什麼害處的：那小女孩還小得很呢……告訴你，我相信做父母的以為這樣小的孩子能夠愛自己的父母實在是一種空想；其

實他們是不懂得什麼的，並且無論什麼環境，他們很快地就會習慣起來。這話說得很對，不是嗎？打個比方，這些追趕貓的小孩，她們不是都已經沒有父母了嗎？——

所長向門那邊看了一眼，然後答說這些小孩的父母的確都已經死了。

「可是這次情形完全不同，因為，你總不會永遠離開這裏罷？你總還會回來罷？」

「當然啦，」華利亞熱烈地叫說。「我一定會回來的，可是無論如何，路是這樣的遠，並且那邊的氣候又是這樣的壞……」

「這是什麼地方呢？」

「在卡拉剛達，」華利亞注視着所長很快地回答。「我要到卡拉剛達去。」

「那邊的氣候壞得這樣厲害嗎？」所長一面問，一面從一個抽斗裏面取出報名簿來。

「不，不過對於小孩很壞罷了。小孩是受不住這種氣候的。」

華利亞把蕾諾契卡的姓名端端正正地填在報名簿的窄狹的行欄裏。寫着那麼幼小的蕾諾契卡的姓勒赤尼可瓦，不禁有種奇妙之感。當小孩子被人連姓叫着時，不曉得什麼緣故竟會使人覺得可憐起來。

她還得把其餘各行一一填上：雙親的名字……母親……父親……出生年月日……職業……住所……她差一點把她丈夫服務的地方寫上了，可是她立刻清醒過來並且寫上：「父

死」。寫在紙上，這像是一個不可能的，荒唐的謊語，一種叛逆的行爲；這像是她已接受了，她已同意並簽字了一樣。

當華利亞填寫完了，正在反覆想着：「不，不，這是假的，我並不這樣想，我祇是爲了蕾諾契卡，爲了要安頓她才這樣寫的」，所長卻以一種堅定的聲調對她解釋應當提出怎樣的證明和從什麼地方得到證明。

所長好幾次提到一個科德立洛夫同志，說兒童入所要由他批准。那樣，一切手續才算完備。

「爲什麼要科德立洛夫呢？」華利亞低低地問。「我不能錯過了火車。請你自己准她入所吧！」

「親愛的朋友，」所長以一種忍耐的，責備的口調，微笑着說，「我怎能不得科德立洛夫同志的同意便這樣決定下來呢？你知道這是不可能的。」

華利亞知道自己應該說點什麼，應該找幾句話來說服她，可是她什麼話也想不出來，祇是靜靜的，低了頭，拿筆尖在吸水紙板上劃着一些細長、顫慄、平行、彼此擠在一塊的線條。

所長想要堅持自己的主張，可是她瞧着那筆尖，突然說不管怎樣，她可以單獨決定下

來。

「那麼科德立洛夫同志呢？」華利亞猶疑着問。

「科德立洛夫同志嗎？得啦，管他！」所長突然不知對誰生氣似地說，而且臉都氣紅了。「管他科德立洛夫！反正我又不是一个小女孩。我會知道解釋的……」

她把報名簿放在抽斗裏，毅然關上，然後邀華利亞到所內參觀一遍。壁上到處飾着一些用彩色鉛筆着色得太厲害的，花花綠綠的畫片。浸着一些綠色水藻的養魚缸裏，露出兩尾小魚，懸在缸底的白沙之上；牠們懶洋洋地動着那五顏六色的翅。其中的一尾突然將尾巴一動，向水面游來，睜着兩隻圓圓的眼睛，又懸在那裏不動。

她們沒有停下來。所長把擋在路上的那些小小的靠背椅推開，於是她們穿過小孩們在用大杯喝着牛奶的食堂。

一個小傢伙把嘴唇弄得大聲地響，吸着最後幾滴牛奶。大家很有趣地瞧着他，他重又做出那個聲音，而這次卻是有意的了；把鼻子埋在牛奶杯裏的其餘的小孩，於是都快樂地響着舌頭。這成了一片喧嘩和一陣普遍的笑……

回到原先的地方，華利亞重又請所長把她的住址留下。

「因為我動身的時候恐怕來不及通知……你知道啦，我也許會突然地，很快地，臨時

動身呢。」

「可是我已留下你的住址了，」所長吃驚地回答。她走去開那塞進了報名簿的抽斗。  
「無論如何，請你另外再留下一個吧，」華利亞說，「人怎麼料得定呢？」  
所長寫下了住址。並把那紙片放在自己單衫的袋裏。

「那麼你想什麼時候可以轉來呢？」她站在門檻上問。「我恐怕你真會那樣突然動身才問你這話呢。」  
華利亞在人行道上回轉身來。電車走過使得她聽不清所長的話語，可是她看到她的不安的臉色。

「是啦，是啦，我會再來的！」華利亞叫說，於是她回去了。  
「這是誰呢？」一個小孩很快地問，一面把頭從所長的臂下好奇地伸到街上；所長還站在那裏，手握着沒有關上的門柄。

「你們又會得到一個新的小朋友了？」所長回答着，但並沒轉過身來。  
「金色頭髮的嗎？」  
「我不知道。」

「她的名字叫什麼呢？尼娜嗎？」

「我甚麼也不知道。讓我安靜點罷。我頭痛。回到你的房間裏去玩吧。我一下子頭痛得很厲害。」

華利亞循着嘈雜的馬路向家裏走去。她和所有的人一同在人行道上走着，和所有其餘的步行者一同在十字路口的燈號前面，等着車輛過完了再穿過馬路；然而她總感到和所有的人不相關連。

她覺得周圍的人都是聾子，而她卻聽到任誰都不能夠聽到的聲音。瞧啦，他們來來去去，他們忙忙亂亂，他們在思索甚麼，而其餘的事卻和他們全不相干。如果有人對他們叫喊，他們不會聽到，或是不會了解。在他們看來，如果她坐上電車，她便是一個「過路人」，或是一個「旅行者」，而當她回到了家裏，她便是一個「房客」。她覺得自己的四周都是些「過路人」、「旅行者」和「房客」。他們甚麼都不想知道，否則，他們會不看到他們當中有一個女人全部生活都在崩潰嗎？他們能夠那樣安安甯甯地走他們的路嗎？

她和所有的人一同走着，但卻是孤零零地走着。

現在，這一切都沒有甚麼關係了。蕾諾契卡已經安頓得很好。再不要去想這事吧。小孩們是能够很快地和新的環境習慣起來的，那穿白罩衫的女人像是非常和善的樣子。這事再不用想了。



「當然啦，別的女人在她們的丈夫被人打死以後，還會活下去的。也許她們不十分愛她們的丈夫吧？不，她們是的確愛她們的丈夫的。那麼，姑且承認祇有一個人是那樣的弱，沒有他就不能生活吧。以後要過怎樣的生活呢？靠着回憶生活嗎？在不完全的記憶裏去回溯那些模糊的往事嗎？也許經過五年，一切都會過去吧？或者要過十年才會過去吧？一定的，經過十年，我便會安定下來；可是我不願意這樣。我不能做一個可以安定下來的女人……」

這是怎麼發生的呢？甚麼都好好的，可是突然，郵差來了，於是祇好簽字。於是一切都完了。不錯，她早知道在那邊，在邊界上是有些危險的。她老早就想到這是危險的。這一直是危險的，可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甚麼。而現在却有了戰事，而且人家把他打死了……

「也許過了十年，我一切都會忘記的。我將不再是我自己。我會和另一個人去接吻。我會和另一個人去接吻；而他呢，他會像現在這樣躺着，……大概他現在是這樣躺着的吧：穿着被子彈打穿了的軍服，頭髮亂糾糾的，並且也許一面思念着我，一面渴想對我說一句話吧；而我呢，我甚麼也不聽見；我呢，在那時候，我在吃飯，或者睡着。可是十年會過去的，而我會和別人去接吻……」

當她想到這上面的時候，一陣莫名其妙的、厭惡的痙攣塞住了她的喉嚨……

「這事不會有的，這事不會有的！我不願意，我絕不願意有這樣的事情；既不願意想，也不願意忍耐，也不願意等待這奇異而又凶險的十年……」

——當她突然担到也許別人已經偷去了她的手鎗時，她已經走到了門口。可是也許別人還沒有拿到手鎗吧，也許在她上樓梯的時候別人正在偷吧？她清清楚楚地想像到小提箱已被人家從床底下拉出來，打開了，一些書籍被翻亂了，而原來放着斯韋氏手鎗的地方已經空了。

——她飛奔上樓梯；鑰匙插不進鎖孔；她門也沒帶關，就氣喘呼呼地跑進房裏，撲向小提箱。手鎗在那裏，兩顆子彈藏在鎗膛內。她把手鎗放在沙發的墊子底下，然後再把門關上。

——女人房子裏靜悄悄的。蕾諾契卡和女僕妞霞出去散步去了。在窗外，在遠遠的下面，制動機在軋然地響着，汽車挾着愈來愈大的嘯聲在柏油路上駛過。

——去回一道強烈的陽光凌亂地和一些線條和方格鑲嵌到牆上、地板上、熱的皮沙發上和繡着鮮黃花朵的，被藏蓋着的手鎗所拱起的椅墊上。

——華利亞從早上起甚麼也沒有吃過，她覺得嘴裏乏味；可是這已不關甚麼緊要了。她覺得她用大的印刷字體寫了一個字條給妞霞，把它釘在過道口上的玻璃櫃後面，好讓女僕

進門來就看見。

隨後她回到房間裏去，把門鎖上，並且向四周望了一眼。到底這會是他們共同的房間啊！她想到她要離開這個房間，不覺有點遺憾。可是不然，她絕沒有遺憾！這房間是空的，無用的。房內祇有傢具和牆壁。傢具和她有甚麼關係呢？

突然，她想到門是關的，這樣，人家只好把門打破。人家會到管房子的人那邊去叫那每次來修自來水龍頭的鎖匠加爾堅來把門弄開。於是她把門開了，因為反正任何人都不會來的。

她看也不看，把手插進抽斗，取出一張相片，坐到先一天晚上坐着看電報的那隻長沙發的角上。這才把手轉過來，看了那相片一眼。

她在那灰色的紙片上看到一些被風吹倒的草。華利亞穿着舊的紅滾邊的白衣。那些滾邊在相片上是灰的，但在她的記憶裏卻還是紅的；立在她旁邊的便是他，他沒有緊靠她，卻帶了一種驚奇的笑容正面瞧着她。風把華利亞靠近男子那面的衣角飄起，他們兩人都站在幾乎長到齊膝那麼高的草裏，而他們四周的草卻被風吹得貼在地上。在那時候，他們相識幾乎已經一年了，但他們兩人一同到郊外去，一同照相，這卻是頭一次。就在那天的傍晚，當他們在荒涼的樹林內徘徊了很久之後，他們在車站上，幾乎當着所有的人，第一次

接吻了。之後，火車立刻就來了。在車上，他們一直沉默着，看那樣子，也許鄰座的人還以為他們彼此都不相識，各自旅行着呢……

因為她甚麼也沒有吃過，嘴裏老是那樣的乏味……實在太難過了，她便走到飯廳去，在桌上拿了一隻橙子，開始剝開來。

橙子的汁把她的手弄得粘粘的，她却沒有東西可以揩拭。

華利亞拿來了一盒火柴，一手拈着相片，一手擦了一根火柴燃着相片的一角。

一道微弱的淡青色的火燄怯怯地粘住相片，懸在那上面，顫慄着，而後漸漸地活動起來，在那紙片上遊動。樹啦，灌木啦……被風吹起的她的白衣啦……而現在兩個人都消滅了；僅僅剩了可以看到伏倒的草和一片天空的小小的一角，末了祇留着一點點紙頭……再後，便祇剩下一些微微響着的灰燼，她讓那些灰燼從自己的手上落下……

她把椅墊翻開，拿着手鎗，並轉動鎗膛，好讓那兩顆子彈放到適當的地位。我是不好的。但願別人去好吧。但願她們在丈夫被人打死以後去為社會工作吧。我呢，我却不能夠，不，這樣想是可恥的，我做得不到……有些人比我好些，可是我卻祇能這樣做。人家從我手裏把他奪去了，現在我再不希望甚麼了。懦弱，缺少勇氣，對啦。對

啦，但願別人不是這樣做好啦……可是人家把他打死了，難道這是公道的事嗎？至少我若能給他們一點痛苦，也許這還值得活下去，可是我甚麼也不能夠。他們來了，他們把他打死了，而現在他們又走了，我們追他們不到。假使這一切能夠這樣過去的話，這世界簡直是沒有公道的了……

牠重又覺得門鈴在響。她不願意聽。有沒有人來打鈴和她有甚麼關係呢？不，確實有人在打鈴。她咬緊牙齒，拚命不聽，却又不能抗拒這慣熟的鈴聲。

她起身向門走去，直到過道口上才清醒過來；她手上還拿着斯韋氏手鎗。她毫不遲疑地把手鎗放在鏡子下端的欄板上。寫給妮霞的字條掛在那裏，她慘然一笑：她居然又看到了這個字條。

她開了門。她看見郵差站在扶梯口。這是她認識的、有鬍子的、帶着大皮包的郵差。她覺得一切都混亂了，她覺得自己失掉了理性。在郵差手裏的信封上，她認出了丈夫的筆跡。

她回到了房間裏面。照片的灰骸被風吹拂着，在地板上轉動。

華利亞的手還被橙子的汁弄得粘粘的。手鎗的鎗柄也是粘粘的。房子裏甚麼也沒有改變過，這並不是做夢。而她手上却有着她還未曾看過的、充滿着生命的、他的來信。

電報是昨天晚上才到的。那麼在十二天之內還會有信到來。他會對她提出一些問題，等着她，望着她，愛她，希望着，想着將來。想着將來，當她知道他已經死了，當她知道那些流氓來過，並且已經把他打死了的時候，還想着將來！

她把兩肘靠緊身子，因為她雙手顫抖着，並且她害怕拆那封信。她畢竟拆開了，並且展開了信箋，而這時候她才發覺自己在哭着。她發覺眼淚遮住了她的視線，使她不能够看信。她拿手用力地擦着眼淚，並且注視着信的第一行；可是一切都模糊糊糊，一個個字都浮動着，甚麼都看不出來；她祇看出了墨水的藍色。她不再勉強自己，她一面更厲害地嗚咽着，一面向沙發走去，她睡倒在沙發上面，把臉埋在一個角落裏。

不很明白爲什麼緣故，華利亞原是期望得到一封和以前那些信不同的，一封現出一點特殊之事的信。

可是這封信並沒有流露一點對於未來運命的預感。這是一封和其他的信一樣的，平常而簡單的信：

「……大家從早到晚在露天，在田野里操練着。城市的生活，臥室的生活，大家連想都不再想到了……」

「我重讀着你以前的信（我好幾天沒有收到你新寄來的信了），每次我都嫉妒你能寫得那樣的好，而我自己却寫得亂七八糟。你讀着我的信時一定覺得毫無趣味的。也許就因這緣故，你寫得比較少了罷。」

「我們這裡，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在建設。在我的臥室裏，正像在森林裏一樣，可以聞到新鮮的松樹的氣息。昨天，我在還祇建築了一半的俱樂部作了一次演講，講題是：『奧斯忒利茨之戰』（註一）。你試想想這個情景吧：窗戶沒有框子；代替那些框子的是用斧頭斬成的方孔；而窗外，緊接着牆壁就是蕭然作聲的 taiga（註二）。微風搖幌着那些大的煤油燈，而一大羣本地有名的小蒼蠅飛舞在樹的四周。」

「在講台上面，一些掛圖指示着柏納多忒元帥、莫拉、郎勒斯（註三）等的縱隊的行動；大家屏息地聽着，在絕對靜寂之中，響着一種樸實而生澀，但却相當有力的聲音。這

（註一）奧斯忒利茨（Austerlitz）是以前奧國莫拉維（Moravie）省的一個城市，歐戰後改屬捷克。一八〇五年十二月二日，拿破侖在此擊敗奧俄聯軍。

（註二）taiga 是西伯利亞一帶廣大的松林。

（註三）柏納多忒（Charles Bernadotte, 1763—1844）莫拉（Joachim Murat, 1767—1815）、郎勒斯（Jean Lannes, 1769—1809）都是拿破侖的部將。

是我在講演。

「聽講的人異常擁擠，講演完畢之後，大家還不願回去。他們對我提出許許多多的問題。我忙得滿身大汗。幸而巴拉勾夫參謀跑來幫忙把那些寫着問題的條子歸納起來；要不然的話，我會要弄到早上一點鐘。」

「這巴拉勾夫是一個有運氣的傢伙，他昨天收到了他女人的一封信，你不要以為我是故意再三提及這四天以來沒有收到你的信件。我祇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你們那邊一切都好，而你不過在忙着別的事情罷了。我是不會生氣的。我很明白：莫斯科是和我們的達濠納亞不同的。歌劇、音樂會、各種各色的人們……」

「我抱吻你們，你和蕾諾契卡，如果你們還沒有把我忘掉的話。我希望蕾諾契卡快快長大起來並且學會書寫。那麼，我就不至於五天裏面還收不到一封信了。」

「得啦，我在說着笑話，我在說着笑話……」

五天？這是可能的嗎？真的，她有五天沒有寫信給他嗎？

華利亞在自己的記憶裏熱心地搜尋着。「我怎能够不給他寫信呢？我原是能够寫的，我有着把我要說的一切都說給他聽的時間；而 he 會聽到我說的；可是我呢，我忘了把信



寄出，我錯過了班次嗎？……不，不寫是不可能的，我是寫了的。我的確寫了的，不過沒有寫出應寫的話罷了。假使我能重寫那最後幾封信的話啊！我不會說過，我不會知道對我我是怎樣的愛他……不，這話我已寫過，不過我略去了最重要的事情。究竟是什麼呢？什麼呢？

早上，妮霞叫她去接電話。托兒所所長要和她談話。這的確是一個逗人喜歡的人，她先記起了華利亞。她要知道什麼時候把小孩送去，免得使她錯過了午餐。

華利亞答說她暫時還不會動身。不！什麼時候呢？沒有這樣快。在十一二天之內。爲什麼十一二天呢？啊，她這是說的一個大概……不，以後呢，不錯，她仍舊會要動身的。什麼都沒有改變，不過延遲十一二天動身罷了。多謝打電話來問。

華利亞掛上了聽筒，她突然感覺得疲倦，正像她會不停地，無休息地活過一千年一般。有一天天

當妮霞和蕾諾契卡都穿着散步的衣裳進來時，華利亞閉上了眼睛。蕾諾契卡帶着一副挑戰的神氣，一面拿她那小小的木鋤敲着地板，一面走近沙發而地對面瞧着華利亞。

華利亞聽到那小東西停止了她的敲打，還聽到她叫妮霞不要出聲。她爬上沙發，用食

指輕輕地觸着華利亞的一隻眼睛，掀起她的眼皮。隨後她便溜到地板上，和妮霞一道非常當心地，輕輕地說着什麼出去了。

信一天天地繼續來到，中間祇有短短的間隔。這是她另一種生活的開始和繼續，這種生活時時刻刻被這樣強烈的期望包圍着，使得華利亞感覺到好像有一種東西永遠在她的背後存在着，而她必須竭力不去回顧，不去思索，而祇等待着還要發生的事情，因為除此以外再沒有別的什麼事情好做。

「一次接到兩封！啊哈！同時接到兩封信，並且另外還有一張照片！巴拉勺夫什麼都沒有收到，可憐的傢伙！爲着使他得到一點點安慰，我把你的照片給他看了。這是由於憐憫，同時也是出於炫耀。」

於是，他也從他的皮包裏取出他女人的像片來給我。凱勒尼珂夫起初嘲笑我們，但他還是要來看一看照片，結果却將一個鬚髮女郎的半打照片拿來了：這不是他的女人，可是她最近要來這裏，並且他們會結婚的。於是別的同志都跑了過來，輪流着細看所有的照片。這簡直是一種競賽會了。當然，任誰都沒有說出口來，可是我却看出你得到了大家

的好感；於是我特意對巴拉勾夫說他的女人很逗人喜歡。——

「大致說來，你在這裏是很得人心的，特別是大家知道你是鋼琴家以後。」

「自從我們收到了我們的鋼琴時起，你便愈加令人愛慕了。鋼琴是用飛機運來的。不用說，是拆開運來的。我們的俱樂部還沒有窗框，而我們害怕濕氣會弄壞樂器。電務人員把遮蔽軍用無線電台用的帆布拿來了。他們不許任何人來裝配鋼琴，他們說：「你們的手太粗了」。於是他們非常感動地，汗流如雨地親自裝配起來。他們說：「對啦，這比裝一個短波播音台還要麻煩！」可是鋼琴畢竟裝起來了。而我們用鑰匙鎖着，要等到你來了才開，免得弟兄們拿一個指頭彈來彈去把它弄壞……」

「你在最近的信上對我說你在小日曆上把動身以前剩下的日子劃去。那麼，我要向你告白一宗事情。我也是和你一樣做的。可是因為我沒有日曆，我便拿一張紙劃着格子來代替，我是怎樣的傻啊！」

「這就是我現在所做的事，你懂得嗎？其實我很少閒空來作這類兒戲。我們訓練着，操演着，開始並完成一些建築，用磚石構造一些牆垣和基地。可是，至少，到冬初時候，我們可在原先在地圖上沒有地位的這個地方安上一個小小的圓圈。不是一點，而是一圈。這將是一個城市。」

「我們的電影技士要我轉告你：如果在莫斯科，在你們那裏，看新的片子要排很長的隊的話，請你不要去吃這個苦。等你來到這裏的時候，他會把所有的新片子演給你看。這顯然是純粹的自誇啦！可是我們的確很快地收到新的片子並且我們是一點也不落伍的（我說這一切都是爲的要引動你）。」

「啊，我忘記了：你得用快信告訴我，我們住所的牆壁，你歡喜塗什麼顏色。蜜黃的好嗎？你最好是寄一個樣子來……」

她沒有聽到門鈴響，直到有一些陌生的聲音在過道口上談着話時，她才清醒起來。

她跼着脚尖向門跑去，想把鑰匙轉過來，可是鎖的彈簧很緊，一定會發出軌音。恰好這時人家已在門的那一面敲門了。她一動也不動地站着，沒有回答，抓緊拳頭；她的心跳得很厲害，她沒有時間想到自己要怎樣做才能阻止這些人走進她家裏來。

門開了，華利亞呆呆地擋着進口，並且懷着不看見任何人和不談話的那種痛苦的希望，把眼睛望着一邊。

兩個女人進來了。一個相當高大，但不十分年輕。華利亞心裏想道：「一個胖婆，穿着一雙和衣裳毫不相配的螺旋毛襪。並且頭也沒有梳好。」那女人爬過樓梯之後，很厲害

地喘息着。

另一個非常年輕。她的嘴唇抿得很緊，間或自己注意到，便勉強鬆放一點。可是馬上她又忘記了。她坐在沙發角上，安然把兩手交叉在膝上，再也不動一下。她的眼睛顯得乾澀，是用力睜開着的樣子。

「你們來幹什麼的？」華利亞不高興地問，她不知道要把自己的手放在什麼地方，她那雙手因為極想牢牢地抓住什麼而感到不甯。

「你是華利亞·勒赤尼可瓦嗎？我們是來看你的。」

華利亞生氣着，聳一聳肩膀。

「爲什麼要來看我呢？我覺得莫明其妙。這事在我看來是有點異樣的，來看我……我們認都不認識。」

「假使我們對你有什麼妨礙的話，」年長的一個以一種猶疑的聲音說，「我們最好還是改一天來吧？」

華利亞終於制服她的兩手；她把頭仰靠在椅背上。

「可不，我不過覺得有點意外罷了。」

「我們祇坐一會兒就走。」

「好的，好的。」華利亞乾脆地回答，「我並不責備你們。」

「我們是想來和你商量一點事情的。你不是已經決定了到達渥納亞去嗎？你不是的確有了這樣的打算嗎？」

「你爲什麼問我這話呢？」

「我們可以大家一道去。」

「難道你要到那邊去嗎？」

「當然啦。所以我說：大家一道旅行這才好啊，不是嗎？」

「你的家族和你一道去嗎？」

「全部，我一家五口。可是納荻亞是一個人去。」

「五個？這是很遠的。這不使你覺得害怕嗎？」

「爲什麼害怕呢？我們並不是到一個森林裏去。」

「但正是森林啦。四周都是森林……」

「森林？這樣有什麼關係呢？那裏住得有人。不，我什麼掛慮都沒有，我想都沒有想

到我們會害怕什麼。」

她嘆口氣，並且重又拙劣地回到她的話題上來：

「我們結伴走比較好些。」

「當然啦。可是我不大知道……我不相信我會到那邊去。你們最好是不要把我算在裏面。」

「你不用馬上決定。我們會再來的。」

「不，我不會去的。不會到那邊去的。我會走，但是去別的地方。」

「可是你究竟想到什麼地方去呢？」年紀較大的那個不客氣地問，「還有小孩呢？」

「隨便什麼地方不是都行嗎？打個譬喻，我要到卡拉剛達也行。那邊的氣候很熱，對於小孩是不適宜的。我已把蕾諾契卡放在一個托兒所裏。」

「這樣快嗎？」

「是啦。這個托兒所好極了。這事安頓得很好。」

「是的，不錯的，」感着幾分難過的胖婦人吃吃地說。

「我知道有些托兒所是不好的，可是這濶很好，的確很好……」

華利亞發見自己非常興奮地說着，正像她在想要熱心地說服什麼人似的。只見那胖婦人面帶愁容地聽她說着，同時做出像是承認她有理由的樣子。可是她終於歎口氣並且和婉地說：

並且「無論如何，我不會把我的孩子們送到一個托兒所去。聽我說啦，一個小孩子是少不了他的母親的……並且爲什麼要到卡拉剛達去呢？」

「所長帶我參觀了一切。這是很有趣味的。每個小孩把他的洗面巾掛在一隻壁鈎上，而爲着使得各人找到自己的洗面巾起見——其他們都幼小，他們是不知道號碼的——人家在每個壁鈎上畫一隻甲虫，一隻小小的青蛙或是……我記不起許多了。種種色色的圖畫。這不是想得很好嗎？這很合我的意。」

華利亞突然停住並且保持着沉默。她所有的興奮已經過去了。一種克制的敵意重又佔據着她。她何須對她們說這一切呢？難道這使她們感到興味嗎？她們跑來了並且自己坐在沙發上。「至少這裝飾不佳的女人把她的襪子拉拉好也還罷了……剛一結婚，就讓自己馬虎起來。我不歡喜這類女人……並且，她們一定不是出於她們的自動而來的；她們一定是地方委員會派來的。祇要她們快快回去就好。」

「無論怎樣說來，了解孩子的莫如母親。請不要生我的氣吧……當然啦，我不應當干預別人的事情……可是我比你年長……而且，年齡都沒有關係，可是我對你說這話祇是出於一片好心；我們最好還是大家一道去……帶着我們的小孩……他們會讓我們大家住在一塊的……你說這事怎樣呢？」



她瞧住華利亞靦靦地笑着，並且惶惑地閃動着睫毛。她顯得疲倦而且可憐的樣子。她是都樣的擱出辭令，以致什麼結果都沒有。華利亞本人都可憐她起來，躲閃着她的視線對她說：「……」

「好的，讓我考慮考慮吧。」

年輕的那個，在談話當中始終保持着沉默，她那雙乾澀而像燃燒似的眼睛一直凝視着前面，這時微微一笑，却並沒鬆開她的嘴唇。「她懂了，她沒有相信我的話，」華利亞心裏想。

大家立起了身。三人一齊走到那半明半暗的過道口上，這時不知怎麼一來，那胖婦人却談起她們應當互助的話來。這是顯得拙劣而不適當的。年輕的那個帶着謹慎的神情告辭着。她說道：「你不應當拒絕的。我們在那邊會很好的。」

這完全出乎華利亞的意外。

「你到過那邊嗎？」

「納狄亞是住在那邊的，」胖大的那個迅速地插嘴說。「她走到這邊來休假的。」

「你有一些親屬在那邊嗎？」華利亞突然感到了興趣，轉過身來對她說。

「我和我的丈夫在那邊住過，」年輕的那個聲調不變地回答，「可是現在人家把他打死了，他也一樣。」

她的臉孔像冰凍一樣。

華利亞覺得地在她脚下慢慢地搖動起來，並且她覺得這時才第一次看到自己居中站着的那黑暗的過道口，衣架和鏡，和那兩個女人。

「等一等，」她說，「稍微等一等。那麼，你也……」

「你難道沒有懂得嗎？……已經發生了大的戰鬥。而我們三個都失去了親愛的人。」

「等一等，」華利亞低聲說，她因為突然覺出自己的錯誤而非非常的不安，非常的慚愧。

「你……你願意把你的姓名告訴我嗎？你姓什麼呢？」

「我丈夫叫巴拉勾夫，」那胖婦人說。「你知道這名字嗎？」

「是啦，」華利亞絕望地叫說。「是啦，我當然認識這名字的，巴拉勾夫嗎？」

她害怕說出什麼不應當說的話來，停住不響了。——「巴拉勾夫……」但她還是低低地重說一遍。「他在信上對我說起過他……」——而且她還說道：——「你知道嗎，我收到一些信……你懂得嗎：信現在還有得來。信一直繼續來到……」

「是嗎？」巴拉勾夫太太以一種完全異樣的，像提琴的絃一樣緊張的聲調問。

華利亞抬起眼睛，看到年輕的那個把頭仰得更高，同時保持着毫不動情的臉色。

巴拉勾夫太太非常頹唐地坐在鏡前的一隻小凳上哭泣起來，她的額埋在自己白而肥的手中。

華利亞伏下身子，撫摸着那女人的散亂而多絨毛的頭髮，想使她抬起頭來；她的臉孔濕濕的，鼻子紅了，顯出動人的樣子。在華利亞幼小的時候，當她患着那樣厲害的，甚至有生命危險的白喉症，後來忽然痊癒起來時，她的母親曾經有過這樣的臉孔。華利亞第一次在陌生的女人面前哭泣起來了。至於另一個客人納荻亞，却站在她旁邊，把頭抬得高高的，肩靠着板壁，頰按着壁紙。她拿一雙睜得大大的眼睛凝視着天花板，並不拭去那從眼險當中湧出，弄濕了睫毛且在頰上亂滾着的淚水；她的臉孔鎮靜如恆，僅祇她的乾燥的嘴唇彷彿爲口渴所苦似的，已經鬆開來了。

「……我親愛的小華利亞，我知道你是勇敢而且懂事的。你會克制你的感情。我們去打過仗了。一切都是臨時發生的。發出警報的時候，我們才起來。走了好一段路後，我們便展開隊伍，筆直向前打起仗來。

「如果你看到我的部下啊！這並不是第一年我認識他們。我會看見他們到聯隊來的。

這都是一些頭髮亂蓬蓬的，穿着棉襖和粗大衣的傢伙。他們有着一些小小的用皮子反包着的箱子。他們在練習簿上細心地抄着我的講義，接連幾點鐘幾點鐘地玩着手風琴，晚上就剪貼壁報，而在演習進攻的時候則微笑着，大聲吶喊着。

「多少次我會使他們跳出戰壕，在模擬的機關鎗聲和空的步鎗射擊聲中領着他們進攻啊！可是昨天，在五分鐘的集會以後，我們便穿過那片叢生着蘆葦的地方，並且停止在那蘆葦地的盡頭。我舉了手臂，而我覺得手臂上有一股那樣大的力氣，連我自己都喘不過氣來。我很快地在沒有掩蔽的地上走着。而所有的人一同走着。在這一瞬間……我怎樣對你說好呢？！我恰巧成了我一生夢想着要做的（關於這，你比任何人知道得更加清楚）但却沒有一直做到的人。你懂得嗎？我高興我自己，也許是吧？因為我也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冒着砲火的危險啊。這一切都顯得非常簡單。我們跳躍着由這一條戰線進到另一條戰線，而後面有着我們的土地，一片不單從詩意上說是屬於我們，實際上也確是我們的集體農場的土地，高海濱的同志，我們的嶄新的小城，此外便是鐵路，和那些西伯利亞的大城市；而在遠遠的地方，在莫斯科，在那邊，有着你和蕾諾契卡，和所有我們的親族。在我們前面，我們也有着幾千幾萬米突的土地，和埋伏在那里的日本人。我們每躍進一次，當我們上着刺刀衝鋒時，這地面便縮小一百米突左右。巴拉勺夫昨天陣亡了。你去找找他的

女人，去看看她，去安慰安慰她，並且講點道理給她聽。你會想得出應該要說的話來。你可以對她說他死得非常光榮。因為她原來預備到這裏來的。也許還該勸她來這裏。這裏，在會和她丈夫並肩作戰的人們當中，她比較不易沉浸在她的痛苦里面；她可以看到這事發生得怎樣簡單和自然；在這里，任何人都不爲着自己的渺小的「命運」而顫慄，每個人都只想着公共的命運，全蘇維埃人民的偉大的命運。

「總之，你去對她說吧，你比我更加明白應當怎樣說的。」

「我沒有功夫把詳細情形說給你聽。你不要着急，不要去設想一些可怖的景象。」  
在這地方，簡潔而又圓潤的書法突然改變了。以下的字句是匆促間潦草寫成的，字與字之間都沒有隔斷：

「我急着要寫完。我要把信寄走。我不便把它帶在自己身邊。我有種種關於個人的事情沒有功夫說出來；我只剩了一分半鐘。我相信如果有十年的光陰給我支配，我也還會覺得太少的。我就此結束。我愛你。我信託着你。我們動身了。」

隨着便是簽名，匆匆劃下的一個字母：R。

這封信寫着九號的日子。再沒有別的信可等了。

電報上的日子是十號。

華利亞想：「這是最後的信了，但却不能這樣相信……她反覆地想道：「再沒有信了，」可是在她靈魂的深處繼續存在一種模糊而又執着的希望：到晚邊五點鐘的時候，人家會來按門鈴，她會去開門並且看到那帶着大皮包的郵差。於是還有一封信。

幾天之後，當真有人來按門鈴，是郵差來了；華利亞拆開信封，看到了一些陌生的字體並且讀了最初的幾行；直到這時，她才明白從她剛接到電報的那天起，以至那些信繼續到來的期間，在她靈魂的深處，她不會有一分鐘真的相信她的丈夫已經死了。

那封信寫着：

「寫給我們親愛的同志華利亞·勒赤尼可瓦——這封信是由受傷的紅軍兵士斯莫洛古羅夫·伊凡，克樂列夫·羅斯狄斯拉夫和舍勒麥狄耶夫·亞勒采寄的。您好，親愛的華利亞同志！我們是屬於您丈夫指揮的那個中隊的；我們現在醫院治療，而我們想到當我們愉快地轉回我們親愛的聯隊，我們在那里再看不到我們的中隊長勒赤尼可夫，被敵人打死的我們的親愛的指揮官同志和您的親愛的丈夫時，我們便非常難過。

「您一定希望我們趕快把我們指揮官臨終時的情形和他最後的話語告訴您的。

「可是開頭，我們三人，紅軍兵士斯莫洛古羅夫、克樂列夫和舍勒麥狄耶夫，我們謹

向您——他的勇敢的戰鬥的伴侶——宣誓，在進攻的時候，我們自始至終沒有離開過領着我們前進的中隊長一步；我們沒有一分鐘背棄過他，並且我們是隨着時刻變化的需要，用了我們的火力和刺刀將他護衛到底的。這是我們司令部和同中隊的戰鬥同志可以向您證明的。從開始進攻的時候起，不到四十分鐘，我們的中隊長便第一次在肩上受了傷。

「華利亞同志，您得明白這是最光榮的創傷，因為中隊長是在舉起手臂，身先士卒，奮勇作戰時受傷了的。」

「霎時之後，他也許第二次受傷了，因為我們突然發見他跛着腳走路了。他一面繼續跛着，一面取下保險環用左手擲出一隻手榴彈。」

「在他身旁的克樂列夫看見他皺了眉頭。在這猛烈的舉動以後，中隊長勒赤尼可夫同志察覺出人家在望着他，他對克樂列夫同志笑了笑，用手指着前面並說了幾句話，但因有大砲、機關鎗和步鎗的騷音，我們沒有聽出他講的是什麼。於是他又跛走起來，他大概走了三四十步光景，直到他從敵人那面受到了第三次也即是最後一次的創傷，才完全跌倒下去。」

「我們跑去扶他，想把他抬到有掩蔽的地方，可是他搖頭拒絕。他呼吸得非常困難，我們懂得一切救護都沒有用了。」

「現在，親愛的華利亞同志，我們想要把我們親愛的中隊長勒赤尼可夫同志最後的話傳達給您。我們想要轉給您很多的話語，可是，因為我們絕對不敢向您撒謊，我們祇得老實告訴您：他什麼都沒有說。」

「但是一個睡在地上，已經不能說話，却舉起壯健的手，把自己握着手榴彈遞給我的人，他心裏藏着怎樣的話語和思想，我們相信您是不難理解的。這隻手溜彈，斯莫洛古羅夫把它接了過來，並且謹慎地把它一直拿到日本人的最後防線，他在那里用它擲擊日本人的機關鎗。」

「雖然一向沒有會見過您，但却深深認識被敵人打死了的我們的指揮官勒赤尼可夫，因此我們毫不懷疑他所熱愛的夫人——他的戰鬥的伴侶華利亞·勒赤尼可夫應當是個怎樣的人，也就是這個緣故，我們才沒有聽從許多同志提供給我們的意見，這即是說：將經過的一切說得緩和一點，或是用比較模糊的話來說。那麼，不，我們把事情照實說了。」

「至於一般的形勢，您一定知道戰事是怎樣開始的：日本軍隊進攻得相當敏捷，他們用着一些人數衆多的隊伍攻擊寥寥無幾的我們邊境的守軍；看到這種卑劣的舉動，我們的野戰軍便開到了。於是情勢嚴重起來；彼此都要給對方以打擊；我們會稍稍玩弄了一下我們的技術、飛機、坦克等等，並且我們去進攻了他們的防地。他們的打擊沒有抵得住我們



的打擊，我們在自己熟識的高地昇起了我們的紅旗，而這紅旗是的確有權在那裏出現的。

「我們就此結束我們的信吧。華利亞同志，我們祝您生活安適。現在我們沒有多少希望，在轉回聯隊時看到您，可是假使您決定帶着您的小孩到這邊來時，我們會像接待我們最親愛的同志和我們最親愛的姊妹一樣接待您，而這對於我們會是一個大的節慶。」

華利亞

★ 華利亞對亞蘭開★ 心聲的響聲。★

信是用漂亮的字體寫的，並且用同樣的字體簽着「舍勒麥狄耶夫·亞勒采」的名字。

而在下面，我們看到粗粗的字簽着「斯莫洛古羅夫·伊凡」和用小字斜斜地寫着：「羅斯狄斯拉夫·克樂列夫」。這關聯到，我們請讀讀這信裏的事實。我們又做手實不呢。拜門禮

★ 亞蘭對亞蘭開★ 心聲的響聲。★

★

秋季的日子一天接着一天過去。天氣變得比較多雨和寒冷了，人們突然覺得像冬季一樣在家裏比在街上好些。晚邊，大家不得不關上窗戶並且不想出門了。

這樣便到了所有的信都已收到並已看過的那天，到了再也沒有什麼可以等待，但却不得不生活，仍舊不得不生活的那天。

這是一個晦黯的早晨，一個那種使你希望已是夜晚的早晨。因為下雨的緣故，房間裏面很暗；細小的雨滴落在地上慢慢地散開來。雨一直不停地落着，落在屋頂和石子路上，

遮斷了白天的光綫，並且以一種繁急的音律打在窗戶底下。

納荻亞靜靜地坐在長沙發的角上，坐在她第一次來訪時選定的那熟悉的位子上。她每

天早晨都來的。

當那些信還有得來時，她拿着那些信靜靜地看着。兩個女人從來都不說話。

「你怎麼的？」納荻亞問道。

華利亞站在窗前，一聲不響地把額角靠着褪色的玻璃。

「沒有什麼。可是爲什麼老是下雨呢？」

「讓它去下吧，有什麼關係呢？我們該做點什麼事情。我們却又着手臂不動。我們動

手從容不迫地收拾東西吧。」

「是的，不錯的。」

華利亞並沒有轉過身來，却聽到納荻亞離開了沙發的響聲。

「你的小提箱里有些什麼東西呢？」

「一些書籍。」

「應該帶去。把所有的書都帶去。這是少不了的。」

「可是里面有些是沒有用處的。」

「我來給你選擇一下，好嗎？」

「好的，」華利亞回答。

她從容不迫地到小孩房里去了。

納荻亞呆呆地瞧着她，聳起了耳朵。

沒有任何聲音從華利亞隱退的房里傳出。

「又來了嗎？」納荻亞問，她的聲音里含着一種溫和的責備。可是沒有任何人從那異常靜寂的小孩的臥房里回答。

「你又開始了嗎，華利亞？」納荻亞再問一遍。

「可是難道這能永遠忘掉嗎？」華利亞在另一個房間里以一種疲倦的聲音低低地說。

「不。我們是深深地身受着，在身體里面受着這個創傷的。這正像我們生了病，病好了，但里面還有一點東西在作痛。不是嗎？」

「你沒有像我一樣病過。」

「可是有的！每個人都有這樣的經驗。這算不了什麼。」

華利亞獨自在那滿屋陰霾的房里。她靠着小孩的床架的較低一頭，瞧住那敞着的光亮的門框子。

門外聽到納荻亞把書籍攤在地板上發出的亂雜的聲音。

「好多的書啊！」納荻亞說。「還有一大堆呢。」

沒有人從小孩房里回答。沒有一點聲音。納荻亞不安起來，把一本書放在一旁。

「你又開始了嗎？」

華利亞又靜默了一分鐘，終於不高興地回答：

「沒有。」

「究竟怎麼的？你一直想着那事嗎？」

「沒有。」

「可是有的！你想什麼呢？」

「我忘了他長着怎樣的臉孔。」

「你說的不是真話。」

「是真的。我記得起來，我。你懂得嗎；我！可是我的兩隻手現在却記不起它來了。

你知道嗎；當我把他的臉孔捧在手上並且把它緊壓着。我的兩隻手已經記不起來了。」

「你老是提到這事……又提到這事！」

「如果你會認識他啊！」

「我知道他是怎樣的人。」

「不，如果你一生曾見過他一次啊！」

「你要和我談他嗎？」

「不，」華利亞說，她停了一停又說道：「不，我以後不再這樣了。」

「爲什麼呢？」

「我不願和任何人談他。」

納荻亞浮起一個蒼白的微笑，並且重又開始整理着書籍。

「華利亞！」她突然說。「這斯韋氏手鎗是誰的？」

「在哪里？」

「你不是明明知道的嗎？在這里，在這些書籍底下。這手鎗是誰的？」

「是我丈夫的。」

「爲什麼放在這些書底下呢？它上了子彈的。你許我把子彈取出嗎？藏着一支上了子

彈的手鎗是不好的。」

她跪在地上，向開着的門回過頭去，豎起了耳朵。她手上拿着手鎗。

「你聽到嗎，華利亞？」她以一種祈禱的音調再說一遍。

「隨你的便吧，華利亞溫和地說。」「不錯，這是不好的。應當把子彈取出。」

「隨你的便吧，華利亞溫和地說。」「不錯，這是不好的。應當把子彈取出。」

「隨你的便吧，華利亞溫和地說。」「不錯，這是不好的。應當把子彈取出。」

「隨你的便吧，華利亞溫和地說。」「不錯，這是不好的。應當把子彈取出。」

「隨你的便吧，華利亞溫和地說。」「不錯，這是不好的。應當把子彈取出。」

「隨你的便吧，華利亞溫和地說。」「不錯，這是不好的。應當把子彈取出。」

「隨你的便吧，華利亞溫和地說。」「不錯，這是不好的。應當把子彈取出。」

「隨你的便吧，華利亞溫和地說。」「不錯，這是不好的。應當把子彈取出。」

「隨你的便吧，華利亞溫和地說。」「不錯，這是不好的。應當把子彈取出。」

「隨你的便吧，華利亞溫和地說。」「不錯，這是不好的。應當把子彈取出。」

「隨你的便吧，華利亞溫和地說。」「不錯，這是不好的。應當把子彈取出。」

「隨你的便吧，華利亞溫和地說。」「不錯，這是不好的。應當把子彈取出。」

「隨你的便吧，華利亞溫和地說。」「不錯，這是不好的。應當把子彈取出。」

「隨你的便吧，華利亞溫和地說。」「不錯，這是不好的。應當把子彈取出。」

第九十六個女人

L・梭羅維耶夫







解釋起來。對吞吞而又異常英文狀似懶懶。鍾董團長鍾董團長。鍾董團長。鍾董團長。

「報告團長，」他十分感動地說，「我們的鄉村共有九十五個女人，而且都是把臉罩着的。我怎麼能夠從面網底下認出那第九十六個呢？在市場上，我們從同一隻籃子裏買着糕餅。假使我們在路上遇到，我得讓後一步。當我走過時，所有的人老遠地就看到了我，而我呢，却像一個瞎子，從那黑網下面什麼也分辨不出！你是知道我的，團長，你曾在好幾次戰鬥中看到我不離左右，可是遇着這樣的事我有什麼辦法呢？……」

「沉着一點，科達葉夫同志，」團長露出鑲着金牙齒的燦然的光澤來打斷了他的話，「沉着一點，並且堅定一點……我完全知道你的忠誠和勇敢，可是在現在這件事上，你卻沒有盡到你的能力。在那邊，在你的身旁，在同一個鄉村，住着反對我們最猛烈的敵人，他像在自己家裏一樣安甯地生活着並且嘲弄着國民兵！怎樣的恥辱啊，科達葉夫同志！——這番談話的對象是那頑強的土匪阿利·潑爾望，他是強盜兼殺人犯，又是匪黨的組織者；在過去，他是著名的匪首穆埃丹的右臂。他犯下的案子可以密密地寫上一百十二張稿紙：盜竊、搶劫、焚燒集體農場、殺害公務人員等等；而直到現在，人家沒有能夠使他在法庭前面償付他的罪惡。大家追逐阿利·潑爾望已經兩年了，但沒有結果。最後一次，一隊國民兵發現他在科克蘇隘道。他們交戰起來。匪徒一半死在鎗彈和刺刀底下，另一半投

降了，可是阿利·潑爾望却再度免脫了，僅祇留下他經過的惟一的痕跡：在團長的頭上留下一條深而微顯青色的傷疤。八個月後，人家才知道他藏在叢山中的一個鄉村，藏在梭拉克鄉的一個女人的面網底下，並且他從那裏指揮着一個新的匪黨組織。沙蒂克·科達葉夫因爲是梭拉克鄉的居民，便被派担任逮捕阿利·潑爾望的職務。

一去罷，科達葉夫同志，團長結束道，「我希望你下次的報告裏面會有一些較有意義的消息。」

沙蒂克行了一個敬禮出去了。之後，他便留在他的馬鞍上連續八小時之久。馬蹄時而插入砂丘的灼熱的砂裏，時而踢散那些在礫磧的返光中映成藍色的草原的石子，時而在山麓的岩石上發出響聲，時而在水中暗暗打擊着那些散佈在一道急流之底的流動的石塊。沙蒂克什麼都沒有留意，他沉思着，一聲不響，繃着眉頭，對全世界生氣着。

他在天快晚時到了梭拉克鄉。迎接他的是映在白楊樹葉上的斜暉，召喚老頭子們去敲禱告的回教寺院司事的尖銳的聲音，和從山上吹來的，一種那樣親切、新鮮而又濕潤的，飽和着多脂的杜松屬灌木和雪的氣味的風。

他在茶館裏選了一個適當的位子坐下來，臉朝大路以便觀看來往的人們。他對於男子毫不措意；反過來，却以一種深澈的眼光注視着女人，可是所有的女人都從頭到腳包在厚

厚的織物裏。一些用馬鬃做的面網掩住了她們的臉孔：在那兒，在大路上，女人們是比在她們的家裏，在沒有一隻臨街窗戶的厚牆背面，還要不易接近。也許這個女人就是第九十六個吧？這坐在橋上，鼻孔裏哼着什麼，同時伸出手來求乞的女人；也許是那頭上頂着一籃糕餅的女人吧？不然就是這急急地拿着壺去汲水的一個吧？再不然就是那向奧茨拍克安的小店走去，向陳列架上那些花花綠綠的棉布走去的一個吧？

沙蒂克孤零零地一直坐到天黑。放在他面前的一把彩色茶壺都已經涼了。肚子和茶炊一樣鼓起的茶館主人，走近來說道：

「你怎麼弄的呀，沙蒂克先生？你連茶杯都沒有碰過一下。你也許喝厭了綠茶，那麼我去給你泡壺紅茶吧？」

「謝謝。你的茶很合我的意，這是加工熏製的，香味恰好，並不過份。我心裏有一宗討厭的事，不幸却不能把它說出。吉拉爹，我的職務上有些很討厭……」

沙蒂克突然把話停住了。在感着驚詫和恐怖的茶館主人的眼光下，沙蒂克突然很厲害地抽搖了一下，隨後像給一個彈簧彈起了似的，他伸長頸子，興奮得顫慄起來，同時兩眼盡力瞧着大路。在那兒，在那濃厚起來的暗黑中，一點薄明的光透過一隻黑的面網，看去像是從裏面發出來的一樣。「一支香烟！」沙蒂克被這個念頭衝打着。他的呼吸停住了。

他一面摸索着手鎗袋，一面輕輕地向前走去，免得讓人警覺。面網裏的火光熄掉了，可是沙蒂克已經分辨出那裹着面網的側面影像的模糊的輪廓。他加緊脚步，可是這感到了危險的女人，突然往後一躍，向那還有一些女人在微弱的掛燈光下忙亂着爭吵着的小店跑去。「站住！」沙蒂克叫着，同時跳去想要把她攔住，可是太遲了；她飛快地溜進了那羣女人當中，立刻消失了，混在她們一塊了。沙蒂克舉着手鎗一跳便衝進這個看不見臉孔的人羣。剎時大家駭得要命，接着却是一片呼喚，一片尖叫，和許多逃亡的灰色的影子……抓誰呢？末了却從靜寂中突然揚起了店主人的顫抖的聲音：

「沙蒂克先生，你怎麼弄的呀？」

面色蒼白的店主人立在賬櫃後面，一手握着一隻秤錘，另一隻手把一支金屬米突尺像一把指揮刀一樣的舉着。這是一個勇敢的商人，他是準備戰到最後一滴血來保護他的商品的。

「兩個女人沒有付錢就逃跑了，另一個女人，我却沒有來得及找錢給她，」他把武裝着米突尺的手臂放下來，悶悶地說。「明天我得整天跑腿，由這個房子走到那個房子，去訪尋這些女人。」

「所有這些女人都配有『公民』這高尚的稱呼！」沙蒂克一面把手鎗放回鎗袋裏，

一面以一種嘶啞的聲音說。「一個男子走到店裏來買火柴，而她們却驚擾起來逃跑了！她們沒有一點組織和守紀律的精神。她們戴着她們那毫無意義的面網，妨礙國民兵的工作，同時徒然阻撓着政府的權力！我不知道中央當局在想些什麼，爲什麼到現在還沒有命令禁止！請給我一盒火柴。」

沙蒂克非常憤慨地回到了自己的家。從來沒有一個情郎像他這樣痛恨這古老的使得女人們不得不把她們的臉孔掩藏起來的風習。店主人把店舖關好以後，便跑到茶館，和茶館主人一道咕嚕了很久，兩個人都惶惑地搖着他們那剃光了的腦袋。

……沙蒂克開始過着一串悶悶的，充滿着驚惶和激動的日子。他覺得每一個面網都是可疑的。一個住在鄰近的婦人在街上走過，步伐比較粗野而且闊大，他便走近去以法律的名義，強迫她把面網除去，而隨後却跑去向她的丈夫道歉。他成了柏克·納查大院全體居民的笑柄，因爲住在那兒的集體農場女場員渥湯姆·比比的低沉微嘶的聲音引起過他的注意。他給過布店老闆以明確而又祕密的訓令：嚴密注意一切女顧客的手，假使發見有巨大、粗糙或甚至生毛的手，便立刻扣住。這訓令使得布店老闆和沙蒂克本人都添上很多的麻煩。

用盡了所有的能力之後，沙蒂克便關在自己家裏，寄給團長一張絕望的報告，並要求

團長准許自己辭職。

團長對於辭職一層不予接受；他在報告後面用藍鉛筆批道：「……我知道這是很難的事。我不派任何人來幫助你，我願應到一個新人會使得你的工作的對象警覺起來。反過來，我卻寄給你一個誠摯的握手，和三盒列甯格勒出產的好香煙。你可從容不迫地抽着香煙並去仔細思索……我勸你在準備中要特別謹慎，而在執行的時候却需要大胆、冒險和決斷；並且也需要民衆的幫助，希望你特別注意民衆的幫助。」

沙蒂克遵照着團長的意見，抽了兩天的香煙，並且從容不迫地思索着，尋覓那能够一下便將問題解決的妙計。他的嘴唇變得乾而且苦了，他的下巴蓋滿了粗硬的鬚髥，但是計策却始終想不出來。在他的房間裏，香煙的煙懸在空中凝爲一層層灰色的濃霧；太陽從窗縫裏吝嗇地透進來，使得那煙霧在有些地方現出炭酸氣的藍色。沙蒂克第十次重讀着團長的手令。民衆的幫助！民衆能够幫助他什麼呢？假使所有的茶館主人、商店老闆、田野管水人、郵局辦事員、巡警、集體農場場員等等，對於這些沉默的、密密包藏着的娘子軍，都同他一樣無能爲力的話。敵人在這鄉村裏有着九十五個相似的人，有着九十五個窩藏者，而且她們躲在那黑色面網的圍牆後面，全都覺得政府的法令制裁不到她們。

第三天早上，沉默而又有了決心的沙蒂克，從他的家裏走出來了。新鮮的空氣，燦爛

的陽光，海棗花的香味，使得他暈眩起來。這時正是春天。在這樣的季節，不要說三天，連每一小時裏，地面都要顯得更加美麗。在積雪的峯巒上，展佈着厚厚的白雲，使山岳顯得更加崇高。

沙蒂克去找着集體農場的場長，並且對他說：

「你是一個忠實同志，我認識你已經很久了，並且我是相信你的。你得幫助我一下才行。可是不要對任何人洩露一點風聲。事情是嚴重而且祕密的。你仔細聽我說吧。」

場長聽他說着，腮巴逐漸垂下了。

「好的，這的確是一宗大事！」他終於說道。「沙蒂克，你爲什麼不早點通知我呢？如果早就知道的話，我會派三個人去看守馬廄。可是他到現在沒有偷掉我們的馬匹，這真是運氣啦！我立刻就要派三個人，不，四個人去看守馬廄！」

「用不着，」沙蒂克回答道，「今晚我就會把他抓住。下了工，到將近七點鐘時候，請你把所有的女人集合在茶館裏，所有的女人，一個都不要剩！」他輕囁地補說，「你對她們說我們要分發蠶絲的貸款；她們祇要嗅到對自己有利，便都會立刻跑來的。另一個也會來參加這個集會。他一定會來的，他不敢留在自己家裏，他很知道什麼地方對他比較沒有危險。可是這一次他會打錯了主意！」



「一點不差！」場長接着說，「這一次他會打錯了主意。你的計策很好，沙蒂克！我  
會派兵把茶館包圍起來，並且我們要告訴那些女人……」

「告訴她們？」沙蒂克叫說道，「對她們說！對那些女人說！場長，你昏了頭啦！可  
是她們會立刻大大地驚擾起來！不，場長，你不要管這事吧。祇請你把那些女人集合起來  
就行了，其餘的事讓我去做。我懂得要怎樣辦的。今天晚上，我會逼着阿利·潑爾望來堂  
堂皇皇地決鬥。」

他帶着一種示意的樣子把手放在他的手鎗上。

場長好久好久不作一聲，隨後他的眼睛沒有看着沙蒂克，問道：「會要開鎗嗎？」

「也許，」沙蒂克回答道。「這是一個有決斷的漢子。他知道自己要受什麼刑罰的：  
無論如何，他得鎗斃。是啦，這一定要開鎗的。」

「這不好的，」場長說。

「有什麼辦法呢？」沙蒂克回答。「不要就心吧。任何人都不會觸到。我會把目己安  
排得不讓任何人立在我的後面。假使他的手鎗放得不準，子彈會打在牆壁裏面。」沙蒂克  
補說道，「最壞的是：他會首先開鎗；這是一個相當好的射擊手，我們國民兵裏有人告訴

過我。一

他用靴尖踐踏着路上的灰塵，瞧住太陽眯着眼睛。場長想要再說幾句話，可是沒有作聲。

場長懂了他的想頭。

「沙蒂克，他會把你打死的。」

「那個說的！」他叫說着，突然生氣起來。「這不關你的事！你七點鐘把那些女人集合起來好了！」

他突然轉過腳踵走開了，同時也帶走了映在他那些擦亮的皮帶扣環上的眩目的金色陽光。

他既不能留在家裏，也不能到茶館裏去；他跑到被野草侵佔的路上，向那些園子走去。春季的灌溉已經完畢了；園子都靜悄悄的杳無人迹。黃鶯以一種尖銳而悽慘的聲音叫着。從那顯出一行行陰影和嫩草的土地上，升起一股濕潤的氣味。在上面，在那些樹上，薄薄的葉叢給陽光映得透亮。沙蒂克在路上愈走愈遠，深深地走進新鮮而濃密的樹葉裏面了。他遇到一匹長耳朵的若有所思的驢子，牠被人用一條馬鬃做成的絡頭繫在樹上。沙蒂克伸手按住那驢子的長着絨毛的鼻子，驢子古怪地搖着頭並打着噴嚏，把國民兵隊長的上

衣都弄髒了。沙蒂克連根抓着驢子的軟而微溫的耳朵，輕輕地撫着它，語誠那畜生道：「蠢東西，下次再不准亂吐了！」隨後，他立刻這樣考慮着並大聲說：「他會先開鎗的。這不好。沒有什麼障礙可以使他在這距離內打我不中……」寂然無聲的驢子，動也不動：沙蒂克的手仍舊攔在那長長的灰色的頭上，攔在那微溫的耳朵附近。一些蜜蜂在太陽光裏嗡嗡地飛舞着。

「好的，」沙蒂克對驢子說，同時發出一聲深長的嘆息。「好的！去吃你的草吧。」沙蒂克並不胆怯，不。他不過沒有單獨作戰的習慣罷了，而尤其使他不高興的是：阿利·潑爾望會首先開鎗；這是使他異常不快的事。他繃起濃而黑的眉毛，回憶着從前的戰鬥：他覺得那時在弟兄們身旁是比較痛快得多了。他會着敵意地想到那些女人。全是由於她們的過錯！如果沒有這些毫無意義的面網，誰知道誰將首先開鎗呢？至少，機會是會均等的……「呸！不要再亂想了吧！」他一面說，一面再一次瞧着那藍色的，晴朗的天空，好像想要把那顏色鏤刻在他的心上一樣；他瞧着那在陽光底下顯得通明透亮的莖叢，瞧着那顫動兩隻長耳鬮逐蒼蠅的驢子，於是他以一種急速而堅實的步伐轉回鄉村，腳跟在潤濕的土上留下深深的迹印。

以下是這不平凡的集會的經過；關於這事的傳說，至今還在整個非格哈納省流佈着。

集體農場的場長親自從這家走到那家，把集會的極端重要告訴每個女人，並且對她們說這次集會和全區有着很大的關係。

到將近七點鐘時候，女人們便陸續到來了。她們像一些影子一樣悄悄地溜進茶館，選擇着最黑暗的角落。可是肥胖的茶館主人不斷地點上一些新的洋燈。女人們詫異起來，帶笑問他爲什麼要點得那樣輝煌。

「這是一個喜慶日子，這是一個大大的喜慶日子，」茶館主人玩笑地說，「中央來了命令，要給本鄉最美的女人一千盧布的獎金；給差一點兒的美人五百盧布的獎金；至於老太婆們，則每人要處二十五盧布的罰金。」

年輕的笑着，年老的也一面笑着面對茶館主人叫說道：

「中央沒有命令來要處那些大肚皮漢子的罰金嗎？」

「有的，」茶館主人和善地拍着肚皮回答，「有的，的確有一個這樣的命令，可是上面還沒有功夫簽字，他不久就要簽字的，而我却很可以在這以前消瘦下去。靠近桌子坐着吧，標緻的娘兒們；爲什麼你們要亂七八糟地坐在那兒呢？」

預先受到指示的茶館主人，一面說笑着，一面把那些女人一行行地安排起來，好讓沙蒂克容易計算。

「五十，五十一，」沙蒂克默計着。他嚴肅而又甯靜；他是這集會裏面唯一在等着一下手鎗的人。這念頭使得他自己都不認識自己了，他已失去他的習慣和一切小小怪特之點；還什麼都沒有動手，他便已預先感到他將要做的一切行動的正當。他一面瞧着這些女人，一面心裏想道：「不，今天我再不願尊重你們那些無意義的面網了！」的確，今天在也許是他的生命的最後半小時內，儘管有着那些古老的風習，但他却有權將這些臉孔上的網子除掉，因為他是準備爲着他那被陽光普照的祖國的利益與繁榮，而無可比擬地犧牲他的生命呀！

女人們等得不耐煩了，大家都叫喚起來：「時候到了！」她們互相倚靠地坐着，擠得緊緊的，好像爲着抵抗一個隱藏着的敵人一樣；她們的面網混成了一個單獨的黑點。「她們在等着」一筆對於她們的繭的放款！「沙蒂克一面想，一面非常生氣，假使他有着那樣的權力，他會把所有這些女人毫無例外地拘捕起來，理由是她們窩藏匪賊並且有着從犯的嫌疑。他現在非但不能這樣做，却還不得不靜靜地等着一下手鎗：究竟誰是還會向他開鎗的第九十六個女人呢？」

「兵士已經集合在鄉公所了，」場長對他輕輕地說，「我們也許可以開始了吧？」  
「還太早一點，」沙蒂克回答。「九十二，九十三……他會來的……啊！啊！九十四

……九十五……他一定已經在這裏了。但我們還是等到最後一個女人來了再說吧。」

她恰在這時進來了，這第九十六個女人，她以一種年青而清脆的喉嚨叫說道：

「啊，好多人呀！佐爾慧，我的姐姐，你究竟在哪裏呀？」

「我在這裏，小妹妹！」佐爾慧以一種完全同樣年青而又同樣清脆的喉嚨回答。

第九十六個女人坐到她身旁去了。

「又是一個集會！」她歎息着。「多熱啊！」

桑塔場長跑去找兵們去了，沙蒂克搖着一隻鈴子。女人們都不做聲了，而他却突然忘記了自己所要說的一切；他的舌子粘住了，沉重起來了，他連一句話都不能說出。女人們看出了他的慌亂，開始笑起來，開始耳語起來。

「女公民們，」沙蒂克說道，「我請你們不要鬧。不要忘記你們是在……是在開會。」  
他他自己的聲調的嚴肅，使得他提起了勇氣。他把胸口上的一條皮帶拉正，分開兩腿站着，嚙着他的口髭。

「女同志們，關於絲的貸款問題的討論決定展期了。今天要談的是關於面網的問題。女同志們，我請你們立刻除去你們的面網！打倒面網！在這個集會裏，你們全都應當露出你們的臉孔！在我面前！憑着一道正式的命令。爲什麼？是誰在問爲什麼？因爲我說要這

樣便非這樣不可！」

茶館裏從這端到那端都噼噼叭叭地鬧起來，接着又寂靜了。

「是誰反對這個提議？」沙蒂克問道。「沒有異議嗎？這就算全體通過了。我們就開始吧，女同志們。根據名單，第一位是阿克美哲諾娃·阿爾齊·比比。」

一片深沉的靜寂。於是他向前走了一步。好像臨到一個戰鬥一樣，他的背上起了一通寒慄。

「阿克美哲諾娃·阿爾齊·比比！那麼給我們顯出你的臉孔來吧！」

有人歎着氣，發出一個小小的叫聲，隨後便嗚咽起來了。沙蒂克聽到從第一排發出的  
一個聲音：

「可是我們，我們不願意。」

「女公民！請不要忘記……」

第二個聲音打斷了他的話：

「法令在哪裏？……把法令拿給我們看！這種法令是不存在的！你用你自己的名義說話！」

「把法令拿給我們看！」所有的女人一致叫喊着，茶館被一個黑色的面網的波浪搖撼

着。

「靜下來！」莎蒂克叫說。

渥湯姆·比比從行列裏面站起來了。由於她的身材和喉嚨，人們立刻便認出她來了。她以低沉的聲音叫得全個茶館都聽到。

「靜下來！大家不要響！我來和他說，我！」

緩慢而又笨重地，好像一個塑像包在她的面網的髮摺裏一樣，她轉身朝着莎蒂克。

「你憑什麼在這裏發號施令？」她威脅地問道。「回到你的國民兵團去，你到那裏去對那些強盜和匪賊們發號施令吧！至於我們，我們既不是強盜，也不是匪賊，我們是集體農場的場員。你跑到女人身旁，從面網底下去窺看她們已經够久了！你還跑到我身旁來過呢，在拍克·納查大院！」

「請不要鬧！」莎蒂克叫說。「我認識你，你是渥湯姆·比比。」

「謝天謝地，我有五百天作工的日子，所有的人都認識我。並不單是你一個！我心甘情願地在五月一日取下我的面網，可是現在我却不會除掉它，爲着使你苦惱的緣故，我却不會除掉它！滾回到你老婆身邊去吧，叫她把她的臉孔和所有她願意顯給你看的通通顯給你看吧！」



沙蒂克發怒起來。

「女公民，我警告你……」

渥湯姆·比比用着粗大的喉嚨很容易地蓋住了沙蒂克的話語：

「女人們，難道我們還要長久留在這裏聽這討厭的東西嗎？爲什麼場長一切都不過問呢？他躲到那裏去了？女人們，我們離開這裏吧，讓他們去開沒有我們參加的會吧！而我們呢，」她轉身向沙蒂克說，「我們要去開我們的會，並且我們要向區署控告他。」

她迅速地向出口走去，那些坐在她後面的女人，像得到一個信號似的，全都立起身來，一排排地尾隨着她。沙蒂克覺得脈管裏的血都凍住了，他心裏糊塗起來。就在這一分鐘裏面，敵人會跟着這些女人走掉；明天，他便會遠遠地跑到山裏面去。一個可恥的想頭像一道閃電似的迸出：「讓他走掉算了罷！」可是這想頭立刻消失了，他用兩肘推擠着，向出口分開了一條路，搶在渥湯姆·比比前面兩步：

「我不能放你出去！」

「你瘋啦！」她怒喝着。「這裏並不是一所監獄！你聽到嗎？這裏是一個自由的集體農場！你非立刻讓我們出去不可！」

「我不能够……可敬的渥湯姆·比比。請聽我說……」

「混賬小子！」她罵道，並且因為激怒着的緣故，她以全身的重量向沙蒂克衝去，差點兒要將他推倒並將他壓壞。「混賬小子！我有着一些比你年紀還大的孩子呢。我會到塔康去，謝天謝地，在首府誰都認識我的，我會有法子打倒你！」

沙蒂克着急得要命，乘着渥湯姆·比比吼聲略停的當兒，趕快叫說：

「兩分鐘！……我承認我的過錯，你聽我說啦，渥湯姆·比比，我承認我的過錯，往後面退一退吧，渥湯姆·比比，往後面退一退吧！我會立刻解釋給你聽，我給你解釋……我求你，誠懇地求你……兩分鐘！你不要來得太近……」

渥湯姆·比比是一個容易發怒的女人，可是她從來沒有失掉過理智，即使是在她最生氣的時候。她在沙蒂克的蒼白的臉色上辨別出一種真正的恐慌，一種深刻的內心的騷亂。

「說吧，討厭的東西，不過你得趕快呀。靜下來，你們！」她向她那戴着面網的灰色的隊伍發出命令。

「女同志們！」沙蒂克的聲音因為激動的緣故變得不很洪亮。「不要鬧！請你退一退，渥湯姆·比比！女同志們，不過請你們不要恐慌，我相信你們都是明白道理的。渥湯姆·比比，我請你不要和我離得太近，事情是非常嚴重的。梭拉克鄉有九十五個女人，可是這裏，在這會場裏，却有九十六個。這裏面多了一個。而這第九十六個女人便是匪賊阿

利·潑爾望，殺害你們的丈夫和你們的兄弟的罪人。他現在在這裏，在你們當中，在這茶館裏，藏在一個面網底下。」

大家一齊發出一聲悠長的歎息，這歎息彷彿停留在茶館裏的沉重而又腐敗的空氣當中。沒有任何人向出口跑去。沙蒂克用手揩着他那蓋滿冷汗的額頭。

「他不能逃跑的！女同志們，不要鬧！他不能逃跑的：茶館已經被武裝人員包圍了。女同志們，什麼都不要怕！你們看，我離開你們站着：假使他向我開鎗，子彈不會打到你們身上。我以政府的名義，向你們要求援助。我不會強迫去掉任何人的面網，可是你們當中凡是戴着面網離開這裏的人，她們應當知道她們會把匪賊和她們一同帶出！」

外面，在門和窗口，兵士們把步鎗的板機弄得發響。沙蒂克離得更遠一點，倚着牆壁，臉上顯得有些蒼白。他打開他的手鎗的鞘。

「也許他是藏在這個面網底下吧，」他隨便指着一個面網說。

那女人向前走了一步，以一種受了侮辱的，突然的手勢取掉了她的面網。

「我不是一個匪賊，」她說道，「我是一個集體農場的場員！」

沙蒂克看到了一張漂亮的，有着棕色的眼睛和彎曲的睫毛的臉孔。

「謝謝你！請走吧。讓她出去！」他向半開着的門口說。

女人沒有再把面網戴上便往外走。爆發了一聲鎗響。「沒有打中！」沙蒂克還在這樣想着的時候，那女人却已經搖幌起來並且倒在渥湯姆·比比的懷裏。其餘的人都呆住了；沒有一個動作，沒有一點聲音。沙蒂克覺得後頸上的皮膚凍結起來，皺縮起來，把他的帽子都弄動了。

「打死了嗎？」後來他以一種絕望的聲音問道。

「傷了頸根，」渥湯姆·比比回答。

室內被一種那樣的靜寂籠罩着，廣大的茶館裏就像祇有他們兩人一樣。

「你竟向女人們開鎗！」沙蒂克以一種嘶啞的喉音叫說。「你竟向女人們開鎗！爲什麼你不向我開鎗呢？」

他感到窒息。他解開了上衣的鈕扣。

「女同志們，請你們回去吧。請你們不要把臉孔顯露出來。他也許會再放鎗。今天我們讓他走掉好了。我決沒有料到他竟敢向一個女人開鎗！走吧，今天我們讓他回去好了。可是我當着大家在這裏宣佈：阿利·潑爾望，我們還會再碰到的。我們兩人裏面有一人非死不可：或者是你，或者是我！」

「不行，我們不能讓他走掉！」

渥湯姆·比比以她整個高大的身軀把門擋住。

「我們不能讓他走掉！讓他向我開鎗好了，這混蛋！女人們，我們不能讓他走掉！」她把面網除掉。她那豬肝色的兩頰顫動着，一些汗珠掛在她的眉毛和她那長着鬍鬚的上唇上。

「把面網戴上！」沙蒂克慌張地叫說道。「把面網戴上！他又要開鎗了！我命令你戴上！快快戴上！我命令你戴上！」

正在激怒中的渥湯姆·比比，什麼也沒有聽到，却和一個粗鄙的婦人一樣，把最壞的話都叫出來了。其餘的人也騷動起來，大家都以一種嚴重的聲調詬罵着，並且全體一致地威脅着。

「不要動！你們幹甚麼？」沙蒂克面無人色地叫喚着。

茶館裏像吹起了一股黑風似的，大家都把面網除掉了。

一聲鎗響，接着第二聲，這兩鎗都是向沙蒂克開的，可是兩鎗都沒有打中。一些碗盞的碎片從壁架上落下。

「匪賊在這裏！」

一個穿着灰色衣服的身軀孤零零地緊靠着牆壁：這就是匪賊阿利·潑爾望！沙蒂克舉

起了他的手鎗，可是他沒有來得及射擊。幾十雙女性的手抓住了匪賊，把他的面網剝下，當沙蒂克分開了羣衆走近去時，那強盜已經被抓得滿臉是血，一動也不動地睡在地上，他的手鎗丟在一旁。女人們抓住了匪賊的手臂和腿子，渥湯姆·比比更以整個身軀壓在他的身上。兵士們跑來了，他們把阿利·潑爾望細好，解到鄉公所去。匪賊像一個醉人似的踉蹌着向前走，他那褐色鬚鬚的尖端觸着他的襯衫。女人們却在一種凝住的靜寂中，拾着她們受傷的伴侶。

我們現在可以結束了。我敘述這個故事，既沒有添上什麼，也沒有去掉什麼，唯一的目的祇在給讀者諸公說明爲什麼沙蒂克·科達葉夫在受到五次訓斥以後却突然得着升擢，並且爲什麼梭拉克鄉的九十五個女人現在全都不戴面網。我還得告訴各位的是：那受傷的女人叫做沙達（Sadar），這名字含有「幸福」的意思。在快滿一月的時候，她便能帶着從各地送來的許多禮物，離開醫院轉回她的故鄉。匪賊阿利·潑爾望則在哥剛德鎗斃了。

薩  
莉  
莎

A·加里甯作





說書人坐在他屋門口的一塊石頭上，他的兩膝之間放着一根多節的柏樹手杖。他年紀老了，頭髮白得像愛爾布洛茲山上積雪的樹木在曙光的反照中閃閃發亮。說書人的臉孔和兩手的皮膚，像被時間和太陽弄得變色了的羊皮紙一樣。可是那老卡巴底人的兩眼却反映出一種活潑的心靈和一種不會衰老的睿智。他的言語雖然顯出一種和他的年齡相稱的緩慢，但却說得有力而且持久不竭。他一面說着，一面把他的手指慢慢地插進那佩在胸前的彈。藥袋

「薩莉莎！」他舉起食指莊嚴地說。

「薩莉莎！」那肩上抗着一隻雙耳銅罐從泉水邊轉來的婦人，聽着這名字會停立下來。那在跑着的一羣黑眼睛的孩子會停立下來；那些小孩會張開嘴立住不動。一個年輕的卡巴底人會混入那些人裏並且傾聽着，同時把手攔在他的匕首柄上。

「勇敢的少女，薩莉莎！」現今在卡巴底一帶，這名字是和「早安」一樣常常被人說

着。它使得少女們的眼睛發亮。使得年輕人的心急遽地跳動。那些說書人把它到處佈着。它被通俗的傳說從這家傳到那家，被遊牧的騎士從這村傳到那村。車甘山隘的居民都用這名字來作他們新生女兒的「施洗名」。那些保衛着故鄉山嶺的戰士們，嘴上都說着這名字去作戰，去取得勝利或是戰死。

「勇敢的少女！」一個山國裏的女郎要得到這稱呼，並不是一回容易的事情。自從地球上有着卡巴底部落以來，這祇是第二個女郎得着這樣的榮譽。第一個是娜辛勒，根據傳說，她在往昔，曾將自己的民族從外國人手中解放出來。

……和十月革命同年產生的薩莉莎，在她幼小的時候，會不止一次地聽到她母親講述娜辛勒的故事。小女孩的覺醒了的解力貪婪地吸收着那講故事給她聽的人的話語；這些話語正像一種許多年以後萌芽了的種子一樣落在薩莉莎的心上。

……年輕的卡巴底女郎娜辛勒，住在名叫勒昌科的村莊，那時奴隸境遇的黑色鬼影正盤旋在她那民族的頭上。一羣武裝的韃靼人侵入了卡巴底的邊界。他們要把那一帶地方化作火與血，要殺死所有的小孩和所有的老人，要把所有的男子擄去作奴隸，要把所有的婦女搶去作妻房。那些韃靼人宣言：如果卡巴底有一個人能夠和他們的武士單獨決戰，並將那武士擊敗的話，他們便準備退却。這個宣言剛剛發出，那勇猛的韃靼人便向前走了幾

步。可是在卡巴底的男子們當中，沒有一個能够和他匹敵。悲歎的聲音響遍了整個卡巴底。外國人搖着他們的矛與刀，已經在誇耀他們的勝利了。

住在勒昌科村上的年輕的卡巴底女郎娜辛勒，於是決心和韃靼人單獨決戰。她穿上一件男子的衣裳來瞞住韃靼人。山國裏的規矩是不許女人們和一個陌生的男子接觸的，可是那高年的回教長老却給娜辛勒祝福着，因為她是去解救她的民族呀。

在第一個回合裏，勇猛的韃靼人使得娜辛勒的一隻腳跪了下去。一片喃喃的聲音騷動了卡巴底。娜辛勒又站立起來。在第二個回合裏，韃靼人使得她的兩隻腳都跪下了。娜辛勒轉過身來看到整個卡巴底都在哭泣着。她的民族受着奴隸境遇的威脅，這事使得她異常心痛。這個念頭給了她許多勇氣。她重又站起身來，並在第三個回合裏將那巨大的韃靼人打倒。根據傳說，卡巴底部落便是這樣從外國人手中救出來的。

「講娜辛勒的故事給我聽吧，媽媽，」小薩莉莎一直這樣要求着。

時光不知不覺地過去了，在山谷中蜿蜒着的涅洛河淙淙地響着。像一支初生的蘆葦一樣，薩莎莉大得很快。她生得苗條而又輕盈，兩條烏黑的、結得緊緊的小辮子，像兩條敏捷的蛇一樣，直垂到肩上。彷彿一隻幼小的羚羊，她從這個岩石跳到那個岩石，攀登着那些峻崖。

「你會跌死呀，薩莉莎！」嚇得要命的母親對她喊道。

年輕的女郎僅僅微笑着，什麼話也不回答。她那雙大而光彩逼人的眼睛，燃燒着一種青年的勇敢。老頭子們看見她大胆的違反着那教山國裏的姑娘們要謙遜、柔順和不與外事的規則，便搖頭起來。可是卡巴底人却不能够藏匿他們的讚歎。她在馬鞍上立得很穩，她和男子們一道騎馬參加障礙賽跑，在懸崖絕壑的邊上兜着圈子。她能馴服烈馬，祇要把她那小而固執的手在馬肩上一拍就行。由薩莉莎投出的匕首，可以劈開一株壯大的檉樹，並且匕首沒入樹身僅只剩下刀柄。

「這不是一個年輕的姑娘，而是一個兵士呀！」老頭子們在他們的鬚鬚裏面咕嚕着，而人家很難看出他們究竟是讚揚她抑是非難她。薩莉莎便是在一個老鷹的巢裏生出來的一樣。並且，所有的人

都承認那少女的性格裏面有着某種成份使人想到鷺鳥的飛翔，使人想到奔流的激烈與迅速。薩莉莎的眼睛反映出卡巴底的溫柔而又愉快的天空，可是有時這雙眼睛却又像一把非常銳利的匕首似的燦然發光。

當那用血來灌溉卡巴底的巖石和牧場的猛惡的戰爭爆發時，薩莉莎便是這個樣子。在山隘裏，那些奔流沸騰着紅色的泡沫。和往日的韃靼人一樣，一大羣敵人威脅着國境。悲

歎和叫喊震撼着祖先傳下的土地。那些村莊像炭火一樣燃燒着。外國人玷辱着山鄉之人的住處，帶走他們的女人和姊妹，殺死他們的小孩，搶去他們的牲口。在敵人被迫潰退後的基茨布洛恩村內，薩莉莎看到了一個被德國人殺死的兒童的屍身。那年方三齡，頭上生着捲髮的小孩，倒在門檻上，小手裏還緊握着一隻染了血漬的蘋果。在籬笆底下，一個老頭子快要死去；他那給一顆子彈洞穿了的胸部還漏出奄奄的氣息。人們從河裏撈出一個女人的屍首，她是想以一死來洗去她所受的污辱的。

被血染紅了的土地在薩莉莎的眼中旋轉起來，她的心像一座鐘一樣在她的胸中敲打着。「兄弟們，我們要以血來報這血仇呀！」那些說書人從這村走到那村地召喚着。「信徒們，起來吧！」老年的回教長老從寺院的塔上敦促着。卡巴底在暗暗地可怕地騷動着。屬於薩莉莎那個部落的人們，手中握着武器，已經開始在向敵人報復了。卡巴底兒郎的勇敢的新聞傳到了山叢裏，引起了感動，並使得男子們的心中充滿了驕傲。巴爾加里人德波愛夫·卡甘曾將敵人壓死在他那可怕的戰車的邊緣底下。卡薩尼亞地方的楚萊·夏伯伊夫出去放哨時，會捉回來一個活生生的德國佬。可是最使得薩莉莎激動的，是當她聽到人家談起以前在攝洛赤卡當小學教員而現在成了飛行家的科巴狄·加達洛夫的故事。英勇的科巴狄曾經起飛過五百次，他的飛機的翼上有着擊落十五架敵機的標記。有一天，在一個一

對二的不平等的戰鬥裏，科巴狄的頭部受傷過九次。血使他的眼睛瞎了。科巴狄一手操縱着飛機，而用另一隻手撐住那隨時會蓋下來的眼臉。他看不見太陽，可是那從他的親愛的卡巴底發出的眩目的亮光，照着他的道路。那亮光幫助他將他的飛機飛回了目的地。

「科巴狄……」薩莉莎用她那乾涸的嘴唇輕輕地唸着。

她心裏發生了一種像科巴狄一樣向敵人復仇的熱烈的希望。和娜辛勒的傳說一樣，薩莉莎回頭一望，看到整個下巴底在哭泣着。

「起來吧，兄弟們！」那些賢明的說書人向民衆說道，「去吧，去完成那以血來復仇的律法吧！去呀，下巴底人，去殺死外國佬，去殺死你的敵人呀！」

「我來啦！」薩莉莎以她的全個心靈回答着。於是，把頭一搖，她重又說着：「我來啦！」

「你到那裏去，薩莉莎？」她的父母吃驚着。

「我去參加游擊隊，」年輕的女郎回答道。

「蠢東西，你怎麼弄的呀！這事讓那些兵士們去幹吧。我們的規矩是不許女人和陌生的男子們混在一塊的。在游擊隊裏，你必須和男子們一道吃飯和睡覺，並且要穿上兵士的服裝。」

「可是難道娜辛勒不會違反了規則去解放她的民族嗎？」薩莉莎問道。於是她的父母沒有話說了。

……一個騎兵獨自謹慎地循着一條隘道走去。他有時停下來，用他那銳敏的耳朵傾聽着；有時和他的牲口一同隱藏在一個隙地裏等待着，誰都看他們不到。一輛山國裏的牛車以一種單調的聲音發出軋響。牛車上面坐着一個老頭子，一個卡巴底人，從這村走到那村。他鼓一下舌子，激動他那兩隻腰身脫毛的、慢慢走着的水牛。騎兵讓牛車過去，然後繼續他的道路。馬蹄用草包着，這樣可以使得聲音減低：在山嶺裏面，最小的摩擦也會發出雷一般的回聲。一種粉紅色的夕暮從愛爾布洛茲山降落下來，那些岩石飄浮着，它們的影子怪誕地變動起來。聳立在一片凸地上的一株茂密的柏樹，好像一個戴着一頂巨大的無邊皮帽的兵士；路上的花崗石塊像是一個準備跳躍的敵人。騎兵謹慎而又毫無躊躇地前進着。他穿着一件黑氈披風，戴着一頂高高的無邊皮帽，這是山地居民習慣了的裝束。誰能想像到在那大披風的摺縫裏，却藏着一個少女的俊俏的身軀呢？

在那把頭深深蓋住的無邊帽下，閃耀着薩莉莎的一雙大眼睛。好像兩條燦爛的光線一樣，這雙眼睛在路上溜轉着，探索着每一塊石頭，每一叢灌木，並向前面馳去。在那披風底下，小手兒緊握着七首。前面有一個輕微的動作——那麼，由一隻確實可靠的手掌一

揚，這匕首便會穿過敵人的胸口。在薩莉莎那燦然的刃上，早已凝結過敵人的血，而那些最先被她殺掉的每一個德國佬的死，都已依照傳統的辦法在她的刃上留下截痕來作記號。

薩莉莎這時去作哨探的工作。游擊隊的領袖派她到山裏面去找出一條路來，以便在半夜裏帶領一隊人去包抄敵人的後面。年輕的卡巴底姑娘去作哨探，這並不是第一次。許多同她會一直深入被敵人佔據的地方的核心，攔到德國人的兵力和企圖等等的祕密。

薩莉莎在一個被外國人侵佔着的卡巴底的大鎮四周徘徊了很久。德國人的哨兵有時遇到一個體態輕盈的少女，肩上抗着一隻雙耳銅罐；有時遇到一個牧人，頭上戴着一頂大闊邊帽。好幾次，薩莉莎穿着假裝，走進鎮裏，並且一直走到敵人的巢穴。當經過這以前是那樣繁華而現在却變得荒涼了的街巷時，她的心感着非常的痛楚。

半夜裏，薩莉莎把游擊隊帶進去了。他們悄悄地跟隨着他們那勇敢的嚮導，沿着街巷散佈成稀疏的行列。跟着薩莉莎的一個信號，他們便向敵人的哨兵們撲去，並且一聲不響地將他們幹掉。一個緊接一個地走着，他們也圍了德國大隊的參謀部。薩莉莎首先走向那開着的窗戶，於是，憑着單單一個動作，丟進了一顆手榴彈。爆炸的聲音打破了靜寂，一個叫聲在叢山中迴蕩起來。其他的游擊隊員，模倣着薩莉莎，手榴彈像雨一般落在德軍的參謀部。駭瘋了的德國軍官們，穿着襯衫和短褲紛紛向外面逃跑。薩莉莎用手提機關鎗將



他們很近地打死。被游擊隊炸毀的汽車燃燒起來，吐出一束一束的火花，那些身上飄着披風的騎兵，穿過當地的街道，追逐着那些逃走的德國佬，並用匕首將他們殲滅掉。

可是一支德國機關鎗突然活動起來，從後面向游擊隊射擊。在旁邊，另一支機關鎗和它呼應着。一陣猛烈的鉛雨落在一系列游擊隊身上。他們動搖着，躊躇着。一些新加入的，還不會看到過砲火的隊員，便將他們的馬匹倒退了回去。

「兵士們，向前呀！」薩莉莎叫喊着，同時拋出了一枚手榴彈。她迎着砲火向敵人奔去。被火光照亮着的那年輕的卡巴底姑娘，顯得異常的壯美。

「爲了我們親愛的卡巴底呀！」她的聲音在夜空中發着回響。

在薩莉莎後面，湧着一羣游擊隊。百十顆手榴彈落在德國佬身上。兩支機關鎗中的一支窒塞起來，並且沉默不響了，隨後第二支也是一樣，剩餘的德國人在游擊隊的鎗彈底下狼狽奔逃。

「你是一個真正的娜辛勒！」在這壯烈的夜晚以後，游擊隊的領袖對薩莉莎說。

……一個穿着一件黑色披風，戴着一頂無邊皮帽的騎兵，謹慎地溜進隘道裏面。他的馬蹄沒有聲息地踏在地上。薩莉莎又一次去作哨探。在那卡巴底姑娘的胸前，掛着一枚戰爭的勳章，正像山中一朵盛開的罌粟一樣。說書人向民衆說着關於薩莉莎的新的傳說。將

來有一天，山國裏的一帶地方會認得那勇敢的女游擊隊員的真姓名。

那些蓋着永不融解的雪的山峯，正像一些沉默而又可怕的復讎者一樣矗立着。它們急着要飲敵人的血。祖國在號召着復仇。這種仇恨在勇猛的薩莉莎的心中燃燒着。而。卅

卅三年十二月十四日譯於永安

1. 弗尼雅。

一支支的槍聲，並且炮聲響了。這支二支壯士，一隊隊的人奔着，到頭領的

去，到那裏去。隊裏一羣人，百十個，手裏拿着槍，奔着，到頭領的

一羣人，奔着，到頭領的

人。這是一支，奔着，到頭領的

一羣人，奔着，到頭領的

那本會，奔着，到頭領的

支，奔着，到頭領的

卅，奔着，到頭領的

周，奔着，到頭領的

卅，奔着，到頭領的

## 後記

這裏集印的幾篇蘇聯作品，都是在這小小山城避亂的幾年內陸續譯出的。自從第二次大戰爆發以來，我偶然能够看到的一種在歐洲出版的雜誌，就是由重慶友人寄來的幾本法文版的「國際文學」。雖然這是一種以宣傳爲目的的刊物，但其中間或也有可看的作品。於是，讀過之後，有時乘興譯出，或者拿來給自己辦的雜誌增加一點新的材料，或者拿來應付別處編輯朋友的拉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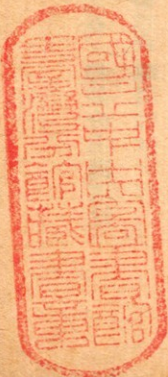
圖文收在這裏的二個中篇和二個短篇，儘管是出自四個作家的手筆，但畢竟也有一個共通點：這四篇東西寫的都是蘇聯的女性。彷彿記得法國文豪斯湯達爾（Sandral）在他的「論愛情」（De l'Amour）一書裏說過，我們要了解一個民族，應當從接近它的女性入手。蘇聯人民既是我們今日需要了解的民族，那麼，這幾篇描寫蘇聯女性的作品，或者能

在這方面多少給我們一些幫助吧。  
 一、我不懂俄文，對於蘇聯文藝又素乏研究，這裏既不能對四個作家及其著述作較詳的介紹，而從法文間接譯出的東西，不恰俄文原作的地方也定所不免，這一切都期待着研究俄國文學的專家們的指教。  
 二、譯者。卅四年十月十七日於永安。

文對的「國文」一、編者曾於「國文」中，其中間更曾百餘次。  
 大體發露以來，與得發露發露的一冊亦測出與發露。  
 每裏單個的發露發露，發露亦發露小山發露發露發露發露發露。  
 自發露二六

對 照

112154



本 書 號 其 第 三 品  
版 一 閏 月 十 年 四 十 三

印 精 紙 扣 玉 等 超 化 甯

○ ○ ○ 三 至 一 ○ ○ ○  
亞 蘭 德 著  
三 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 高 勳 章

究 必 印 翻 ★ 有 所 權 版

Pierre Milie

中 凱 協 ( 實 驗 中 )

O. W. Havard

蘇 聯 V · 梭 爾 齊 瓦

J. J. Debraud

流 通 出 版

Gigot, Roux, etc.

黎 烈 文

Travers Renard

黎 烈 文

Zola, Combes, etc.

中 流 社

H. G. Duvauc

廣 益 日 書 館

Anarole Faurce

改 進 出 版 社 印 刷 所

G. C. Fruhbassant

廣 益 日 書 館

Fishe Tat

經 售 者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廣 益 日 書 館

文 大 中 華 出 版 局

書 卷 題 目 出 版 處

品 譯 他 其 者 譯 書 本

書

冰島漁夫

兩兄弟

企鵝島

鄉下醫生

法國短篇小說集

醫學的勝利

紅蘿蔔鬚

邂逅草

亞爾維的祕密

第三帝國的兵士

失鳴鳥

名

謝辭前序★關於必矣

原 作 者

Pierre Loti

G. de Maupassant

Anatole France

H. de Balzac

Zola, Coppée, etc.

Jules Romains

Jules Renard

Gide, Rolland, etc.

J. J. Bernard

O. de Horvath

Pierre Mille

出 版 處

文化生活出版社

文化生活出版社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生活書店

生活書店

改進出版社

改進出版社

中流社（預備中）



本 書 著 者 姓 名

著者姓名  
著者姓名  
著者姓名  
著者姓名  
著者姓名  
著者姓名  
著者姓名  
著者姓名  
著者姓名  
著者姓名

著者姓名  
著者姓名  
著者姓名  
著者姓名  
著者姓名  
著者姓名  
著者姓名  
著者姓名  
著者姓名  
著者姓名

著者姓名  
著者姓名  
著者姓名  
著者姓名  
著者姓名  
著者姓名  
著者姓名  
著者姓名  
著者姓名  
著者姓名



879.57

112154

2710

黎烈文譯

最高勳章

登錄號 112154

類碼 879.57/2710

卷次

備註

注 意

- 1 借閱圖書以二星期為限
- 2 請勿圈點、評註、污損、折角
- 3 設有缺頁情事時請即通知出納員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3 1111 002380937